

解註話白·照對文言



聊齋誌異之一

荷花三娘子

聊齋誌異之一

# 荷花三娘子

許嘯天譯註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17 34688

羣學書店出版

聊齋誌異之一  
荷花三娘子

每冊實價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發行者

出版者

譯註者

羣學書

羣學書

許嘯

店

店

天

總發行所山東路中保坊  
門售部四馬路二七七號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白話文對照  
詳註  
**聊齋誌異之一**

荷花三娘子

狐諧

辛十四娘

黃九郎

青梅

鴉頭

封三娘

荷花三娘子

阿繡

小翠



目次

一〇  
一〇  
三二  
四七  
六七  
八一  
九六  
一〇五  
一一九  
一

317720

目次

長亭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
小梅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鳳仙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白話文對照  
解聊齋誌異之一

# 荷花三娘子

原著者蒲留仙  
譯註者許嘯天

## 狐諧

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，幼業儒，家少有而運殊蹇，行年二十有奇，尙不能掇一芹。鄉中澆俗，多報富戶役，長厚者至碎破其家。萬適報充役，懼而逃，如濟南稅居逆旅。

夜有奔女，顏色頗麗，萬悅而私之，請其姓名，女自言：『實狐，但不爲君祟耳。』萬喜而不疑，女囑勿以客共，遂日至，與共臥處，凡日用所需，無不仰給於狐。

居無何，二三相識，輒來造訪，恆信宿不去，萬厭之而不忍拒，不得已以實告客。客願一觀仙容，萬白於狐，狐謂客曰：『見我何爲哉？我亦猶人耳。』聞其聲，嚶嚶在目前，四顧卽又不見。

客有孫得言者，善俳諢，固請見，且謂：「得聽嬌音，魂魄飛越，何客容華，徒使人聞聲相思？」狐笑曰：「賢孫子，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？」諸客俱笑，狐曰：「我爲狐，請與客言狐典，頗願聞之否？」衆唯唯。狐曰：「昔某村旅舍，故多狐，輒出祟行客，客知之，相戒不宿其舍。半年，門戶蕭索，主人大憂，甚諱言狐，忽有一遠方客，自言異國人，望門休止，主人大悅，甫邀入門，卽有途人陰告曰：『是家有狐。』客懼，白主人，欲他徙，主人力白其妄，客乃止。入室方臥，見羣鼠出於床下，客大駭，驟奔，急呼：『有狐！』主人驚問，客怨曰：『狐巢於此，何誑我言無！』主人又問：『所見何狀？』客曰：『我今所見，細細玄麼，不是狐兒，必當是狐孫子！』」

言罷，客座爲之粲然。孫曰：「旣不賜見，我輩留宿，宜勿去，阻其陽臺。」狐笑曰：「寄宿無妨，倘有小迂犯，幸勿滯懷。」客恐其惡作劇，乃共散去。然數日必一來，索狐笑罵，狐諧甚，每一語，卽顛倒賓客，滑稽者不能屈也。羣戲呼爲「狐娘子」。

一日，置酒高會，萬居主人位，孫與二客分左右坐，下設一榻，屈狐。狐辭不善酒，咸請坐談，許之。酒數行，衆骰擲爲瓜蔓之令，客值瓜色，會當飲，戲以觥移上坐，曰：「狐娘子大清醒，暫借一觴。」狐笑曰：「我故不飲，願陳一曲，以佐諸公飲。」孫掩耳不樂聞，客皆言曰：「罵人者當罰。」狐笑曰：「我罵狐。」

何如？衆曰：『可。』於是傾耳共聽。狐曰：『昔一大臣，出使紅毛國，著狐腋冠，見國王；王見而異之，問：「何皮毛溫厚乃爾？」大臣以狐對王言。」「此物平生未嘗得聞，狐字字畫何等？」使臣書空而奏曰：「右邊是一大瓜，左邊是一小犬。」主客又復闈堂。

二客陳氏兄弟，一名所見，一名所聞，見孫大窘，乃曰：『雄狐何在，而縱雌流毒若此！』狐曰：『適一典，談猶未終，遂爲羣吠所亂，請終之。國王見使臣乘一騾，甚異之，使臣告曰：「此馬之所生。」又大異之，使臣曰：「中國馬生騾，騾生駒。」王細問其狀，使臣曰：「馬生騾，是臣所見；騾生駒，是臣所聞。」舉坐又大笑。

衆知不敵，乃相約，後有開謔端者，罰作東道主，頃之，酒酣，孫戲謂萬曰：『一聯請君屬之。』萬曰：『何如？』孫曰：『妓女出門訪情人，來時萬福，去時萬福。』合坐屬思不能對，狐笑曰：『我有之矣。』衆共聽之，曰：『龍王下詔求直諫，鼈也得言，龜也得言。』四坐無不絕倒。孫大恚曰：『適與爾盟，何復犯戒？』狐笑曰：『罪誠在我，但非此，不成確對耳。明旦設席，以贖吾過。』相笑而罷。

狐之談諧，不可殫述——居數月，與萬偕歸，及博興界，告萬曰：『我此處有葭葦親，往來久梗，不可不一訊，日且暮，與君同寄宿，待旦而行，可也。』萬詢其處，指言不遠，萬疑前此故無村落，姑從之。二



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；狐往叩關，一蒼頭<sup>六</sup>出應門，入則重門疊閣，宛然世家。俄見主人，有翁與媪，揖萬而坐，列筵豐盛，待萬以姻婭，遂宿焉。

狐早詣曰：『我遽偕君歸，恐駭聞聽，君宜先往，我將繼至。』萬從其言，先至，預白於家人，未幾狐至，與萬言笑，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。逾年，萬復事於濟，狐又與俱，忽有數人來，狐從與語，備極寒暄。乃語萬曰：『我本陝中人，與君有夙因，遂從爾許時，今我兄弟至，將從以歸，不能周事。』留之，不可，竟去。萬福號子祥博興地方的人，從小讀書，家裏稍稍有幾個錢。可是運氣實在不好，年紀到了二十多歲，還不能考得一個秀才。這地方有一個極壞的風俗，有錢的人家，都要叫到衙門裏去當差；生得老實的人，弄得破了家送錢去，免得當這個差。這個姓萬的，也遇到報名當差，他害怕起來，逃去了；到濟南地方，拿出房飯錢來住在客店裏。

夜裏有一個女人跑來跟着他，那女人的臉兒，長得很標緻，萬福歡喜他，便和他私通了。問他：『姓什麼叫什麼？』這女人自己說實在是個狐狸，但是不肯害你的性命。』萬福依舊歡喜他不疑心。他那女人叮囑他：『不要和別的客人一塊兒在房間裏。』便每天跑來和他一塊兒睡着住着，凡是平常天天用的東西，沒有一樣不靠着狐狸拿來的。

住了不多幾天，有兩三個和他認識的朋友，常常跑來看望他，常常在他屋子過夜不肯回家去的，萬福心裏厭惡他，卻又不好意思推他出去，沒有法子，便老老實實對客人說了。客人要見一見這狐仙的面貌，萬福對狐狸去商量，狐狸對客人說道：『見我有什麼用處？我也是和人一般的。』聽得他嬌滴滴的聲音，好似在眼前，四面一看，便又不看見。

客人裏面有一個名叫孫得言的，狠會學着唱戲的說笑話，一定要求狐狸見一見面，又說道：『聽了你這嬌滴滴的聲音，我的魂靈也飛去了；爲什麼可惜你的臉兒，祇叫人聽了聲音，肚子裏好想想？』狐狸笑着說道：『好孫兒！要見我的臉兒，替你高曾祖母畫一張喜照嗎？』那班客人聽了一齊發笑，狐狸說道：『我是狐狸，和你們客人談狐狸的典故，可很願意聽嗎？』大家都說：『好好！』狐狸說道：『從前某處村坊上有一家客店，本來有很多的狐狸，常常出來害過路客人，客人知道了，大家告訴着，不要去住他的屋子。半年工夫，弄得客店門口冷冷清清，那掌櫃的肚子裏十分憂愁，竭力瞞着，對人說：『客店裏實在沒有狐狸。』忽然有一個遠路客人跑來，他自己說是外國人，走進客店的門住下，那掌櫃十分快活，纔把他拉進門去，便有路人悄悄的告訴他，說道：『這家客店裏有狐狸的。』客人聽了害怕，對掌櫃的說：『要搬到別地方去住。』掌櫃的竭力說是傍人造謊。

客人便住下了。走進屋子去，正要睡下，見一羣耗子，打牀底下跑出來，客人見了狠害怕，狼快的逃走出去，嘴裏連連喊着：「有狐狸！」客店老班驚醒起來，問：「做什麼？」客人埋怨着說道：「狐狸在這地方做窠，怎麼騙我說沒有狐狸呢？」老班又問他：「你看見的是怎麼樣子的？」那人說道：「我現在所看見的，是一點點的小東西，不是狐狸的兒子，便是狐狸的孫子！」

這一句話說罷，一屋子的客人，被他說得發出笑來，那姓孫的說道：「他既然不肯給我們見一面，我們便住在屋子裏過夜，不回家去攔住他，不給他上牀去尋快活。」狐狸笑着說道：「你們寄住在這裏過夜，原是不妨事的，倘然有小小得罪你們的事體，你們可不要記在肚子裏。」客人怕他惡弄人，便一齊走去；但是隔着幾天，一定來一過，討這狐狸笑罵一場。狐狸很能說笑話，每說一句話，便使客人身體一搖一幌的笑着；任你會說笑話的，也說不過他。大家開玩笑，叫他做「狐狸娘子。」

有一天，擺着酒，叫許多客人來吃酒，萬福坐在主人的位子上，姓孫的和別的兩位客人，分着坐在左右兩面。下面擺着一把大椅子，請狐狸坐下。狐狸推說：「不會吃酒。」大家請他坐下閒談，他答應了，吃過幾盃酒，大家擲着骰子，行「瓜籐兒」的酒令。有一個客人擲一把是瓜的色兒，便應該

吃酒；他便鬧玩笑，把酒盃兒送過上面的座上去說道：「狐狸娘子，一點兒酒也不喝，肚子裏很清爽，暫時請你代我吃一盃。」狐狸笑着說道：「我本來不會吃酒的情願說一個典故，也算陪着諸位吃酒。」那姓孫的把手掩住了耳朵，不願意聽他的典故，客人一齊說道：「說笑話罵人的應該罰他。」狐狸笑着說道：「我罵狐狸，怎麼樣？」大家說道：「可以。」便側着耳朵一塊兒聽他狐狸說道：「從前有一個大官，皇帝差他到紅毛國裏去，頭上戴一頂狐狸毛的帽子，去見紅毛國王。那國王見他帽子奇怪，問他：『是什麼皮的毛？』這樣又暖又厚。」那大官便對他說：「是狐狸毛。」國王說：「狐狸這樣東西，一生一世也不會聽得；那狐字的筆畫，是怎麼寫法的？」那差出去的官拿手指對半空裏寫着說道：「右邊是一個大瓜，左邊是一隻小狗。」主人和客人聽了這一句話，又滿屋子發出笑聲來。

兩個客人，是陳家的兩兄弟，一個名叫所見，一個名叫所聞，見那姓孫的被狐狸說得很不好意思，便說道：「雄狐狸在什麼地方？」却放這雌狐狸出來，害人到這個樣子！」狐狸說道：「剛纔說的一個典故，還不曾說完，却被一羣狗叫的聲音吵斷了！現在我再把這個典故說完，後來那國王看見這位差來的官，騎着一匹騾子，又很奇怪，那差來的官說道：『這騾子是打馬肚子裏生下來的。』」

那國王聽了，又很詫異；差去的官說道：「中國的馬，能生下騾子來，騾子能生下小駒來。」國王便細細的問他那樣子，差去的官說道：「馬生下騾子，是我所見；騾子生下小駒，是我所聞。」一桌子的聽了，又大笑起來。

大家知道說笑話不能勝過他，便大家說定：「以後有人開頭說笑話的，便對他拿出錢來請人吃酒飯。」停了一回，大家吃酒醉了。姓孫的開玩笑，對萬福說道：「有一個對聯，請你對來。」萬福說道：「什麼對聯？」姓孫的說道：「妓女出門訪情人，來時萬福去時萬福。」一桌子的人，用心想着對不出來；狐狸笑着說道：「我有一個下聯了，大家聽着。」他說道：「龍王下詔求直諫，鼈也得言。」四面坐着的人，聽了，沒有一個不笑得接不上氣來；姓孫的很生氣，說道：「方纔和你說定，不許說笑話，怎麼又犯了規矩？」狐狸笑着說道：「原是我不好，但是不是用這兩個字，不成功確實的對聯。明天早晨，擺一桌酒，算贖回我的罪過。」大家笑一笑罷了。

這狐狸說的笑話很多，不能夠細說。——住了幾個月，和萬福一塊兒回家去。走到博興縣地界對萬福說道：「我這地方有一家至親，許久不來去了，不可以不去問一問；天也快晚了，和你一塊兒過一個夜，待天亮走路也好。」萬福問他：「在什麼地方？」他拿手指着說：「離這裏不遠。」萬福

肚子裏疑心這地方本來沒有村坊人家的，如今姑且跟他走去；走了兩里多路，果然看見一家莊院，這地方他從來也不會到過的。狐狸走上前去打門，一個白頭髮的用人出來開門，走進門去，祇見一重一重門，一座一座樓屋，狼像一家大戶人家。停了一回，看見主人出來，一個老頭兒，一個老太婆，對萬福作了一個揖，喚他坐下，擺上酒菜來，狼多很好，待萬福和自己親眷一般。便住下過夜。狐狸第二天一早跑來說道：『我忽然跟着你回家去，怕傍人看了聽了詫異，你須先回去，我便跟着來。』萬福依了他的話，先到家裏，預先告訴家裏人，隔了不多幾時，狐狸來了，和萬福說說笑笑，傍人都聽得他說話的聲音，却不看見他的人。隔了一年，萬福又有事體到濟南去，狐狸又跟着他一塊兒去；忽然看見幾個人走來，那狐狸過去和那班人很親熱的問着好，便回過頭來對萬福說道：『我本來是陝西地方的人，和你有前世的緣分，便跟着你這許多時候；現在我的兄弟來了，便要跟他回家去，不能夠永遠跟着你。』萬福上前去拉住他，他不肯，竟自去了。

(註一) 俳謔 唱戲的，叫做俳謔，是說笑話打趣。

長的叫做么，細小的叫做麼。

人好似唱戲的小花臉，和人開玩笑。

(註二) 陽臺 古人宋玉做的一篇高唐賦裏說：

(註二) 么麼 么麼，是細小的意思，分開來講：不

『夢見一個女人，他說：『我早晨起雲，晚上下

雨；朝朝夜夜，在陽臺的下面。」比方男女的事體；男女動心的時候，好似起雲；實做的時候，好似下雨。陽臺，好似睡覺的床。

（註四）滑稽 滑，是亂稽，是一樣。能說笑話的人，把假的事體說做和真的一樣，真的事體，說做和假的一樣，攪亂了，叫人分辨不出來，便叫做滑稽。

（註五）絕倒 絕倒，是大笑，倒在椅子上。絕，是笑

### 辛十四娘

廣平馮生，正德間人，少輕脫，縱酒，味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著紅帔，容色娟好，從小爰，奴躡露奔波，履襪沾滯，心竊好之。薄暮醉歸，道側故有蘭若，久蕪廢，有女子自內出，則向麗人也，忽見生來，即轉身入陰念魔者，何得在禪院中，熟驟於門，往覘其異。

得回不過氣來。

（註六）蒼頭 蒼，是白色；蒼頭，是用人的別名。漢朝的用人，便喚做蒼頭，頭上有白色。

（註七）婚姻 女壻叫婚，妻子叫姻。古時，女壻娶親，黃昏時候到女家去，那新娘便因此跟着女壻去，所以有這昏因兩個字。又說是妻子的父親叫婚，女壻的父親叫姻，連襟叫做姪，姪便是亞，亞並肩的意思。

入則斷垣零落，階上細草鋪毯。徬徨間，一斑白叟出，衣帽整潔，問：『客何來？』生曰：『偶來古刹，欲一瞻仰，翁何至此？』翁曰：『老夫流寓無所，暫借此安頓。細小生承寵降，有山茶可以當酒。』乃肅賓入。見殿後一院，石路光明，無復蕪莽，入其室，則簾幌牀幙，香霧噴人，坐展姓字云：『蒙叟姓辛。』

生乘醉問曰：『聞有女公子，未遭良匹，竊不自揣，願以鏡臺自獻。』辛笑曰：『容謀之荆人。』生卽索筆爲詩曰：『千金覓玉杵，殷勤手自將。雲英如有意，親爲擣元霜。』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間，有婢與辛耳語，辛起慰客耐坐，牽幕入，隱約三數語，卽趨出。生意必有佳報，而辛乃坐與嗚噓，不復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問曰：『未審意旨，幸釋疑抱。』辛曰：『君卓犖士，傾風已久，但有私衷，所不敢言耳。』生固請之，辛曰：『弱息十九人，嫁者十有二，醮命任之荆人，老夫不與焉。』生曰：『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。』

辛不應，相對默然。聞房內嚶嚶膩語，生乘醉褰簾曰：『伉儷旣不可得，當一見顏色，以消吾憾。』內聞鈎動，羣立愕顧，果有紅衣人，振袖傾鬢，亭亭拈帶，望見人入，遍室張皇。辛怒，命數人，猝生出，酒愈湧上，倒蕪燕中，瓦石亂落如雨，辛不著體。臥移時，聽驢子猶齧草路側，乃起跨驢，踉蹌而行。

夜色迷罔，誤入澗谷，狼奔鴟叫，豎毛寒心。踟蹰四顧，並不知其何所，遙望蒼林中，燈火明滅，疑心



村落，竟馳投之。仰見高閤，以策搗門，內有問者曰：「何處郎君，半夜來此？」生以失路告。問者曰：「待達主人。」生累足鵠竝。

忽聞振管闐扉，一健僕出，代客捉驢。生入見，室甚華好，堂上張燈火。少坐，有婦人出，問客姓氏，生以告。踰刻，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，曰：「郡君至。」生起立，肅身欲拜，嫗止之坐，謂生曰：「爾非馮雲子之孫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嫗曰：「子當是我彌甥，老身鐘漏並歇，殘年向盡，骨肉之間，殊所乖闊。」生曰：「兒少失怙，與我祖父處者，十不識一焉。素未拜省，乞便指示。」嫗曰：「子自知之。」生不敢復問，對坐懸想。嫗曰：「甥深夜何得來此？」生以膽力自矜，詡遂一一歷陳所遇。嫗笑曰：「比大好事，況甥名士，殊不玷於姻婭。野狐精何得強自高，甥勿慮，我能爲婉致之。」生稱謝唯唯。

嫗顧左右曰：「我不知辛家女兒，遂如此端好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渠有十九女，都翩翩有風格。不知官人所聘行幾？」生曰：「年約十五餘矣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此是十四姨，三日間，曾從阿母壽郡君，何忘却？」嫗笑曰：「是非刻蓮瓣爲高履，實以香屑，蒙紗而步者乎？」青衣曰：「是也。」嫗曰：「此婢大會作意，弄媚巧，然果窈窕，阿甥賞鑒不謬。」卽謂青衣曰：「可遣小狸奴喚之來。」青衣應諾。

去移時，入白：「喚得辛家十四娘至矣。」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，嫗曳之曰：「後爲我家甥婦，

勿得修婢子禮。』女子起，娉娉而立，紅袖低垂，嫗理其鬢髮，捻其耳環，曰：『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？』女低應曰：『閒來只挑繡。』回首見生，羞縮不安。嫗曰：『此吾甥也，盛意與兒作姻好，何便教迷途，終夜竄谿谷？』女俛首無語。嫗曰：『我喚汝，非他，欲爲吾甥作伐耳。』女默默而已。嫗命掃榻展衲褥，卽爲合卺。女覲然曰：『還以告之父母。』嫗曰：『我爲汝作冰，有何舛謬？』女曰：『郡君之命，父母當不敢違，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卽死，不敢奉命。』嫗笑曰：『小女子志不可奪，真吾甥婦也。』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，命歸家涓吉，以良辰爲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聽遠雞已唱，遣人持驢送生出。

數步外，歛一回頭顧，則村舍已失，但見松楸濃黑，蓬顆蔽冢而已。定想移時，乃悟其處，爲薛尙書墓。薛故生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，咨嗟而歸。漫涓吉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約難恃，再往蘭若，則殿宇荒涼，問之居人，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。陰念若得麗人，狐亦自佳。

至日，除舍掃途，更僕眺望，夜半猶寂，生已無望。頃之，門外譁然，跣屣出窺，則繡幃已設于庭，雙鬟扶女坐青廬中，妝奩亦無常物，惟兩長鬢奴，扛一撲滿，大如甕，息肩置堂隅。生喜得麗偶，並不疑其異類。問女曰：『一死鬼，卿家何帖服之甚？』女曰：『薛尙書今作五都巡環使，數百里鬼狐，皆備扈從，故歸墓時常少。』生不忘蹇修，翼日往祭其墓，歸見二青衣，持貝錦爲賀，竟委几上而去。生以告女，女視

之曰：「此郡君物也。」

邑有楚雲臺之公子，少與共筆硯，頗相狎。聞生得狐婦，餽遺爲饌，卽登堂稱觴。越數日，又折簡來招飲。女聞，謂生曰：「曩公子來，我穴壁窺之，其人猿睛而鷹準，不可與久居也，宜勿往。」生諾之。翼日，公子造門，問負約之罪，且獻新作。生評涉嘲笑，公子大慚，不懽而散。生歸，笑述於房。女慘然曰：「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；子不聽吾言，將及於難。」生笑謝之。

後與公子輒相諛，前慙漸釋。會提學試，公子第一，公子沾沾自喜，走伴來邀生飲。生辭，頻招乃往。至則知爲公子初度，客從滿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試卷示生，親友疊肩歎賞，酒數行，樂奏作於堂，鼓吹僮儔賓主樂甚。公子忽謂生曰：「諺云：『場中莫論文。』此言今知其謬。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，以起處數語，略高一籌耳。」公子言已，一座盡贊。生醉不能忍，大笑曰：「君到於今，尙以爲文章至是耶？」生言已，一座失色。公子慚忿氣結。客漸去，生亦遁。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樂曰：「君誠鄉曲之儼子也！輕薄之態，施之君子，則傷吾德；施之小人，則殺吾身。君禍不遠矣！我不忍見君流落，請從此辭。」生懼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「如欲我留，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，勿浪飲。」生謹受教。

十四娘爲人勤儉灑脫，日以裋織爲事。時自歸甯，未嘗渝夜。又時出金錢作生計，日有贏餘，輒投撲滿。日杜門戶，有造訪者，輒囑蒼頭謝去。翼日，楚公子馳函來，女焚爇不以聞。翼日出弔於城，遇公子於喪者之家，捉臂苦邀，生辭以故。公子以圉人挽轡，擁之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，繼辭夙退。公子要遮無已，出家姬彈箏爲樂。生素不羈，向閉置庭中，頗覺悶損。忽逢劇飲，興頓豪，無復縈念，因而酣醉，頽臥席間。

公子妻阮氏，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澤。日前，婢入齋中，爲阮掩執，以杖擊首，腦裂立斃。公子以生嘲慢故，銜生，日思所報。遂謀醉以酒而誣之，乘生醉寐，扛尸牀間，合扉徑去。生五更醒解，始覺身臥几上。起尋枕榻，則有物膩然，纏絆步履，摸之，人也。意主人遣僮伴睡，又蹙之，不動而僵。大駭出門，怪呼。廝役盡起，爇之，見尸，執生怒鬧。公子出驗之，誣生逼奸殺婢，執送廣平。

隔日，十四娘始知，潛然曰：「早知今日矣！」因按日以金錢遺生。生見府尹，無理可伸，朝夕榜掠，皮肉盡脫。女自詣問，生見之，悲氣塞心，不能言說。女知陷阱已深，勸令誣服，以免刑憲。生泣聽命。

女還往之間，人咫尺不相窺。歸家咨惋，遽遣婢子去，獨居數日。又託媒媼購良家女，名綠兒，年已及笄，容華頗麗，與同寢食，撫愛異於羣小。

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。女聞怛然若不介意。既而秋決有日，女始皇皇躁動，晝去夕來，無停履。每於寂所，於邑悲哀，至損眠食。

一日日晡，狐婢忽來，女頓起，相引屏語，出則笑色滿容，料理門戶如平時。翼日，蒼頭至獄，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，蒼頭復命，女漫應之，亦不愴惻，殊落落置之。家人竊議其忍。忽道路沸傳：『楚銀臺革爵，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。』蒼頭聞之喜，告主母，女亦喜，即遣入府探視，則生已出獄，相見悲喜。俄捕公子至，一鞠盡得其情。生立釋甯家，歸見閨中人，泫然流涕，女亦相對愴楚，悲已而喜。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？女笑指婢曰：『此君之功臣也。』生愕問故。

先是女遣婢赴燕都，欲達宮闈爲生陳冤。婢至，則宮中有神守護，徘徊御溝間，數月不得入。婢懼誤事，方欲歸謀，忽聞天子將幸大同，婢乃預往，僞作流妓。上至勾闌，極蒙寵眷，疑婢不似風塵人，婢乃垂泣上問：『有何冤苦？』婢對：『妾原籍廣平，生員馮某之女，父以冤獄將死，遂嚮妾勾闌中。』上慘然賜金百兩，臨行細問顛末，以紙筆記姓名，且言欲與共富貴。婢言：『但得父子團聚，不願華廛也。』上頷之乃去。婢以此情告生，生急拜淚皆雙熒。

居無幾何，女忽謂生曰：『妾不爲情緣，何處得煩惱？君被逮時，妾奔走戚眷間，並無一人代一謀。

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。今視塵俗益厭苦，我已爲君畜良偶，可從此別。」生聞泣伏不起，女乃止。夜遣綠兒侍生寢，生拒不納。

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，又月餘，漸已衰老，半載黯黑如村嫗。生敬之，終不替。女忽復言別，且曰：「君自有佳侶，安用此鳩盤爲？」生哀泣如前日。又踰月，女暴疾絕食飲，羸臥闥闈，生侍湯藥如奉父母。巫醫無靈，竟以溘逝。生悲怛欲絕，卽以婢賜金，爲營齋葬。

數日，婢亦去，遂以綠兒爲室。逾年舉一子，然比歲不登，家益落，夫妻無計，對影長愁。忽憶堂陬撲撲，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，不知尙在否。近臨之，則鼓具鹽盞羅列，殆滿頭頭置去。箸探其中，堅不可入，撲而碎之，金錢溢出，家由此頓大充裕。後蒼頭至太華，遇十四娘乘青驃，婢子跨蹇以從，問：「馮郎安否？」且言：「致意主人：『我已名列仙籍矣。』」言訖不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輕薄之詞，多出於士類，此君子所悼惜也。余嘗冒不韙之名，言冤則已迂，然未嘗不刻舌自勵，以勉附於君子之林，而禍福之說不與焉。若馮生者，一言之微，幾至殺身，苟非室有仙人，亦何能解脫囹圄，以再生於當世耶？可懼哉！」

廣平地方，一個姓馮的讀書人，是正德年間的人；年紀輕的時候，脾氣輕佻，放量吃酒。有一天，天稍

稍亮，他一個人在路上走着，遇見一個年輕的女人，穿一件紅色的外衣，面貌長得標緻，後面跟着一個童兒，鞋兒上被露水沾濕了，急急走着。這姓馮的心裏暗暗的歡喜他。到傍晚時候，他酒吃醉，走回家去；路旁原有一座廟，許久沒人住，草長得很長，看見一個女人，打廟裏面走出來。一看，便是早晨看見的那個美人兒；他忽然看見姓馮的走來，便一轉身走進廟去。姓馮的暗暗的想：這個美人兒，怎麼能住在這個廟裏？便把驢子吊在廟門口，進去留心看這奇怪事體。

走到裏面，祇見坍塌的牆頭，七零八落的倒着，階沿上長着細細的草，和鋪着地毯一般。他正踱來踱去，四面看着的時候，一個頭髮花白的老頭兒走出來，衣服桂帽，穿戴得狠整齊，狠乾淨。問：「客人打什麼地方來？」姓馮的說道：「偶然走到這座古廟裏，要看看裏面的佛像；老丈什麼事體到這地方來？」那老頭兒說道：「老夫寄住在客地裏，沒有屋子住，暫時借這所破廟，安頓安頓家小；既然承蒙你到來，我有野茶請吃一杯，可以代酒。」說着，把客人邀進裏面去，看見大殿後面院落石塊，鋪着路，狠光滑，並沒有青草；走進他屋子裏，祇見門簾床幃，香噴噴的氣息，送進鼻子管來。坐下來動問名姓，他說號叫：「蒙叟，姓辛。」

姓馮的趁着酒臉問道：「聽說有一位小姐，不會說得婆婆家；我自己不量，情願送上聘金。」那姓

辛的老頭兒笑着道：「待我去和妻子商量商量。」姓馮的便要過筆來，用「藍橋」的典故寫出一首詩來；那詩裏的意思說道：「化着一千金子去買得一個玉的搗臼來，恭恭敬敬的捧到你家裏，你若也和那雲英的女神仙一般有心在我身上，我便情願親自替你來椿那仙丹。」那老頭兒看着詩，笑了一笑，隨手交給傍邊站着的人，停了一刻工夫，有一個丫頭走出來，在這姓辛的老頭兒耳邊說了幾句話；那姓辛的老頭兒，便站起來叫客人耐心坐一坐，掀着門簾進去。隱隱聽得裏面說了三四句話，便走出來；姓馮的心想：「一定有好的信息。」那個姓辛的老頭兒坐下來，笑了一笑，不再說別的說話；姓馮他不能夠再耐下去，便問道：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？望你說出來，也叫我放了心。」辛老頭兒說道：「你是很有名氣的讀書人，我佩服你也狠長久了——但是我有一件心事，不敢對你說罷了。」姓馮的再三請他說，辛老頭兒說道：「小女一共十九個，已經嫁人的有十二個；這女兒嫁人的事體，聽我妻子做主的，老夫却不去干預他的。」姓馮的說道：「小生祇求要那今天早晨帶着一個童兒，兒鞋上被露水沾濕，在路上走過的這一個。」

辛老頭兒聽了，不去理他；兩人對面坐着，不做一聲。祇聽得房裏面嬌滴滴狠細軟說話的聲音，姓馮的仗着酒醉，上去揭開門簾說道：「夫妻既然不能得到，便要見一見面，借他銷去我肚子裏的



恨！』屋子裏的人，聽得門簾鉤兒響動，大家狠驚慌的回過頭來看着；果然有一個穿紅衣裳的姑娘，長袖子，髻兒掛在頸子上。他站着，手裏拉着裙帶兒；抬起頭來，看見姓馮的走進房裏來，一屋子的人驚慌起來。辛老頭生氣，喚幾個人進來，拉他出去；姓馮的肚子裏的酒，越發湧上喉嚨口來，倒在荒草堆裏，瓦片石塊，歷亂的打下來，和下雨一般幸而不會碰在身體上。在地上睡了一回，聽得驢子還在路傍咬着草吃，便爬起來，跨上驢子，跌跌碰碰的走着。

夜裏的亮光，模模糊糊，走錯了道兒，走到溪溝山坳裏去了。眼前看見豺狼跑來跑去，耳朵裏聽得那貓頭鷹一聲一聲的叫着；寒毛根根豎起來，心裏打着寒勁。他在這地方踱來踱去，四面看着，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；遠遠望見白茫茫的一片樹林裏，有一盞燈光，一亮一暗的照着，疑心裏面是村莊，便一直向燈光跑去，尋着一抬頭見很高大的牆門，拿馬鞭子上去打門，裏面有人問道：『什麼地方的官人。半夜裏到這地方來？』姓馮的便告訴他走錯了路。裏面那問話的人說道：『待我去通報主人。』姓馮的並着脚直挺挺的站着候着。

忽聽得裏面拔去門閂，拉開大門，一個身材高大的用人，走出來替客人拉着驢子。姓馮的走進去一看，見屋子造的很整齊高大，廳上點着燈火，略略坐了一回，有一個女人走出來，問客人的姓名，

姓馮的告訴他過了一刻功夫，有幾個丫頭，扶着一位老太太出來，說道：『那君出來了！』姓馮的站起身來，立一立正，要拜下去；那老太太攔住他，請他坐下。對姓馮的說道：『你不是馮雲子的孫兒嗎？』他回答道：『是的。』老太太說道：『你便是我遠房的外甥兒。老身人世上的事體，什麼也不問了；這餘剩下來的年紀，也快要過完了；自己骨肉裏的親眷，實在有許多隔離得日久了。』姓馮的說道：『孩兒從小死了父親，和我祖父來往的親眷，十家裏邊，不知道一家；一向不會拜見，求老太太便告訴我。』那老太太說道：『你將來自然能知道的。』姓馮的便不敢再問，對面坐着，肚子裏憑空想着；老太太說道：『外甥兒，在這半夜裏，怎麼能到這地方來？』姓馮的要誇張自己有膽量，便一樣一樣把自己遇到的事體說出來；老太太笑着說道：『這個也是很好的一件事體，況且外甥兒也是一個有名氣的讀書人，實在不辱沒了這頭親事。這狐狸精，怎麼可以硬把自己看得這樣高？外甥兒，你不要憂愁，我能夠替你慢慢的說成功這頭親事。』姓馮的說『謝謝。』又是的答應着。

老太太回過頭來，對兩傍站着的人說道：『我不知道那辛家的女孩兒，便長得這樣端正好看。』那丫頭說道：『他家有十九個女兒，都長得飄飄逸逸的有神氣；不知官人要聘做媳婦的，是第

幾個女兒。』姓馮的說道：『看他年紀，大約十五歲多了。』丫頭說道：『這個便是十四娘。三天裏面曾經跟着他媽來拜郡君的壽的，怎麼便忘記了？』那老太太笑着說道：『可是雕着高後跟的小腳鞋兒，裏面灌滿香末子，包着一層紗走路的嗎？』那丫頭說道：『是的。』老太太說道：『這個丫頭狠會想法子，裝模做樣，但是果然長得標緻，外甥兒的眼光不錯。』便回過頭去對丫頭說道：『可喚小丫頭去叫他來。』丫頭答應着出去。

一刻兒工夫進來說道：『喚得辛家的十四娘來了。』一回兒看見那穿紅色衣服的女人進來，對着老太太跪下地去拜着；老太太上前去，拉住他，說道：『將來做我家的外甥媳婦了！可不用行了頭的禮節了。』那女人站起身來，搖搖擺擺站着，拖下了紅色的袖子。老太太拿手去替他理着鬢髮，又捏着他的耳圈子，說道：『十四娘近來在閨房裏做些什麼？』那姑娘低低的答應着說道：『空閒下來，祇是繡着花兒。』他凶過臉兒來，看見這姓馮的，便害臊，縮手縮脚的站不住。老太太說道：『這個是我的外甥兒，他好意思來求你結一門親事，怎麼便害他走錯道路，統夜躲在山谷裏？』那姑娘低着頭不說話。老太太說道：『我喚你來，不是別的事體，要替我外甥兒做一個媒罷了。』那姑娘聽了，祇是不做聲；老太太便叫：『收拾牀鋪，鋪好被褥，便給他成親。』那姑娘紅着臉兒。

說道：『待我回家去告訴我爹爹媽媽。』老太太說道：『我替你做這頭媒，有什麼錯的？』那姑娘說道：『那君說的話，我爹爹媽媽一定不敢不答應；但是這樣子潦草，丫頭便死了也不敢依那君的話！』老太太接着說道：『小姑娘打定了主意，不可以更改，真是我的外甥媳婦了！』說着，拔下那姑娘頭上插着的一枝金花來，交給姓馮的收起來，叮囑他：『快回家去，檢定好日子成親。』便喚丫頭：『送這姑娘回家去。』聽得遠遠的已經有雞啼的聲音，喚人把驢子牽出去，送姓馮的走出大門。

走到幾步路外面，忽然回過頭來一看，那村坊房屋已經不見了；祇見一叢黑黢黢的松樹林子，亂七八糟的一堆野草，遮着一座墳墩罷了。他定一定神，想了半天，纔明白這地方是薛尚書的墳；那薛家原是姓馮的祖母的兄弟，所以喚他外甥兒的。他心裏知道是遇到鬼了，但是也不知道十四娘是什麼人，嘆着氣回家去。姑且檢定了好日，候着他心裏想：『鬼說定的日子，是靠不住的。』再跑到廟裏去一看，便見大殿屋下十分冷靜，問住在那地方的人，祇說道：『這廟裏常常看見狐狸的。』他肚子裏暗暗的想：『祇叫得到一個美人兒，狐狸也是好的。』

到了那一天，收拾房屋，打掃道路，叫用人去替換着到門口望着，直到半夜裏，還是很冷靜的。姓馮

的肚子裏已經不想望了，停了一回，聽得門外人聲很熱鬧；他拖着鞋皮出去一看，祇見一乘繡花的轎子，已經停在院子裏，兩個丫頭，扶着姑娘出來，坐在幔子裏。嫁裝也不多，祇有兩個長鬚子的用人，扛着一個錢罐頭，大得和酒甕一般；息下肩來，安放在廳屋子的壁角裏。姓馮的，得到這美兒的妻子，肚子裏很快活，也並不疑心他是別種精怪。上去問那姑娘道：「一個死去的鬼，你家裏的人，怎麼害怕得他這樣利害？」那姑娘說道：「薛尚書現在做了五都巡查官，幾百里地方的鬼和狐狸，都聽他使喚，所以到坟去的時候很少。姓馮的，不忘記媒人的好處，第二天跑去上坟回家來，看見兩個丫頭，拿着珠寶綢緞來賀他的喜，一直進來，擱在桌子上，轉身去了。姓馮的接着，拿去告訴十四娘，十四娘一看，說道：『這個是郡君的東西。』」

\*

\*

\*

\*

\*

\*

本地有一個姓楚，做通政司的兒子，從小和這姓馮的是同窗朋友，兩人很親熱；聽得這姓馮的得到一個狐狸精的媳婦，便送幾件禮物來，賀他的三朝，便坐在廳上吃酒。過了幾天，又送一張字帖兒來，叫姓馮的去吃酒。十四娘聽得了，對姓馮的說道：「前幾天楚家公子來的時候，我在牆壁窟窿裏看他，見這人長着猴子的眼睛，鶴鷹的鼻子，不可和他常常在一塊兒，你現在不可到他家去。」

「姓馮的依他的話到了第二天，那楚公子上門來，問他爲什麼請他不到？要罰他；又拿出新近做的文章來，姓馮的批評他的文章，有嘲笑他的口氣。楚公子很不好意思，肚子裏不高興，告辭走去。姓馮的回進去，笑着在房裏說着，十四娘聽了，縐着眉頭道：『那楚公子是豺狼的性格，不可和他開玩笑。你不聽我的話，快要受他的害了！』姓馮的聽了，笑着謝他。

後來和楚公子常常說說笑笑，從前的怨恨，慢慢的忘了。卻巧遇到學臺來考，楚公子考中了第一名，公子自己嘴裏常常說着，很得意，叫底下人來喚這姓馮的去吃酒，姓馮的不肯去，連喚了幾聲，纔去。一到纔知道是公子的生日，客人坐滿一屋子，擺着酒席，很熱鬧。公子拿出考場裏的文章卷子來，給這姓馮的看，那班親戚朋友，挨肩疊背的站在一旁，嘴裏不住的稱讚。酒吃過幾杯，那作樂的在廳屋裏吹打起來，夾着鑼鼓的聲音，很熱鬧。主人客人也很快活。楚公子忽然對這姓馮的說道：『俗話說道：「場中莫論文。」這句話，我現在知道錯了；我的名字能夠中在你前面，是因爲那篇文章起頭兒幾句，稍稍比你好一點罷了！』公子這句話說完了，那滿堂的客人都讚他不錯。姓馮的這時酒吃醉了，肚子裏耐不住，這一口氣，放大了嗓子笑道：『你到現在還認做是你的文章做得好，所以能夠考得這第一名嗎？』姓馮的話說完，一桌子的人，臉上的顏色都不好看；公子又

不好意思，又恨又生氣，說不出話來。客人慢慢的散去，姓馮的也逃回家去。酒醒過來，肚子裏很懊悔，便把這事體告訴十四娘。十四娘聽了不快活，說道：『你真是鄉下地方的輕薄兒！這種輕薄的樣子，用在正經人身上，便損壞我的德氣；用在小人身上，便要送死我的性命。你的禍水不遠了！我不忍心看你流落，我便從此去了。』姓馮的害怕得吊下眼淚，又告訴他：『知道懊悔，以後改過了。』十四娘道：『你如要我在這裏，便和你說定：從今以後，閉着門不要和朋友來往，不要放量吃酒。』姓馮的恭恭敬敬的聽他的話。

十四娘做人勤謹儉樸，又爽快，天天做縫衣織布的事體；常常自己回娘家去，從來不過夜。又常常拿出銀錢來做家用，每日用剩下來，便丟在那錢罐子裏。天天關着門戶，有客人來找尋的，便叮囑看門老頭兒回絕他出去。隔了幾天，楚公子送一封信來，十四娘把信燒去，不告訴他知道；又隔了幾天，姓馮的出門去，在本城一家喪事人家弔孝，在那喪事人家遇到了楚公子，拉住了臂兒，苦苦的邀他去。姓馮的說：『有事體不得空閒。』公子叫馬夫拉住了馬韁繩，推他走到家裏，立刻叫：『擺上酒來！』姓馮的又說：『要早回家去。』公子拉住他不肯放，又喚家裏的妓女出來彈箏作樂；姓馮的本來脾氣不守規矩的，在家裏關了幾天，很覺得氣悶煞人；忽聽得到這有趣味的吃酒，

那興味頓時高起來，也不再把他妻子的說話記在肚子裏了。因此不覺吃醉了酒，倒身撲在桌面上睡熟了。

公子的妻子姓阮，脾氣很兇，很會吃醋。家裏的丫頭小老婆，不敢搽粉擦胭脂。前幾天有一個丫頭走進書房去，被阮氏悄悄的捉住了，拿棍子打在腦袋上，腦子打破，立刻死去。楚公子因為這姓馮從前嘲笑他肚子裏記着恨，天天要想法子報這個讎，便商量把他灌醉了酒，枉他。趁姓馮的酒醉睡熟的時候，扛着那丫頭的屍身，攔在牀脚下，關上房門出去。姓馮的睡到五更頭，酒醒過來，纔覺得自己身體睡在桌子上，站起來摸到房裏去，便有一樣東西軟綿綿的絆住了脚。伸手去一摸，是一個人，心想是主人叫童兒來陪他睡覺的，又拿脚去踏着，那東西直挺挺的動也不動。他狠害怕，跑出門去，怪聲叫喊起來。那楚家的底下人，統統起來，拿火來一照，看見一個屍身，大家捉住了這姓馮的，狠兇的吵鬧起來。公子走出來一看，冤枉這姓馮的是因強姦殺死了這丫頭，捉住拉到廣平衙門裏。

隔了一天，十四娘纔知道，吊下淚來說道：『早知道有今朝這一天了！』便每天拿錢去給這姓馮的。姓馮的見了知府官，沒有話可以伸冤，朝朝晚晚受着打，皮肉統統打破，十四娘自己跑到牢監。



裏去問姓馮的見了他，一股酸氣，塞住胸口，說不出話來。十四娘知道楚家使就害人的圈套已經做得十分完全，勸姓馮的冤枉招認了，免得常受刑罰。姓馮的哭着依他的話。

十四娘來來去去的時候，別人在眼前一尺八寸的地方也看不見。十四娘回家去，嘆了嘆氣，立刻叫丫頭回去。他一個人住在屋子裏幾天，又託媒婆去買得好人家的女兒來，名叫綠兒，年紀已經有十五歲，臉兒長得十分標緻，和他一塊兒睡覺，一塊兒吃飯，照着他歡他喜，和別人的小老婆兩樣。

姓馮的自己直認打殺那丫頭，定了絞罪。那老家人得到這信息回來，一邊哭一邊告訴，說也說不清楚。十四娘聽了，一點兒也不理會，好像不在他心裏。過了幾天，秋天用刑定了日子，十四娘纔驚慌起來，跑來跑去，白天出去，夜裏回來，脚步也不會停一停。常常在沒有人的時候，悽悽涼涼的哭着，連覺也睡不熟，飯也吃不下。

有一天天傍晚的時候，那狐狸丫頭忽然跑來，十四娘急站起來，拉着他背着人說話，回出房來，祇見他笑形滿臉，照料家裏上上下下的事體，和平常時候一般。到第二天，老家人到牢監裏去，姓馮的叫他傳話回來，喚他娘子到牢監裏去見一見面，永遠分別了。老家人回家來對他主母說着，十

四娘隨嘴應了一聲，也一點兒沒有傷心的樣子，竟把他看做尋常事，丟在腦後。家裏的人，在背地裏說他狠心腸，忽然聽得街上人傳說：『那姓楚的通政司，革了官，派平陽道台，奉了聖旨來審這姓馮的案件。』老家人聽了歡喜，跑去告訴主母，十四娘聽了也歡喜，便叫人到衙門裏去打聽。那姓馮的已經出了牢監，見了面，又傷心，又歡喜，隔了一刻工夫，去捉住那公子，到衙門裏去一問，統知道他的實在事體。姓馮的立刻放他回家去，回到家裏，見了他的房裏人，止不住流下眼淚來。十四娘也對他哭着，哭罷了又笑。——但是到底也不知道怎麼能夠把這事體傳到皇帝耳朵裏。十四娘笑着指着那丫頭說道：『這個是有功勞到你的人。』姓馮的詫異着問他：『什麼緣故？』前幾天，十四娘打發丫頭到京城裏去，要到皇宮裏去替姓馮的伸冤。丫頭到了宮門口，那宮裏面有神道看管着，他祇在御溝傍邊探望，幾個月不能夠進去。丫頭怕耽誤了事體，正要回家去商量，忽聽人說：『皇帝快要到大同府去。』丫頭預先跑去，假扮着走江湖的妓女，皇帝去逛審子，見了這丫頭，十分歡喜。皇帝就疑心，這丫頭不像是審子裏的人，丫頭便淌下淚來，皇帝問他：『有什麼冤枉苦楚？』丫頭說道：『我原是廣平地方秀才姓馮的女兒，父親受了冤枉，關在牢監裏，快死了，便把我賣在審子裏。』皇帝聽了，也縐着眉頭，償他金子一百兩，臨走的時候，細細的問他這事體。

的前後情形拿紙筆來記着他的名姓。又說道：『要收他到宮裏去。一塊兒享着富貴。』丫頭說道：『我祇求父女見面，在一塊兒，不願意享富貴。』皇帝聽了，點點頭，便出去。丫頭把這事體告訴姓馮的，姓馮的急急拜下去，兩掛眼淚吊下來。

住了不多幾天，十四娘忽然和姓馮的說道：『我若不爲男女的緣份，從什麼地方受這個煩惱？你被捉去的時候，我跑來跑去；到親眷人家去求救，並沒有一個代我找一個法子的。那時候心裏的難受，實在說也說不盡。現在我看了這世界，越發討厭苦惱；我已經替你養着一個好伴兒，我可以從此分別了。』姓馮的聽了這話，哭着跪在地下不站起來，十四娘祇得住下；夜裏叫綠兒去陪着姓馮的睡覺，姓馮的推他出去，不收留他。

早晨起來，看看十四娘，他臉兒忽然難看了許多；又過了一個月多，慢慢的已經又瘦又老。半年工夫，那臉兒黑得和鄉下老太婆一樣。姓馮的敬重他的心，到底也不改變。十四娘忽然又說要回家去，且說道：『你自己有好的伴，要我這個鬼有什麼用處？』姓馮的傷心得哭着，和前番一樣。又過了一個月，十四娘忽然害病，斷了茶飯，身體一天天的瘦下去，睡在房裏；姓馮的服侍他吃湯喫藥，和服侍爹娘一般。做法事，請醫生，都沒有用處，竟靜悄悄的死去了。姓馮的傷心得死去活來，便把

皇帝賞了頭的金子，拿來做坟辦喪事。

過了幾天，那丫頭也去了，便收了綠兒做妻子。過了一年，養下一個孩兒來；但是連年田裏收成不好，家裏越發窮了，兩夫妻沒有法子，祇呆呆的坐着，對着影子，縲着眉頭。忽然想到廳屋牆角裏有一個錢罐，常常看見十四娘拋錢在裏面，不知道還在裏面沒有，走近去一看，那油瓶鹽盃裏面擺滿了一樣一樣拿出來，拿籤子伸下去，硬得插不進去；拿棍子打破這錢罐，銀錢四面滿出來——從此忽然家裏很有錢了。後來老家人到太華地方去，遇見十四娘騎着一匹青色騾子，丫頭騎着一匹驢子，跟在後面。見了老家人，便問：『馮官人可好嗎？』又說：『你去對你主人說：「我已經名字寫在神仙簿子上了。」』話說完，忽然不見了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輕薄的話大半出在讀書人嘴裏，這個是有見識的人看了，狠可惜的；我曾經受着不好的名兒，若說是甘心受冤枉，便已經是個迂腐的人。但我總吃着苦，自己勉勵自己，想勉強做一個正經人的朋友；那受禍享福的話，我也不去管他。像那姓馮的，一句話的小事體，幾乎害了性命；若不是屋子裏有仙人，也怎麼能夠逃出牢監，再沾在世界上呢？說起來，真是可怕呢！』

(註一) 奚奴 奚，是買來當差的人；奴，是用。奚——奴，便是用人。

(註二)鏡臺 古時温嶠死了妻子，他遠房的姑母有一個女兒，相貌很標緻，姑母託他替表妹做媒，他便自己娶做妻子，送一個玉的鏡臺做定親的禮物。後人送聘禮，便叫鏡臺之聘。

(註三)嗛嗛 便是發笑。

(註四)僮僮 是亂哄哄熱鬧的樣子。

(註五)御溝 御溝是皇宮牆外的一圈小河，又叫楊溝，因為小河兩岸種着楊樹，也叫羊溝，因為怕羊撞壞牆頭，所以掘這一道小河防備他。

(註六)鳩盤 唐朝的任瓊怕老婆，他說道：『妻子有三樣可怕：年輕的時候，好似活菩薩，兒子多了，好似九子的魔娘，到五六十歲的時候，臉

上搽着粉，一塊青，一塊黑，好似鳩盤茶。鳩盤茶，是鬼的名字。

(註七)不蹇 不蹇，是不是。

(註八)郡君 漢武帝的時候，封皇太后的娘臧氏做郡君。

(註九)彌甥 彌是遠，彌甥是遠房的外甥。

(註十)鐘漏 鐘是晨鐘，漏是更漏。古時沒有時辰鐘，拿水桶漏着水，記時刻的，所以叫做漏。人到年老了，便叫做鐘鳴漏盡。古人田豫說道：『年紀過了七十歲，還要做官，好似早鐘響了，更漏完了，還是夜裏走路不停，是犯罪的人。』

(註十一)蹇修 蹇修便是媒人。

黃九郎

何師參，字子蕭，齋於茗溪之東，門臨曠野，薄暮偶出，見婦人跨驢來，少年從諸其後，婦約五十許，意致清越，轉視少年，年可十五六，丰采過於姝麗。何生素有斷袖之癖，賭之神出於舍，翹足目送，影滅方歸。次日早伺之，落日冥濛，少年始過，生曲意承迎，笑問所來，答以外祖家。生請過齋少憩，辭以不暇，固曳之，乃入，略坐與辭，堅不可挽，生握手送之，殷囑便道相過，少年唯唯而去。

生由是疑思如渴，往來眺望，足無停止。一日，日銜半規，少年歛至，大喜，要入，命館僮行酒，問其姓，字，答云：「黃姓，第九童子，無字。」問：「過往何頻？」曰：「家慈在外祖家，常多病，故數省之。」酒數行，欲辭去，生捉臂遮留，下管鑰。

九郎無如何，頹顏復坐。挑燈共語，溫若處子，而詞涉遊戲，便含羞，面向壁。未幾，引入同衾，九郎不許，堅以睡惡爲辭，強之再三，乃解上下衣，著袴臥牀上。生滅燭，少時，移於同枕，曲肘加膝而狎抱之，苦求私暱。九郎怒曰：「以君風雅士，故與流連，乃此之爲，是禽處而獸愛之也！」未幾，晨星熒熒，九郎逕去。

生恐其遂絕，復伺之，蹀躞凝盼，目穿北斗。過數日，九郎始至，逆謝過，強曳入齋，促坐笑語，竊幸其不念舊惡。無何，解履登牀，又撫哀之。九郎曰：「纏綿之意，已鏤肺腑，然親愛何必在此？」生甘言糾纏，

但求一親玉肌，九郎從之。生俟其睡寐，潛就輕薄。九郎醒，攬衣遽起，乘夜遁去。生邑邑若有所亡，忘繫廢枕，日漸委悴。惟日使齋僮邏偵焉。

一日，九郎過門，卽欲逕去。僮牽衣入之，見生清癯大駭，慰問。生實告以情，淚涔涔隨聲零落。九郎細語曰：『區區之意，實以相愛，無益於弟，而有害於君，故不爲也。君旣樂之，僕何惜焉？』生大悅。九郎去後，疾頓減，數日平復。九郎果至，遂相繾綣。曰：『今勉承君意，幸勿以此爲常。』旣而曰：『欲有所求，肯爲力乎？』問之，答曰：『母患心痛，惟太醫齊野王「先天丹」可療。君與善，當能求之。』生諾之，臨去又囑。

生入城求藥，及暮付之。九郎喜，上手稱謝。又強與合。九郎曰：『勿相糾纏，請爲君圖一佳人，勝弟萬萬矣。』生問：『誰何？』曰：『有表妹，美無倫，倘能垂意，當執柯斧。』生微笑不答。九郎懷藥便去。三日乃來，復求藥。生恨其遲，詞多誚讓。九郎曰：『本不忍禍君，故疎之。旣不蒙見諒，請勿悔焉。』由是燕會無虛夕。凡三日必一乞藥，齊怪其頻。曰：『此藥未有過三服者，胡久不瘥？』因裹三劑並授之。又顧生曰：『君神黯淡病乎？』曰：『無。』脉之，驚曰：『君有鬼脈，病在少陰，不自慎者，殆矣！』歸語九郎。九郎歎曰：『良醫也！我實狐，恐不爲君福。』生疑其誑，藏其藥，不以盡予。——慮其弗至也。——

居無何，果病延齊診視，曰：『曩不實言，今魂氣已游墟莽，秦緩何能爲力？』九郎日來省視，曰：『不聽吾言，果至於此。』生尋卒，九郎痛哭而去。

先是，邑有某太史，少與生共筆硯，十七歲擢翰林。時秦藩貪暴而賂，朝士無有言者。公抗疏劾其惡，以越俎免。藩陞是省中丞，日伺公隙，公稍有英稱，曾邀叛王青盼，因購得舊所往來札，視公公懼，自經，夫人亦投繯死。公越宿忽甦，曰：『我何子蕭也。』詰之，所言皆何家事，方悟其借軀返魂，留之不可，出奔舊舍，撫疑其詐，必欲排陷之，使人索千金於公，公僞諾而憂悶欲絕。忽道：『九郎至。』喜共話言，悲歡交集。既欲復狎，九郎曰：『君有三命耶？』公曰：『余悔生勞，不如死逸。』因訴冤苦。九郎悠然以思，少間曰：『幸復生聚，君曠無偶，前言表妹慧麗多謀，必能分君憂。』欲一見顏色，曰：『不難。明日將取伴老母，此道所經，君僞爲弟兄也者，我假渴而求飲焉。』君曰：『驢子亡，則諾也。』計已而別。

明日亭午，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，公拱手絮絮與語，略睨女郎，媚媚秀朗，誠仙人也。九郎索茶，公請人飲。九郎曰：『三妹勿訝，此兄盟好，不妨少休止。』扶之而下，繫驢於門而入，公自起淪茗，因目九郎曰：『君前言不足以盡，今得死所矣。』



女似悟其言之爲己者，離榻起立，嚶嚶而言曰：『去休。』公外顧曰：『驢子其亡。』九郎火急馳出，公擁女求合，女顏色紫變，窘若囚拘，大呼：『九兄！』不應曰：『君自有婦，何喪人廉恥也。』公自陳無室，女曰：『能矢河山，勿令秋扇見捐，則惟命是聽。』公乃誓以儼日，女不復拒，事已，九郎至，女色然怒讓之，九郎曰：『此何子蕭，昔之名士，今之太史，與兄最善，其人可依，卽聞諸妣氏，當不相見罪。』日向晚，公要遮不聽去，女恐姑母駭怪，九郎銳身自任，跨驢逕去。

居數日，有婦攜婢過，年四十許，神情意致，雅似三娘，公呼女出窺，果母也，瞥睹女，怪問：『何得在此？』女慚不能對，公邀入拜而告之，母笑曰：『九郎稚氣，胡再不謀？』女自入廚下，設食供母，食已乃去。

公得麗偶，頗快心期，而惡緒縈懷，恆蹙蹙有憂色，女問之，公緬述顛末，女笑曰：『此九兄一人可得解，君何憂？』公詰其故，女曰：『聞撫公溺聲歌，而比頑童，此乃九郎所長也。投所好而獻之，怨可消，讎亦可復。』公慮九郎不肯，女曰：『但請哀之。』

越日，公見九郎來，肘行而逆之，九郎驚曰：『兩世之交，但可自效，頂踵所不敢惜，何忽作此態向人？』公具以謀告，九郎有難色，女曰：『妾失身於郎，誰實爲之，脫令中途彫喪，焉置妾也？』九郎不得

已諾之。公陰與謀，馳書於所善之王大史，而致九郎焉。

王會其意，招大，設撫公飲。命九郎飾女妝，作天魔舞，宛然美女。撫惑之，亟請於王，欲以重金購九郎。惟恐不得當，王故沉思，似難之。遲之又久，始將公命以進。撫喜，前卻頓釋。自得九郎，動息不相離。侍妾十餘，視同塵土。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，賜金萬計。

半年，撫公病，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，遂輦金帛，假歸公家。既而撫公薨，九郎出資，起屋置器，畜婢僕，母子及姪並家焉。九郎出，裘馬甚都，人不知其狐也。余有笑判並志之。

男女居室，爲夫婦之大倫。燥溼互通，乃陰陽之正竅。迎風待月，尙有蕩檢之譏。斷袖分桃，難免掩鼻之醜。人必力士，鳥道方可生開。洞非桃源，漏篙甯容誤入。今某從下流而忘反，舍正路而不由。雲雨未興，輒爾上下其手。陰陽反背，居然表裏爲奸。華池置無用之鄉，謬說老僧入定。巒洞乃不毛之地，遂使眇帥戈繫赤兔於轅門，如將射戟。探大弓於國庫，直欲斬關。或是監內黃鱸，訪知交於昨夜。分明王家朱李，索鑽報於來生。彼黑松林戎馬頻來，固相安矣。設黃龍府潮水忽至，何以禦之。宜斷其鑽刺之根，兼塞其送迎之路。

何師參號叫子蕭，他的書房，在湖州的東門外，門口對着一方空地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偶然走出門去，

看見一個女人騎着一匹驢子，遠遠的走來，一個年輕的男人跟在他後面。那女人的年紀大約五十多歲，神氣清雅；又看那年輕的男人，年紀大約十五六歲，那臉兒長得勝過美人兒。這姓何的一向有逛相公的脾氣，看了他魂靈兒也飛出腔子來。墊了脚尖兒，眼睛望着他去遠了，連影兒也不看見。纔回進屋子去；第二天，一早到門口去候着，直到太陽落山，眼前模模糊糊，那年輕的纔走過。何子蕭很客氣的上前去迎接他，笑着問他：『打什麼地方來？』他回答道：『打外公家裏來。』何子蕭請他到書房裏去稍坐一坐，他說：『不得空閒。』再三拉他，便走進屋子去略坐了一坐，便站起來告辭，硬拉他不放去，他不肯。何子蕭便捏着他的手，送他出去，再三叮囑他：『有便請進來坐坐。』那年輕的『是是』的答應着去了。

何子蕭從此癡癡的想着，和口渴一般在門口跑來跑去望着，兩脚一步也不停。有一天，那太陽在山頭上落下半個圈兒去的時候，這年輕的忽然跑來；何子蕭很高興拉他進去，喚書童擺上酒來，問他的姓名。他回答道：『姓黃，排行第九，因為年輕，還不會有號。』問他：『為什麼常常在門口跑過？』他說道：『我家母親在外公家裏常常害病，所以常常去看望他。』酒吃下幾杯，要告辭去了；何子蕭拉住他臂膀，攔住他不放他去，把房門鎖起來。

九郎沒有法子，紅着臉又坐下；點起燈來，和他說話。他脾氣和順得和姑娘一般，說到開玩笑的地方，他便害臊回過臉兒去對着牆壁坐下；不多一回，拉他上牀去，和他一被窩睡。九郎不答應，硬把不慣和人同睡來推託。何子蕭勉強再三求他，便解開了上身下身的衣服，穿着褲子睡在牀上；何子蕭吹熄了蠟燭火，停了一刻，輕輕的挨過去和他一個枕頭睡着，彎着臂膀攔着腿兒，狠親熱的抱住他，若苦的求他和他好。九郎生氣說道：「我看你是一個風雅的讀書人，所以和你親近；不想你要做這件事體，是拿我當雀兒般看待我，當畜生般歡喜我！」隔了不多幾時，看看天亮了。九郎起來，頭也不回的去了。

何子蕭怕他從此便斷絕不來，又到門口去候着，躡來躡去，望着眼睛望穿了北斗；過了幾天，九郎纔來。何子蕭迎上去認錯，硬拉着他走進書房去對面坐着說說笑笑，暗暗的歡喜他不記從前的錯處。隔了不多時候，脫去鞋子爬上牀去，又抱着求他。九郎說道：「你歡喜我的心，我肚子裏已經記着，但我們兩人要好，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個上？」何子蕭說着甜話兒和他糾纏不清，祇求和他貼一貼皮肉。九郎依他，何子蕭待他睡了，悄悄的上去幹了一回。九郎驚醒過來，捧着衣服急急起來，邊逃走出去。何子蕭肚子裏悶悶的，在好似丟了什麼東西，忘了吃飯，忘了睡覺；一天一天慢慢

的枯瘦下去，祇是天天叫那書童在門口守候着。

有一天，九郎走過門口，便頭也不回的一直走去；書童上去拉住了衣服，走進書房去。他見何子蕭瘦得不成樣兒，十分詫異，勸着問他。何子蕭告訴他實在情形，一邊說，一邊吊下眼淚來。九郎低低的說道：『我的意思，實在是愛惜你；於我沒有好處，於你却有害處，所以不肯做這事體。你既然歡喜這個，我也沒有什麼可惜。』何子蕭聽了很快活。九郎回去以後，他的病忽然輕了，幾天工夫復了原。九郎果然跑來，便大家親熱着說道：『現在勉強依了你，不要常常做這個事體。』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『有一件事體求你，肯替我出力嗎？』問他：『什麼事體？』他回答道：『母親害心痛病，祇有太醫齊野王的「先王丹」可以醫得；你和那位太醫交情很好，便可以求得到手。』何子蕭答應他，臨走的時候又叮囑他：『不要忘了。』

何子蕭進城去求得藥來，到夜裏給他，九郎歡喜接在手裏謝他；何子蕭又要硬和他幹，九郎說道：『你不要騁着我，我替你去尋一個美人兒來，勝過我萬萬倍呢。』何子蕭問他：『那美人是什麼人？』他說道：『有一個表妹，標緻的沒人趕得上；你倘願意，便替你去做媒。』何子蕭微微的笑了，一笑，不說什麼；九郎把藥揣在懷裏便走，去三天便來，又向他求藥。何子蕭恨他日子隔得久，說話

裏有埋怨他的口氣。九郎說道：『本來不忍心害你，所以和你隔得天數多；既然你不知道我的意思，你却不要懊悔。』從此在一塊兒吃酒玩兒，沒有空的夜裏隔了三天，必定要討一回藥。齊野王怪他常常來要藥，說道：『這個藥從來沒有吃過第三服的。怎麼這許多天數那病還不見好呢？』便包了三服，一塊兒給他。又看着何子蕭說：『你神氣委頓，可是害病嗎？』何子蕭說道：『不會害病。』齊野王替他一把脈息，詫異着說道：『你有鬼脈，病在少陰穴裏；你若不自己小心，那可不得了！』回去把這話告訴九郎，九郎嘆着氣說道：『這個是好醫生！我實在是個狐狸，怕於你沒有好處。』何子蕭疑心他說謊，藏起他的藥，不肯統統給他，怕他不肯來。

過了不到幾天，果然害病；齊野王來看病，說道：『你從前不肯老實說，現在你的魂靈已經在坟墓裏了；便是叫古時有名的醫生來，怎麼能有法子醫治呢？』九郎天天來看他的病，說道：『你不肯聽我的話，果然到這個地步。』何子蕭過了幾天死去，九郎大哭了一場去了。

\* \* \* \* \*

從前本地有一位翰林，從小和何子蕭同窗，十七歲點了翰林；這時候甘肅地方的藩王又兇又貪，朝廷裏的官，沒有敢說話的。這位翰林公上奏章說他的壞處，皇帝說他管不應該管的事體，革

去了他的官；那個藩王升做了本省的撫台，天天打聽這位翰林的錯事體。這位翰林稍稍有一點才學的名氣，曾經得一位造反的藩王看重他，便去買得他舊時來往的信札，去逼這位翰林。翰林害怕，自己吊死了，他的太太也吊死了。這位翰林死去過了一夜，忽然醒過來說道：「我是何子蕭。」問他，他說的話，都是何家的事體，纔明白他是借着身體還魂的。留他住在家裏，他不肯出門去，跑回舊時的書房裏，那撫台疑心他是假裝的，一定要逼着害他。叫人去向這位翰林要一千塊錢，這翰林假答應他，肚子裏却憂愁得要死。忽然說：「九郎來了。」他快活得狠，去和他一塊兒說着話，歡喜傷心并着一塊兒，說完了話，又要和他幹。九郎說道：「你有三條性命嗎？」這位翰林公道：「我懊悔活在世上辛苦，還不如死去快活。」便告訴他冤枉的苦楚。九郎低下頭想了半天，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和你幸而又活過來見面，你單身一個人，空着沒有配對兒的，從前說的那個表妹，又聰明，又標緻，他肚子裏法子狠多，一定能夠分去你的憂愁。」何子蕭要見一見面，九郎說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明天要去喚他來陪伴我母親，門口這一條路，他一定要走過的。你假做是我的哥哥，我裝假口渴來向你要茶吃，你說「驢子不見了」，便是你看中了。」彼此計策商量妥了，分別回去。

明天到午刻的時候，九郎後面果然跟着一個姑娘打門外走過；這位翰林公對九郎拱一拱手，過去低低的和他說話，稍稍暗眼去看着那姑娘。看他又標緻又秀氣，實在是天仙美女。九郎向他要茶吃，這位翰林公請他進去吃。九郎對那姑娘說道：『三妹子不要詫異，這位是我結拜的好朋友，不妨暫時去坐一坐。』說着扶他下來，把那匹驢子吊在門口便進來。翰林公自己去倒茶，便看着九郎說道：『你從前說這位姑娘的標緻，祇說得他十分之一；這姑娘的好處，你還不會說得完全。現在我看了，便是爲他死，也得到好地方了！』

這位姑娘聽了，好似明白他的話爲他自己說的，便離開椅子站起來，嬌滴滴的聲音說道：『我們去罷。』翰林公回過臉兒向外去一看，說道：『驢子不見了。』九郎聽了，飛也似的跑出去。翰林公便抱着這姑娘求他尋歡，姑娘的臉色紅得變成紫色，縮着身體好似關在囚籠裏的犯人。他提着嗓子喊：『九哥哥！那九郎不應。』他說道：『你自己家裏有媳婦兒，爲什麼要壞人的廉恥？』翰林公自己說並沒有媳婦。那姑娘說道：『你能夠對咒，你的心和那河山一般長久，不叫我的身體和秋天的扇子一般，那我便依你的話。』翰林公便對着太陽對咒，那姑娘聽了，便不再囁強。事體做罷，九郎來了，姑娘滿臉生氣的樣子，埋怨他。九郎說道：『這個是例子蕭，從前是一個有名的讀書



人，現在是翰林和我頂要好，這個人可靠，便是去告訴舅母，也不恨我的。」看看天色快晚，翰林公攔着他，不讓他去。姑娘怕姑母詫異，九郎便一力自己擔任，騎着驢子一直去了。

住了幾天，有一個女人扶着丫頭走過，年紀四十多歲，看他的神氣臉貌很像那三娘。翰林公喚姑娘出來一看，果然是他的母親。一轉眼見了他女兒，詫異着問他：「怎麼能夠在這個地方？」姑娘紅着臉兒說不出話來。翰林公請那女人進去，拜着告訴他，那母親笑着說道：「九郎小孩子脾氣怎麼不和我商量？」姑娘自己到竈下去燒菜煮飯，拿出來給母親吃，吃完了便回去。

翰林公得到了這標緻的妻子，肚子裏很快活很滿意；但是那件心事攔在肚子裏，常常縐着眉頭，有憂愁的樣子。姑娘問他：「什麼事體？」這位翰林公便細細的把這件事體，從頭到尾說了。姑娘笑道：「這件事體，九哥哥一個人可以了，你耽什麼心事？」翰林公問他：「什麼緣故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聽說這位撫台歡喜唱戲，又歡喜相公，這件事體，是九哥哥所會的，把他歡喜的送上去，怨也可以消了，讎也可以報了。」翰林公怕九郎不肯，姑娘說道：「祇叫你苦苦的求他。」

過了一天，翰林公看見九郎來了，他便爬在地下迎接他，九郎詫異着說道：「我和你兩世人的交情，祇叫我做得到的事體，從頭到腳跟也不可惜的，怎麼忽然做出這個樣子來對着我？」翰林公

統統把他和妻子商量的事體告訴他。九郎聽了，有點不願意的樣子，那姑娘說道：『我失了身體，在官人手裏，是什麼人害我的？倘害官人半路上死了，你怎麼安排我？』九郎沒有法子，答應了他。翰林公悄悄和他商量定了，寄了一封信給他，要好的王翰林，託他把九郎送進撫台衙門裏去。那王翰林明白他的意思，很熱鬧的擺下酒席，請這位撫台來吃酒，喚九郎打扮做女人，做天魔的跳舞，活像一個美女。撫台看了，心裏迷住了，急急的和王翰林商量了，情願拿很多的錢來買這個九郎。祇怕他不答應。王翰林故意低着頭想了一回，好似不肯的樣子，延俟了好半天，纔把那翰林公的話說明了，把九郎送給他。撫台快活，從前和那翰林結下的仇恨，一時裏都解去了。那撫台自從得到九郎以後，走一步坐一坐，都不肯離開，服侍他的小老婆十多個，看他和灰塵泥土一般。九郎吃的用的，和藩王一樣，賞他上萬塊錢。

過了半年，撫台害病，九郎知道他去死路狠近了，便拿車子裝了金銀綢緞，請假回到翰林公家裏。隔了幾天，撫台死了，九郎拿出錢來造房屋，買傢伙，養了許多丫頭用人，母子兩人，和他舅母一塊兒做着人家。九郎出門來，穿着皮衣服，騎着馬，很漂亮，別人不知道他是狐狸。我做了一篇開玩笑的批語，一塊兒寫在下面。他那批語的意思說道：

男人和女人住在一個屋子裏，是做夫妻的正經配頭；一樣燥的東西一樣濕的東西通着，是陰陽兩氣的正經道路。你若偷漢子，等情人，尙且要說你不規矩；逛相公，睡兔子，難免人家瞧你不起。譬如一個有氣力的人，把一條細路硬闢大來，他那地方並不是桃源洞，捉漁船上的篙子，怎麼可以錯插進去呢？現在這個人生成下流賤氣，不知道習上拋了那條正路不走，沒有可以動心尋歡的事體，他便常常這樣動手動腳陰陽反覆。一個在外面，一個在裏面，做出這壞事體來，好好的一汪池水，攔在沒用的地方，胡說是老和尚不動心；一個塞住的眼兒是不能生養的地方，便把那獨眼將軍硬打進去。那匹紅馬吊在門口，好似預備放箭；探頭到裏回去取寶，便把關口打破。有一個王先生變做黃鱧，在褲當下面鑽出來，怕是昨天夜裏看望好朋友回來，又好似王家的李核，投胎下世，受這鑽眼兒的報應。他在黑越越的松樹林子裏，常常跑馬，倒也跑慣了；若遇到那黃潮水忽然來了，拿什麼法子去抵擋他？應該割斷他那鑽眼兒的根，又塞住那條跑進跑出的路。

〔註〕斷袖 漢朝有一個董賢官做到太子舍

人，哀皇帝很歡喜他，天天和他一牀兒睡；有一天，董賢睡熟去，身體壓住了哀帝的袖子，哀帝

要起來，怕驚醒他，便拿刀把自己的袖子割斷。後來逛相公的人，都拿這斷袖的事體做典故用。

(註二)清癯 癯，便是瘦；清癯，便是清瘦。

(註三)皦日 皦日，是很明亮的太陽；有如皦日，是對太陽罰咒的意思。

(註四)天魔舞 元順帝的時候，叫十六個宮女跳着玩兒，便叫做「天魔舞」。

(註五)迎風待月 西廂記裏的鶯鶯做一首詩給張生裏面有兩句：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」是在西廂下等候張生來的意思。後來說女人偷漢子，在私地裏等着，都叫迎風待月。

(註六)分桃 古時衛國的皇帝，歡喜一個男人，名叫彌子瑕，子瑕吃剩半個桃子，給衛國皇帝吃，那皇帝吃了，還說是彌子瑕歡喜我，也是逛

### 青梅

相公的一種。

(註七)入定 和尚閉着眼睛打坐，叫入定。這時不是睡熟。

(註八)不毛 毛，是說樹木花草五穀……等，不毛，是說這地方不長樹木花草五穀的地方，全是石塊，不能種樹木的。

(註九)赤兔 魏朝時候，呂布有一匹馬，名叫赤兔，後來歸了關公。

(註十)監內黃鱸 古時，南京有一個讀書人，姓王，他和一個監生睡覺，那個監生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條黃鱸，從他褲襠裏鑽出來。別人打趣他，說那黃鱸是那姓王的變的。

白下程生，性磊落，不爲畛畦。一日自外歸，緩其束帶，覺帶端沈沈，若有物墮，視之，無所見。宛轉間，有女子從衣後出，掠髮微笑，麗絕。程疑其鬼，女曰：「妾非鬼，狐也。」程曰：「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懼，而况於狐！」遂與狎。二年，生一女，小子青梅，每謂程：「勿娶，我且爲君生男。」程信之，遂不娶。戚友共誚訕之，程志奪，聘湖東王氏，狐聞之，怒，就女乳之，委於程曰：「此汝家賠錢貨，生之殺之，俱由爾，我何故人作乳媪乎？」出門逕去。

青梅長而慧，貌韶秀，酷肖其母。旣而程病卒，王再醮去，青梅寄食於堂叔，叔蕩無行，欲鬻以自肥。適有王進士者，方候銓於家，聞其慧，購以重金，使從女阿喜服役。喜年十四，容華絕代，見梅忻悅，輿同寢處，梅亦善候，能以目聽，以眉語，由是一家俱憐愛之。

邑有張生，字介受，家窶貧，無恆產，稅居王第，性純孝，制行不苟，又篤於學。青梅偶至其家，見生據石啗糠粥，入室與生母絮語，見案上具豚蹄焉。時翁臥病，生入抱父而私，便液污衣，翁覺之而自恨，生掩其跡，急出自濯，恐翁知。梅以此大異之，歸述所見，謂女曰：「吾家客非常人也！娘子不欲得良匹，則已，欲得良匹，張生其人也。」女恐父厭其貧，梅曰：「不然，是在娘子，如以爲可，妾潛告，使求伐焉；夫人必召商之，但應之曰諾也，則諾矣。」女恐終貧爲天下笑，梅曰：「妾自謂能相天下士，必無謬誤。」

明日往告張媪。媪大驚，謂其言不祥。梅曰：「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，妾故窺其意以爲可。冰人往我兩人袒焉，計合允遂。縱其否也，於公子何辱乎？」媪曰：「諾。」乃託侯氏賣花者往。夫人聞之而笑，以告王。王亦大笑，喚女至，述侯氏意。女未及答，青梅亟贊其賢，決其必貴。夫人又問曰：「此汝百年事，如能啜糠覈也，卽爲汝允之。」女俯首久之，顧壁而答曰：「貧富命也，倘命之厚，則貧無幾時，而不貧者無窮期矣。或命之薄，彼錦繡王孫，其無立錐者豈少哉？是在父母。」

初，王之商女也，將以博笑。及聞女言，心不樂，曰：「汝欲適張氏耶？」女不答。再問，再不答。怒曰：「賤骨頭！不長進！欲攜筐作乞人婦，甯不羞死？」女漲紅氣，結含涕引去，媒亦遂奔。

青梅見不諧，欲自媒。過數日，夜詣生，生方讀，驚問所來，詞涉吞吐。生正色卻之。梅泣曰：「妾良家子，非淫奔者。徒以君賢故，願自託。」生曰：「卿愛我，謂我賢也。昏夜之行，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夫始亂之而終成之，君子猶曰不可；况不能成，彼此何以自處？」梅曰：「萬一能成，肯賜援拯否？」生曰：「得人如卿，又何求？但有不可如何者三，故不敢輕諾耳。」曰：「若何？」曰：「卿不能自主，則不可如何；卽能自主，我父母不樂，則不可如何；卽樂之，而卿之身值必重，我貧不能措，則尤不可如何。卿速退，瓜李之嫌，可畏也。」梅臨去，又囑曰：「君倘有意，乞共圖之。」生諾。

梅歸女詰所往，遂跪而自投。女怒其淫奔，將施撲責。梅泣白無他，因而實告。女歎曰：「不苟合禮也；必告父母，孝也；不輕然諾，信也；有此三德，天必佑之，其無患貧也已！」既而曰：「子將若何？」曰：「嫁之。」女笑曰：「癡婢能自主耶？」曰：「不濟，則以死繼之！」女曰：「我必如所願。」梅稽首而拜之。又數日，謂女曰：「曩而言之戲乎？抑果欲慈悲也？果爾則尚有微情，並祈垂憐焉。」女問之，答曰：「張生不能致聘，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，必取盈焉，嫁我猶不嫁也。」女沉吟曰：「是非我之能爲力矣。」曰：「汝且恐不得當，而曰必無取直焉，是大人所必不允，亦余所不敢言也。」青梅聞之，泣數行下，但求憐拯。女思良久，曰：「無已，我私蓄數金，當傾囊相助。」梅拜謝。

因潛告張母大喜，多方乞貸，共得如千數，藏待好音。會王授曲沃宰，喜乘間告母曰：「青梅年已長，今將蒞任，不如遣之。」夫人固以青梅太黠，恐導女不義，每欲嫁之，而恐女不樂也。聞女言甚喜。踰兩日，有傭保婦白張氏意，王笑曰：「是只合耦婢子，前此何妄也？」然鸞騰高門，價當倍於曩昔。女急進曰：「青梅侍我久，賣爲妾，良不忍。」王乃傳語張氏，仍以原金署券，以青梅嬪於生。

入門，孝翁姑，曲折承順，尤過於生；而操作更勤，糜糠粃不爲苦。由是家中無不愛敬。青梅又以刺繡住業，售且速，買人候門以購，惟恐弗得。得貨稍可卸窮，且勸勿以內顧誤讀，經紀皆自任之。

因主人之任，往別阿喜喜見之，泣曰：『子得所矣！我固不如！』梅曰：『是何人之賜，而敢忘之？然以爲不如婢子，恐促婢子壽。』遂泣相別。

王如晉半載，夫人卒，停柩寺中；又二年，王坐行賅免，罰贖萬計，漸貧不能自給，從者逃散。是時疫大作，王染疾亦卒，惟一媪從女，未幾媪亦卒，女伶仃益苦，有鄰媪勸之嫁，女曰：『能爲我葬雙親者，從之。』媪憐之，贈以斗米而去。半月復來曰：『我爲娘子極力，事難合也，貧者不能爲而葬，富者又爲子爲凌夷嗣，奈何？尙有一策，但恐不能從也。』女曰：『若何？』曰：『此間有李郎，欲覓側室，倘見姿容，卽遣厚葬，必當不惜。』女大哭曰：『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！』媪無言，遂去。

日僅一餐，延息待價，居半年，益不可支。一日，媪來，女泣告曰：『困頓如此，每欲自盡，猶戀戀而苟活者，徒以有兩柩在，已將轉溝壑，誰收親骨者？故思不可依汝所言也。』媪於是導李來，微窺女，大悅，卽出金營葬，雙榭具舉，已乃迎女去，入參冢室，冢室故悍妒，李初未敢言妾，但託買婢，及見女，暴怒，杖逐而去，不聽入門。

女披髮零涕，進退無所，有老尼過，邀與同居，女喜從之。至庵中，拜求祝髮，尼不可曰：『我視娘子，非久臥風塵者，庵中陶器脫粟，粗可自支，姑寄此以待之時，至子自去。』居無何，市中無賴窺女美，輒



打門游語爲戲，尼不能制止，女號泣欲自死。尼往求吏部某公，揭示嚴禁，惡少始稍斂跡。後有夜穴寺壁者，尼驚呼始去，因復告吏部，捉得首惡者，送郡笞責，始漸安。

又年餘，有貴公子過庵，見女驚絕，強尼通殷勤，父以厚賂陷尼。尼婉語之曰：「渠簪纓胃，不甘賤御，公子且歸，遲遲當有以報命。」旣去，女欲乳藥求死，夜夢父來，疾首曰：「我不從汝志，致汝至此，悔之已晚！但緩須臾勿死，夙願尚可復酬。」女異之，天明，盟已，尼望之而驚曰：「睹子面，濁氣盡消，橫逆不足憂也！福且至，勿忘老身矣。」語未已，聲叩戶，聲女失色，意必貴家奴。奴啓扇，果然。奴驟問所謀，尼甘語承迎，但請緩以三日。奴述主言：「事若無成，俾尼自復命。」尼唯唯敬應，謝令去。女大悲，又欲自盡，尼止之。女慮三日復來，無詞可應。尼曰：「有老身在，斬殺自當之！」

次日方晡，暴雨翻盆，忽聞數人搗戶大譁，女意變作驚怯，不知所爲。尼冒雨啓開，見有香輿停駐，女奴數輩，捧一麗人出，僕從煊赫，冠蓋甚都。驚問之，云：「是司理內眷，暫避風雨。」導入殿中，移榻肅坐。家人婦羣奔禪房，各尋休息。入室見女，豔之，走告夫人。

無何雨息，夫人起，請窺禪舍，尼引睹女，駭絕，凝眸不瞬，女亦顧盼良久。——夫人非他，蓋青梅也。——各失聲哭，因道行蹤。蓋張翁疾故，生起復後，連捷授司理，生奉母之任後，移諸眷口。女歎曰：「今

日相看，何啻霄壤！梅笑曰：『幸娘子挫折無偶，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。倘非阻雨，何以有此邂逅？此中具有鬼神，非人力也。』乃取珠冠錦衣，催女易妝，女俯首徘徊。尼從中贊勸之，女慮同居其名不順。梅曰：『昔日自有定分，婢子敢忘大德，試思張郎，豈負義者？』強妝之，別尼而去。

抵任，母子皆喜，女拜曰：『今無顏見母。』母笑慰之。因謀擇吉合卺，女曰：『庵中但有一絲生路，亦不肯從；夫人至此，倘念舊好，得受一廬，可容蒲團足矣。』梅笑而不言。

及期，抱豔妝來，女左右不知所可。俄聞鼓樂大作，女益無以自主。梅牽婢媪強衣之，挽扶而出，見生朝服而拜，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。梅曳入洞房，曰：『虛此位以待君久矣！』又顧生曰：『今夜得報恩，可好爲之！』返身欲去。女捉其裙，梅笑云：『勿留我，此不能相代也！』解指脫去。

青梅事女謹，莫敢當夕，而女終慚沮不自安。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，然梅終執婢妾禮，罔敢懈。三年，張行取入都，過尼庵，以五百金爲尼壽，尼不受，固強之，乃受二百金，起大士祠，建王夫人碑。後張仕至侍郎，程夫人舉二子一女，王夫人四子一女，張上書陳情，俱封夫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『天生佳醜，固將以報名賢，而世俗之王公，乃留以贈紈袴，此造物所必爭也。而離離奇奇，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，化工亦良苦矣！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于塵埃，誓嫁之志，期以必死，某儼

然而冠裳也者，顧棄德行而求膏粱，何智出婢子下哉？」

王漁洋云：天下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恨，況在閨闈耶？青梅張之知己也，乃王女者，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，可以傳矣。」

南京地方一個程官人，脾氣爽快，不分你我的界限。有一天，打外面回家來，解下他的束衣帶，覺得帶頭兒上很重的，好似有一樣東西掛着，看看也沒有什麼看見。一轉身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從他衣裳後面出來，拿手擄着鬢腳兒，對他微微的笑着，標緻到絕頂。姓程的疑心他是鬼，那女人說道：「我不是鬼，是狐狸。」程官人說道：「祇叫得到美人兒，鬼還不怕呢，何況是個狐狸？」便和他尋開心，過了兩年工夫，生下一個女兒來，小名叫青梅，常常對程官人說道：「你不要娶媳婦，我過幾天替你生下男孩兒來。」程官人聽他的話，便不再娶媳婦，親戚朋友大家都說他笑他。程官人的心便變了，定下湖東地方一家姓王的女兒，狐狸聽了生氣，他正抱着女兒吃奶，把女兒抱給程官人說道：「這個是你家裏的賠錢貨，養活他餓死他都聽你，我便爲什麼要替人做奶媽子呢？」說着，走出門，頭也不回的去了。

青梅長大起來，狼聰明，臉兒也標緻秀氣，狼像他的母親，過了幾天，那程官人害病死了，王氏嫁了

第二個丈夫去，青梅寄養在堂房阿叔家裏。他阿叔放蕩沒有規矩的，要賣去青梅，自己得幾個錢。齊巧有一個姓王的進士，正做候補官在家裏，聽得那青梅聰明，便出很大的價錢買來，叫他跟女兒名叫阿喜的服侍他。阿喜年紀十四歲，那臉兒長得十分標緻，見了青梅，狼歡喜，和他一塊兒睡一塊兒住着。青梅也狠能服侍人，能拿眼睛聽話，拿眉毛說話；從此一家裏的人，統統可憐歡喜他。本城有一個張官人，號叫介受，家裏狼窮，沒有田地房屋，租着王家的屋子住着，性格很孝順，做事體一點兒也不偷懶，又肯用功讀書。青梅偶然到他家裏去，看見這張官人坐在石頭上吃糖粥，走進屋子去和他母親說話，見桌子上擱着一盤豬蹄膀。這時他老太爺害病，睡在牀上，張官人進去抱他父親去上茅廁，那大便小便，佔齷齪了他的衣服。老太爺知道了，自己恨着張官人，把那齷齪遮過了，急急出去，自己洗去，怕他父親知道。青梅看了這樣子，十分詫異，回家去把他看見的情形說出來，對他小姐說道：『我家那個房客，不是平常人；小姐不想嫁一個好丈夫，便罷，如要嫁一個好丈夫，那張官人便很好的了。』阿喜怕他父親嫌他家裏窮，青梅說道：『不是這樣說的，這件事體肯不肯全在姑娘身上；姑娘若是心裏願意，我悄悄的去對張官人說，叫他去求人來說媒。到那時，老太太一定喚姑娘去，和姑娘商量，姑娘祇叫答應一聲，說願意的這件事體便成功了。』阿喜

怕張官人到老是窮，到被人見笑；青梅說道：『我自己知道能夠看天底下讀書人的相，一定不得錯的。』

到了明天，跑去把這意思告訴張老太太；張家老太太聽了很詫異，說他的話不吉利。青梅說道：『我家小姐聽得你家公子這樣孝順，便不住嘴的稱讚；我在傍邊，看出了他願意嫁你家公子的神氣，所以替他來說一句你家媒人到我家去，我和小姐兩個人在一傍幫襯幾句，想來一定可以成功的。就是說不成功，在公子有什麼不好意思呢？』張老太太便說道：『知道了。』便託那姓侯的賣花的去說，那王家老太太聽了發笑，去告訴王進士；王進士也大聲笑起來，喚自己的女兒來，把這姓侯的說話告訴他。他女兒不會回答，青梅在一傍不住嘴的說：『王家官人怎樣好法。』料他將來，一定要做大官的。』那老太太又對他女兒說道：『這個是你百的年大事；你若能夠吃得起苦，到張家去吃糠皮，便替你答應了這一頭親事。』他女兒低着頭好半天，回過臉兒去對着牆壁說道：『沒錢有錢，是命裏注定的；倘然是命好的，這個窮時候過了，不多幾天，那不窮的時候卻沒有完的日子了。若說是命裏生成苦的，那披綢着緞的王孫公子到後來窮得連插錐子尖兒的地方也沒有的，難道少嗎？答應不答應，全在做爹爹媽媽的做主。』

當初王進士喚女兒出來商量，原是開着玩笑的；到現在聽了女兒的說話，心裏不快活，說道：『你願意嫁給張家嗎？』他女兒聽了，不回答話，再問他，他又不做聲。王進士生氣說道：『賤骨丫頭，不向上，願意拿着籃子，做化子的媳婦嗎？怎不叫人羞死？』他女兒聽了，把臉兒漲得通紅，氣塞住了喉嚨，包着一眶子眼淚，回進房去。那來說媒的人，也轉身逃去。

青梅看看事體不成功，想給自己說媒去，隔了幾天，夜裏跑到張官人屋子裏去。張官人正在房裏讀書，見了青梅，詫異起來，問他：『從什麼地方來？』青梅說話，半吞半吐的，張官人放下臉來推他出去，青梅哭着說道：『我是好人家的女兒，不是來尋歡的，祇因看你人好，情願把自己的身體託給你。』張官人說道：『你歡喜我，原是的呢？做人規矩，黑夜裏偷偷摸摸的事體，自己要好的人，是不做的。難道規矩的人，肯做的呢？那起初糟塌了身體，後來成功夫妻，規矩的人還說是使不得；若說不能夠成功夫妻，你怎麼樣安排自己？』青梅說道：『萬一能夠成功夫妻，你可肯不肯結這門親事？』張官人說道：『得到一個妻子，和你一般的，我還有什麼不願意？祇是有沒有法子的三樣事體，所以不敢輕易答應你。』青梅道：『什麼三樣事體？』張官人說道：『你不能夠自己做主，是還有法子的，就算能夠自己做主，我爹爹媽媽不願意，也沒有法子的，就算願意，但是你的

身價一定是重的；我窮得不能夠弄到錢，那更沒有法子。你快快回家去！你在這裏，傍人看見起疑心，可怕得狠！」青梅臨走的時候，又叮囑道：「你若有這個意思，求你大家想想法子。」張官人答應他。

青梅回到屋裏，阿喜問他：「到什麼地方去來？」他便跪下地去，自己老老實實的說出來；阿喜生氣，說他去尋歡，便要打他。青梅一邊哭着說：「並不曾做壞事體。」便把實在情形告訴出來。小姐嘆着氣說道：「不肯苟且偷偷摸摸，是有規矩的；一定要去告訴他爹爹媽媽，是有孝心的；不肯輕易答應，是有信實的。有了這三樣好處，天一定要保佑他的，他也不用怕窮的了。」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你的意思預備怎麼樣？」青梅說道：「我預備嫁給他。」阿喜笑着說道：「癡丫頭，能夠自己做主嗎？」青梅說道：「若不成功，我便把性命去拚！」小姐說道：「我一定叫你如心如意。」青梅便叩頭拜他。

又過了幾天，他對小姐說道：「前幾天，你答應我的說話，是和我開玩笑的嗎？還是真的，要行好事呢？若說是真心要行好事，那我這有一點點小心事，求你一塊兒可憐我成全我。」小姐問他：「什麼事體？」他回答說道：「張官人不能夠拿出娶媳婦的錢來，我丫頭又沒有力量贖回自己的身

體去；若說一定要在我身上拿回這一筆錢來，雖說答應嫁我出去，還和不答應嫁我出去一般。」小姐聽了，呆呆的想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這個不是我能夠出力的。我答應嫁你出去，還怕不能夠成功；若說一定不要拿身價銀子，是我爹爹媽媽所一定不肯答應的，也是我所不敢說的。」青梅聽了這話，吊下幾掛眼淚來，祇求小姐可憐救救；小姐想了好半天，說道：「罷罷！我私下藏着幾百塊錢，便當倒空錢袋子來幫助你。」青梅又拜着謝他。

因此悄悄的去告訴張官人，張老太太聽了很快活，想盡法子去借錢；一起拿到了幾個錢，藏着等候好消息。過了幾天，遇到王進士皇帝給他去做曲沃地方的縣官；阿喜趁這個機會，對他母親說道：「青梅年紀已經大了，現在我們快要到任去，不如趁此把他嫁去了。」那老太太本來嫌青梅太聰明，怕引他女兒去做壞事體，常常要想嫁他出去，又怕他女兒心裏不願意。現在聽了他女兒說話很歡喜，隔了二天，有個用人的媳婦來說張家求青梅做媳婦的意思；王進士笑着說道：「這個人，原祇配娶一個丫頭去做媳婦！從前他怎麼這樣癡心妄想呢？但是買大戶人家的丫頭做小老婆，那身價應當比從前加倍。」阿喜忙搶着說道：「青梅服侍我日子久了，賣他去做小老婆，實在有點忍心不過。」王進士便叫人去對張家說道：「仍舊照原價來買去。」寫一張票子，拿青梅



嫁給張官人。

青梅進門去，孝順公婆，樣樣事體都照看依順，比張官人格外好過頭；那做事體又勤謹，吃糠皮不嫌苦。從此家裏的人，沒一個不歡喜敬重青梅的。青梅又拿自己繡的花兒去賣錢，賣去得很快。那做買賣的人，守在門口，買他的祇怕買不到手，買得了錢，稍稍可以免去了窮苦。又勸張官人：『不要因為照看家裏的事體，耽誤了你的功課。』照料家裏的事體，都是他自己管着。

因為他東家到任去，他便跑去和阿喜分別；阿喜見了他，哭着說道：『你是得着好地方了，我實在不及你！』青梅說道：『我的嫁張官人，是什麼人幫助我的，便敢忘記嗎？但是你說不及我丫頭，怕要折了丫頭的壽呢？』便哭着分別去了。

王進士到了山西，半年工夫，那王老太太死了，把棺材停在廟裏；又過了兩年，王進士因為貪賊革去了官，罰他拿出一萬塊錢來贖罪，慢慢的窮得不能夠過日子。跟他去的人都逃走了。這時候瘟疫很利害，王進士染了瘟疫也死了；祇有一個老太太，跟着小姐，不多幾天，老太太也死了；阿喜孤零零一個人，越發苦了。有一個鄰舍的老太太，勸他嫁人，阿喜說道：『肯替我葬兩位老人家的，我便嫁他。』那個老太太看他可憐，送他一斗米，轉身去了；過了半個月，又跑來說道：『我替姑娘用

盡心力，事體不容易成功的。那窮的，沒力量替你葬爹娘；那有錢的，又嫌你是敗落人家的女兒。這便如何是好？——還有一個法子，祇怕你不答應：：『阿喜問道：『什麼法子？』他說道：『這裏地方，有一位李官人，要尋一個小老婆；若給他見了你的臉兒，便叫他多化幾個錢，葬你的爹娘，一定是不可惜錢的。』阿喜大聲哭着說道：『我是做官人家的女兒，難道給人家做小老婆嗎？』那老太婆不說話，便轉身去了。

他一天祇吃了一餐飯，吊着一口氣，等人家來娶他；住了半年，越發支持不住了。有一天，那老太婆走來，阿喜哭着告訴他道：『窮得這樣子，常常要自己尋死，還是依戀不捨，偷活在世界上，是祇爲有兩口棺材在這裏，我自己死了，有什麼人來收拾這爹娘的骨頭呢？這樣想來，我是死不得的，依了你的話罷。』老太婆便去領那李官人來，稍稍見了阿喜的臉兒，很歡喜，便拿出錢來，替他埋葬爹娘，兩口棺材一塊兒葬下了。便迎接阿喜回進去，入李家，拜見大老婆；那大老婆本來是很兇，很會吃醋的，李官人起初不敢說是小老婆，祇推說是買來了丫頭。待到見了阿喜，便十分生氣，拿棍子打着趕出門去，不許他走進門來。

阿喜披散頭髮哭着，進去出來都沒有地方；有一個老尼姑走過，拉他去和他一塊兒住着，阿喜很

願意跟他去，到得庵裏，拜着求替他剃去頭髮；那尼姑不肯，說道：『我看姑娘不是長久流落在外邊的人；我庵裏有的是飯，稍稍可以過得日子，暫時寄住在這裏，等着時候到了，你自管自己去罷。』住了不到幾天，那街上的一班流氓，看見阿喜長得標緻，常常去打門說那不正經的話，開玩笑；尼姑攔他們不住，阿喜喊着哭着要自己尋死。尼姑跑去求那吏部衙門裏的一位官，貼一張告示，很兇的禁住他們；一班壞的年輕男人，纔稍稍不敢去胡鬧。後來有在夜裏，把庵牆挖一個洞進去的，那尼姑驚慌叫喊起來，纔逃去；便又去告訴吏部衙門，捉到一個領頭的壞人，送到府衙門裏去打了一頓，纔慢慢的安靜。

又過了一年多，有一個做官人家的公子走過庵裏，見了阿喜的一面，詫異得不得了，硬求着老尼姑，要和阿喜見一見面兒，又拿出許多錢來買通尼姑；尼姑用好話對他說道：『他是官家小姐，不願意做人家的。小老婆；公子暫請回去，我慢慢的自然有話來回答你。』那公子去過以後，阿喜要尋毒藥自己尋死；到夜裏做夢，看見他爹爹走來，縳着眉頭說道：『我不依你的心願，害你到這地步，我懊悔已經遲了；祇叫你耐心等幾時不要死，你從前的心願，還可以如願呢。』阿喜醒來詫異。到天亮洗過了臉，尼姑對他臉上看了看，詫異着說道：『看你的臉兒，濁氣都消滅乾淨；那班野蠻

的人，你也可以不用害怕了。福氣快來了，可不要忘記了我老尼姑。」話不會說完，聽得打門的聲；阿喜變了臉色，他想一定是那做官人家的用人，叫人去開了門，一看，果然是的；那一人一開口便問：「你想法子，怎麼樣了？」那尼姑用好話去答應迎接他，祇求他再遲三天；那用人便說他主人的話說道：「這件事體，若不成功，叫你老尼姑自己去回話。」老尼姑聽了，連聲恭恭敬敬的答應着，用好話勸他回去。阿喜很傷心，又要自己尋死；尼姑攔住他，阿喜怕過了三天，那用人再來沒有話可以回答他。那尼姑說道：「有我在這裏，要斬要殺，我自己去承當！」

到了第二天，太陽纔下山，忽然天上下大雨，像盆子裏倒下水來一般；一霎時又聽得有許多人打着門，嘴裏大聲叫喚着。阿喜想是那事體發作了，害怕得不知道怎麼樣好；那尼姑淋着雨去開門，看見有一肩很香的轎子，停在門口，幾個丫頭上去扶着一個美人兒出來。那跟着的用人，很威風衣服穿得很漂亮。尼姑看着詫異，問他：「是什麼人？」那人說道：「是司理官的太太，暫時到你庵裏來躲避風雨的。」領那太太走進殿去，搬過椅子來，請他坐下；那班用人媳婦，一齊跑進尼姑房裏去，各人尋一個息力的地方，走進房去，見了阿喜，看他長得標緻，跑去告訴他太太。

停了一回，雨點住了，那太太站起身來，要去看庵裏的房間；尼姑領他去見了阿喜，便十分詫異，

停着眼睛看着，眼眶子轉也不轉。阿喜也看了好半天——這位太太不是別人，便是青梅——當時大家耐不住哭起來，便說起自己過去的蹤跡，原來那張家老頭兒害病死過以後，張官人滿了服以後，接連考中了功名，做了司理官；張官人帶着他母親到任上去以後，便把家裏的人統統搬去，阿喜嘆着氣說道：『到今天我看着你，好似天和地比着！』青梅笑着說道：『幸虧得姑娘遭了許多災難，還不曾嫁得丈夫，是天正要我和你兩個人住在一塊兒；若不是被雨攔住了，不能夠走路，怎麼能夠在這裏遇到呢？這裏邊一定神鬼和菩薩在那裏做主，不是人的力量，可以做得到的。』便拿出珠帽子和綢衣服來，催阿喜更換妝扮；阿喜低着頭，轉來轉去，拿不定主意。尼姑在裏面勸着說着。阿喜怕和青梅住在一塊兒，不好稱呼；青梅說道：『從前便已經定了名分，我丫頭怎麼敢忘記你的大恩？你再想想那張官人，難道是忘恩負義的人？』硬把他妝扮起來，和尼姑告別去了。到了衙門裏，張家娘兒子兩個看了都歡喜；阿喜拜着說道：『現在我沒有這張臉兒來見老太太。』老太太笑着用好話勸他，便商量檢一個好日子，給他們做親；阿喜說道：『我在庵裏，祇叫有一點點活路，也不肯跟你來的；太太到了現在時候，尙肯想到我前番幫助你的好處，祇求給我一間屋子，裏面擺得下一個蒲墩，也便心滿意足了。』青梅笑着不做一聲。

到了日子，青梅捧着美麗的衣裳和首飾來；阿喜轉着臉兒兩面看着，不知道怎麼是好。停了一回，聽得吹打的聲音很熱鬧，阿喜越發沒了主意。青梅帶了丫頭老媽子，硬給他穿上衣服，拉着扶着他出房去。看見張官人穿着朝衣對他拜，他便不知不覺折着腰兒，也拜下去。青梅拉着他走進新房，說道：『空着這個位置等你很久了。』又回過頭去對張官人說道：『今朝夜裏，得報答恩德，可以好好的看待他。』轉身要去，阿喜拉住他的裙角兒，青梅笑着說道：『不要拉住我，這件事體，不能夠替你的。』拉開他的手，轉身逃去。

青梅服侍阿喜狠小心，不敢霸着和張官人睡一夜；那阿喜到底不好意思，自己安心不過。到這時候，老太太吩咐，大家都叫太太；但是青梅到底行着做了頭做小老婆的規矩，一點兒也不敢大意。過了三年，張官人被喚進京去，走過那尼姑庵，拿五百塊錢送給尼姑；尼姑不敢收，再三硬送給他，便收了二百塊錢。造起一座觀音菩薩的祠堂來，又豎起一塊王夫人的碑。後來張官人官做到侍郎，程太太養下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來；王太太養下四個兒子，一個女兒來。張官人上了一張奏摺，把這一番情形說出來，一齊都封做了夫人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天生下了美人兒，實在預備給他配好人的；那世界上俗不可耐的做官人家，偏偏

留着給那有錢人家的子弟，這個是做天的一定要和他爭奪的。因此奇，奇怪怪生出許多事體，叫那從中說合的人，費了不少心思，這天的心也實在算得苦了。獨是這位青梅太太，能夠識得英雄，在困難的時候，罰了咒要嫁給他的心願，拿性命去拚，實在活像一個穿袍子戴帽子的男子漢呢。看那王進士丟了那有品行的人，反去求那有錢的人，怎麼他的聰明，反比不上這個丫頭呢？王漁洋說道：『做一個人在天底下，得到一個知道自己心事的，便可以沒有恨的事體了；何況那知己人，出在女人隊裏呢？青梅是張官人的知己，那王家的女兒，又能夠知道青梅是不忘恩德的事體又好，文章也做得好；這一篇，可以傳在世界上的了！』

(註一)目聽眉語 說人生得伶俐，當着人前，不用說話，把眉眼兒傳神，便知道了。列子裏有一個亢倉子，得着老子的本領，能夠拿眼睛聽，拿耳朵來看。魯國的王問他：『可有這件事？』他說：『是謠言。我祇能不聽不看，不能夠把耳朵眼睛換過來用。』這四個字，便出在列子裏。

(註二)瓜李 古詩裏有兩句：『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。』因為要避嫌疑。後來人常說瓜李之嫌，便是這個意思。

(註三)祝髮 祝，便是斷；祝髮，便是剪斷頭髮。

(註四)起復 做官的人在穿孝的時候，皇帝硬叫他出去做官，便叫做起復。又稱奪情。

## 鴉頭

諸生王文，東昌人，少誠篤，薄游於楚，過大河，休於旅館。閒步門外，里戚趙東樓，大賈也，常數年不歸。見王執手甚懽，便邀臨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卻步。趙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。王乃入。趙具酒饌，話溫涼。王問：「此何處所？」答云：「此是小勾欄，余久客，暫假牀寐。」話間，妮子頻來出入，王侷促不安，離席告別。趙強捉令坐。

俄見一少女，經門外過，望見王，秋波頻顧，眉目含情，儀度嫵婉，實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，便問：「麗者何人？」趙曰：「此媪次女，小字鴉頭，年十四矣。纏頭者，屢以重金啗媪，女執不願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齒釋哀免，今尙待聘耳。」王聞言，俛首默然癡坐，酬應乖乖。趙戲之曰：「君倘垂意，當作冰斧。」王憮然曰：「此念所不敢存。」然日向夕，絕不言去。趙又戲請之，王曰：「雅意極所感佩，囊澀奈何？」趙知女性激烈，必當不允，故許以十金爲助。王拜謝趨出，傾貲而至，得五數。強趙致媪，媪果少之。鴉頭言於母曰：「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，今請得如母所願，我初學作人，報母有日，勿以區區故，卻財神去。」媪以女性拘，但得允從，卽甚歡喜，遂諾之。使婢邀王，郎趙難中悔，加金付媪。



王與女，歎愛甚至；既謂王曰：『妾烟花下流，不敢匹敵；對蒙繾綣，義即至重。若傾囊博此一宵歡，明日何如？』王泫然悲哽，女曰：『勿悲。妾委風塵，實非所願；顧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，請以宵遁。』王喜，遽起，女亦起，聽譙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裝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從雙衛，託以急務，命僕便發；女以符繫僕股，並驢耳上，縱轡極馳。目不容啓，耳後但聞風鳴，平明至漢江口，稅屋而止。

王驚其異，女曰：『言之得懼無乎？妾非人，狐也。母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積懣。今幸脫苦海，百里外即非所知，可幸無恙。』王略無疑貳，從容曰：『室對芙蓉家，徒四壁，實難自慰，恐終見棄置。』女曰：『何爲此慮？今市貨皆可居，三數口，淡薄亦可自給。可鬻驢子作貲本。』王如言，即門前設小肆，王與僕人躬同操作，賣酒販漿，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，日獲贏餘，飲饌甚優。積年餘，漸能畜婢媪，王自是不作積鼻，課但督而已。

女一日，悄然忽悲曰：『今夜合有難作，奈何？』王問之，女曰：『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見凌逼；若遣姊來，吾無憂，恐母自至耳。』夜已央，自慶曰：『不妨，阿姊來矣。』居無何，妮子排闥入，女笑迎之，妮子罵曰：『婢子不差，隨人逃匿，老母令我縛去。』即出索子繫女頸，女怒曰：『從一者得何罪？』妮子益忿，摔女斷襟，家中婢媪皆集，妮子懼，奔出。

女曰：「姊歸，母必自至；大禍不遠，可速作計。」乃急辦裝，將更播遷；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曰：「我固知婢子無禮，須自來也。女迎跪哀啼，媼不言，揪髮提去，王徘徊愴惻，眠食都廢。急詣大河，冀得賄贖；至則門庭如固，人物已非。問之居人，俱不至其所徙，悼喪而返。」

於是俵散客旅，囊貲東歸。後數年，偶入燕都，過育嬰堂，見一兒七八歲，僕人怪似其主，反復疑注之。王問：「看兒何故？」僕笑以對，王亦笑，細視兒，風度磊落，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己，愛而贖之，詰其名，自稱王孜。王曰：「子棄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」曰：「本師嘗言得我時，胸前有字書：『山東王文之子。』」王大駭曰：「我即王文，烏得有子？」念必同己名姓者，心竊喜，甚愛惜之；及歸，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。

孜漸長，孔武有膂力，喜田獵，不務生產，樂鬪好殺，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見鬼狐，悉不之信。會里中有患狐者，請孜往覘之；至則指狐隱處，令數人隨指處擊之，即聞狐鳴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異之。

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趙東樓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，驚問所來，趙慘然請問，王乃偕歸，命酒。趙曰：「媼得鴉頭，橫施楚掠，既北徙，又欲奪其志。女矢不死，二因囚置之，生一子，棄諸曲巷，聞在育嬰堂，想已。」

長成，此君遺體也。」王出涕曰：「天幸孽兒已歸。」——因述本末，問：「君何落拓至此？」歎曰：「今而知青樓之好，不可過認真也。夫何言！」

先是，媼他徙，趙以貧販從之，貨重難遷者，悉以賤售。途中脚直供億，繁費不貲，因大虧損。妮子索取尤奢，數年，萬金蕩然。媼術床頭金盡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漸寄貴家宿，恆數夕不歸。趙忿激不可耐，然無奈之適，媼他出，鴉頭自窗中呼趙曰：「勾欄中原無情好，所綢繆者錢耳？君依戀不去，將致奇禍。」趙懼，如夢初醒，臨行竊往視女，女授書使達王。趙乃歸，因以情爲述之。

卽出鴉頭書，書云：「知孜兒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難，東樓君自能緬悉；前世之孽，夫復何言？妾幽室之中，暗無天日，鞭創裂膚，肌火煎心，易一晨夕，如歷年歲。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，迭互暖抱時，當與兒謀，必能脫妾於厄。母姊雖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囑勿致傷殘，是所願耳。」王讀之，泣不自禁，以金帛贈趙而去。

時子年十八矣，王爲述前後因，示母書。孜怒眦欲裂，卽日赴都，詢吳媼居，則車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與湖客飲，望見孜持刀，變色。孜驟進殺之，賓客大駭，以爲寇。及視女尸，已化爲狐。孜持刀逕入，見媼督婢作羹，孜奔進室門，媼忽不見。孜四顧，急抽矢望屋梁射之，一狐貫心而死，遂決其首，尋得母所。

投石破扇，母子各失聲。母問媪曰：「已誅之。」母怨曰：「兒何不聽吾言？」命持葬郊野。我僞諾之，剝其皮而藏之。檢媪箱篋，盡卷金貲奉母而歸。夫婦重諧，悲喜交至。既問吳媪，我言：「在吾囊中。」驚問之，出兩革以獻。母怒罵曰：「忤逆兒何得如此？」號慟自搗，轉側欲死。王極力撫慰，叱兒瘞革。我忿曰：「今得安樂所，頓忘撻楚耶？」毋益怒，啼不止。我葬皮反報，始稍釋。

王自女歸，家益盛，心德趙報以巨金。趙始知媪母女皆狐也。

我承奉甚孝，然誤觸之，則聲惡暴吼。女謂王曰：「兒有拘筋，不刺去之，終當殺人傾產。」夜伺我睡，潛繫其手足。我醒曰：「我無罪。」母曰：「將醫汝，其勿苦。」我大叫，轉側不可開。女以巨鍼刺踝骨側，深三四分許，用刀掘斷，崩然有聲。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，已乃釋縛。拍令安臥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「兒早夜憶昔所行，都非人類！」父母大喜，從此溫和如處女。鄉里賢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妓盡狐也，不請有狐兒妓者。——至狐而搗則獸而禽矣！滅理傷倫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，此人類所難，而乃於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請魏徵「史饒娥媚」吾於鴉頭亦云。」

有一個秀才名叫王文，是東昌地方人，年輕的時候，狠老實規矩，偶然到湖北地方去游玩，過長江住在客店裏，空閒時候，在門外看着，他有一個同鄉的親戚，名叫趙東樓，做大買賣的，常常幾年不

回家去；這時見了王文拉着手很歡喜，便拉他到他家裏去，走到那地方，看見一個美人兒坐在屋子裏，王文詫異着停住脚步，不肯走進去。趙東樓拉住他，又隔着窗子對那美人兒說道：「姑娘進去。」王文見那女人進去了，纔肯進屋子去。趙東樓拿出酒菜來，說着閒話，王文便問：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他回答道：「這是小妓院裏，我長久在外面做客，暫時借這地方的牀鋪睡覺。」說話的時候，那姑娘常常來走進走出；王文縮手縮腳，坐立不安，便站起身來說：「要回去了。」趙東樓硬拉住他，叫他坐下。

停了一回，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，打門外走過，看見王文那眼光常常斜射過去，眉目裏面，包含着動人的樣子。他神氣狠安靜，狠細軟，真好似神仙。王文一向是方正直爽的脾氣，到這時候也糊裏糊塗，好似丟了魂靈的一般，便道：「這美貌的女人，是什麼人？」趙東樓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婆第二個女兒，小名喚做鴉頭，年紀十四歲了；來逛窩子的常人，常拿許多錢去給老太婆，要和鴉頭睡一夜，鴉頭打定主意，不肯爲這個，被他媽用鞭子打；鴉頭說，年紀還小，求他饒恕。到現在還等着人來下聘金呢。」王文聽了這話，低着头不做一聲，呆坐着回答說話都說錯了；趙東樓和他開玩笑說道：「你若歡喜他，便替你做媒人。」王文嘆着氣說道：「這個念頭，我是不敢有的。」但是看看天

晚了，他也不說要回去；趙東樓又笑着對他說。王文說道：『你的好意思，我很感激的；可是袋子裏沒有錢，怎麼是好？』趙東樓知道那鴉頭的脾氣很激烈，一定是不肯的；故意答應，拿十塊錢幫助他。王文拜着謝他，跑回去倒空了錢袋子拿來，祇得五塊錢，硬要趙東樓拿去給老太婆。老太婆看了，果然嫌少。鴉頭對他媽說道：『媽天天埋怨我不做搖錢樹；現在便依了媽的心願；我現在第一次學着做人的規矩，報答媽媽的日子，將來還有呢。不要因為這一點點事體，推財神菩薩出去。』老太婆怕女孩兒的脾氣拗，祇求他答應，已經很歡喜了，便答應他。喚丫頭去拉王官人來，趙東樓不能半途反悔，加了十塊錢給老太婆。

王文和鴉頭歡喜得很利害，事體過了，對王文說道：『我是窰子裏的下賤人，不敢和你配做夫妻；但是既得你歡喜我，我們的交情，已經是很重的了。若倒空了錢袋子，尋這一夜的快活，明天卻怎麼樣呢？』王文流下眼淚來，哭個不住。鴉頭說道：『不要傷心，我落在這妓院裏，實在不是自己情願的；我看來再沒有老實可靠，像你這人的了。我和你趁夜裏逃去。』王文聽了歡喜，立刻起身下牀去，鴉頭也坐起來，聽着那更鼓，已經打了三下，鴉頭急急換了男人打扮，忽忽忙忙的一塊兒走出門去，打開那客店老班的門。王文原帶着兩匹驢子，推說是有要緊事體，叫用人收拾行李便走。

鴉頭拿一道符，綁在用人腿上，和驢子耳朵上，放寬了韁繩，很快的跑去。眼睛也睜不開，耳根子裏，祇聽得風聲嗚嗚的響；到天亮，走到漢江口，租了一所屋子住下。

王文詫異他，有這樣奇怪的本領，鴉頭說道：『我說出來你可害怕嗎？我不是人，是狐狸精；我的媽心兇，逼着我做這齷齪事體，天天被他打罵，很兇的待我，我心裏常常恨他。現在幸得逃出了這苦海，逃出一百里路外面，他便不知道了，我們可沒有事體了。』王文聽了，一點兒也沒有疑惑，看待他也沒有兩樣的心腸；慢慢的說道：『在屋子裏，每天看着你這和芙蓉花一般標緻的美人兒，但是家裏窮得祇剩了四垛牆壁，實在不能夠放心，怕到底要被你丟開的。』鴉頭說道：『你怎麼想這個心事？現在街上隨意什麼東西都可以賣，兩三個人吃用，清苦一點，也可以過得去。可把驢子賣去做本錢。』王文依了他的話，便在門口開一個小鋪子；王文和他的用人，親自一塊兒做事體，在屋子裏賣酒賣漿。鴉頭做幾個披肩，繡幾個荷花袋子，每天得幾個多下來的錢；喝的吃的，都是很好。過了一年多，慢慢能夠養幾個丫頭老媽子；王文從此不穿圍裙做底下人了，祇是在一傍管着看着罷了。

鴉頭有一天忽然縐着眉頭，很傷心的說道：『今天夜裏，應當有禍事出來，可怎麼好呢？』王文問

他『什麼事體！』鴉頭說道：『我的媽已經知道我的消息，一定要來威逼我回去；若叫我姊姊追來，我是不害怕的，怕我的媽自己跑來。』看看已是半夜裏，他自己安慰着說道：『不礙事，阿姊來了。』候了不多時候，那姑娘推着門進來，鴉頭笑着去迎接他，姑娘罵着說道：『丫頭不知道害臊，跟着人逃走，躲在這裏，媽媽叫我來細你去。』便拿出繩索套住鴉頭的頸子。鴉頭生氣說道：『跟一個丈夫的有什麼罪？』他姊姊越發生氣，拉着鴉頭的衣服，撕破了衣襟，那丫頭老媽子一齊走攆來，他姊姊看了害怕，逃出去。

鴉頭說道：『姊姊回家去，媽一定要自己跑來，這一場大禍不遠了，可趕快想法子。』便急收拾行李，預備再搬地方。那老太婆忽然悄悄的走進來，那生氣的臉兒很利害，說道：『我原知道這丫頭沒有規矩，要我自己來纔好呢！』鴉頭迎接着很傷心的哭，老太婆也不說話，一把抓住頭髮，提出去；王文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肚子裏很傷心，睡覺吃飯都忘了，急急跑到大河邊去，望給他幾個錢，把鴉頭贖回來；走到那裏，那大門院子依舊一樣，裏邊住着的人和東西，已經不是了。問那住着的人，都不知道他搬在什麼地方，垂頭喪氣的回來。

從此便打發開那客邊同伴，袋着錢回到東邊家裏去。後來幾年，偶然走到北京去，走過育嬰堂



看見一個孩兒七八歲年紀，那跟着的用人，看了這孩子詫異，說是像他的主人，前前後後的去細細看他。王文問他：『看這孩子是什麼意思？』用人笑着把這意思說出來，王文也笑着細細的上去看那小孩子，神氣很漂亮，自己想沒有兒子，因為他像自己便歡喜他，拿錢去贖他回來，問他的名字，他自己說叫王孜。王文說道：『你抱裙的時候，已經丟在育嬰堂裏，怎麼能知道自己的名姓？』他說道：『我先生常常說起，拾得我的時候，胸脯前面有一張字條，兒上面寫着山東王文的兒子。』王文聽了，很詫異，說道：『我便是王文，怎麼能夠有兒子呢？』心想一定是和自己的名姓相同的養下來的，心裏卻悄悄的歡喜，很愛他，待到回得家裏，看見這孩兒的，不用問便知道這是王文生的兒子了。

王孜年紀慢慢的大起來，生得強壯很有力氣，歡喜打獵，不肯做買賣事體，祇愛打架殺牲口，王文也不能夠管束禁住他，又自己說眼睛裏能看得到鬼和狐狸，大家都不去相信他，遇到鄰舍人家有被狐狸吵鬧的，喚王孜跑去一看，他一到便指出狐狸躲的地方，叫幾個人跟着他手指的地方打去，便聽得狐狸的叫聲，毛片和血塊一齊落下來，從此便安靜了。因為這個，傍人越發稀奇他。王文有一天在街上閒逛，忽然遇見趙東樓，他穿的衣帽也不整齊，臉色身體又黑又瘦，詫異着問

他：『從什麼地方來？』趙東樓纔着眉頭。要找一個空的地方，和他說話。王文便和他回到家裏，叫擺上酒來。趙東樓說道：『那老太婆得到鴉頭以後，很利害的打他；過了幾天，搬到北邊去，又要奪他的心願，逼他接客，鴉頭拚死不肯接第二個男人，便把他關鎖起來，養下一個孩兒來，拋在小巷裏；聽得後來在育嬰堂裏，想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，這個是你傳下來的身體。』王文流下眼淚來，說道：『靠天的福氣，我那兒子已經回家來了。』便說起他兒子前前後後的事體。又問道：『你怎麼流落到這樣子？』他嘆着氣說道：『我到現在，纔知道那罈子裏的快樂，不可太認做真的了。』到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！』從前那老太婆搬到北邊去，趙東樓便做着買賣跟他去，那貨重不容易搬動的，統統把賤價錢賣去。在路上僱人搬傢伙的力錢，和那吃用的供給，化的錢也不少，因為這個便大大的虧本。那姑娘要錢，又格外多，幾年工夫，一萬塊錢化得一點兒也沒有。老太婆見我沒有錢了，朝朝夜夜對我翻白眼；那姑娘慢慢的到做官人家去過夜，常常幾夜不回家來。趙東樓氣得耐不住，但是也沒有法子。過了有一天，遇到老太婆到別地方去了，鴉頭從窗檻裏，喚着趙東樓，對他說道：『罈子裏本來沒有好心腸待人的，他和你親熱的，爲的是錢罷了；你迷戀着不肯回家去，快要受着奇禍了！』趙東樓聽了害怕，和做夢纔醒來一般，臨走的時候，跑去，看那鴉頭，鴉頭給

他一封信叫他轉送到王文家裏。

趙東樓便回到家裏，把這番情形告訴他，

當時拿出鴉頭的信來，那信裏的說話道：「我知道我兒已經在你身邊了，我吃苦的情形，東樓先生自然能細細的告訴你；這是前世造下的孽，還有什麼說的。我關鎖在一間屋子裏，黑得不看見天和太陽；鞭子打的疤皮，肉也破了，肚子餓得好似火燒着心肝，換一個早晨夜裏，好似過一個年。你如不忘記我和你從前在漢江口下雪的夜裏，蓋着一牀單被，替換抱着，取暖時候的情形，便當和兒子商量，一定能夠救我逃出這個難關。我的媽和姊姊，雖說是很心，但他們總是我的骨肉；祇叮囑他不要傷壞他們，這是我的心願。」王文讀着信，哭個不住，拿着銀錢綢緞，送給趙東樓去了。這時候他兒子年紀十八歲了，王文對他說起前前後後的事體，給他看娘的信，王孜氣得險些把眼眶子撐破，當日便進京去，問到那吳家老太婆住的地方。一看門口，正停滿了車兒馬兒；王孜直衝進去，那姑娘正和湖北來的客人喝酒。遠遠看見王孜拿着刀，他臉兒變了顏色，王孜很快的跑進去殺死了；那班客人驚慌得不得了，錯認他是強盜，回過頭去一看，他姑娘的屍身，已經變成了狐狸。王孜拿着刀，又直走進去，看見那老太婆正督着丫頭做菜，王孜跑進屋子門去，那老太婆忽

然不見了；王孜四面一看，急急拔出箭來，向屋子梁上射去，一隻狐狸。箭穿過他胸口死去。便上去斬下他的頭來。尋到他媽的屋子裏，拿起石頭來，打斷了鎖。母子兩人，大家放聲哭起來。他媽問：『老太婆在什麼地方？』他說道：『已經吃我殺了。』他媽埋怨着說道：『孩兒怎麼不聽我的話？』叫他屍身搬去，葬在城外空地裏。王孜裝假答應着，剝下皮來藏着。打開老太婆的箱子來，把金銀錢物統統拿了去，扶着娘回到家裏。他夫妻再得見面，傷心和開心，并在一塊兒。停了一回，問起那姓吳的老太婆。王孜說道：『在我袋子裏。』詫異起來，問他：『什麼話？』他拿出兩張皮送上來，他媽生氣罵他說道：『忤逆兒子！怎麼可以做出這事體來？』哭得很傷心，自己打着自己。那身體翻來翻去，要自己尋死。王文再三勸說，又喝着兒子，快去把皮埋了。王孜生氣說道：『現在得了安耽的地方，便立刻忘記了被他打了嗎？』他媽越發生氣，哭個不住。王孜去葬了，及回來說明了。纔稍稍放了心。

王文自從鴉頭回家來以後，家裏越發興旺；心裏感激那趙東樓，給他很多的錢。趙東樓纔知道那老太婆母女，都是狐狸變的。

王孜服侍爹娘很孝順，但是錯觸犯他，便響着喉嚨，咆跳得很利害。鴉頭對王文說道：『這孩兒身

上有一條強筋，不挑去他，到底要殺人敗家產的。」到夜裏等王孜睡熟的時候，悄悄的去綁住他的手脚；王孜醒來說道：「我不會犯罪。」他媽說道：「要醫好你的病，你不用害怕。」王孜提高嗓子，大叫起來；那身體翻來翻去，打不開那繩子，鴉頭拿一個大針，刺他腳踝骨的側面，進去三四分深；拿刀來割斷，崩的一聲響，又在臂膀上腦袋後面，都照樣的割他；割完了，解開繩子，拿手拍着叫他安安靜靜的睡着到天亮。他跑來看爹娘，哭着說道：「孩兒早早夜夜，想起從前做的事體，都不是人做的。」他爹娘聽了，狠歎喜；從此脾氣和順，和姑娘一般，鄰舍人家都稱讚他好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「那妓女都是狐狸變的，再想不到又有狐狸變的妓女；至於狐狸又做那妓院裏的老班婆，那是走獸又變做飛禽了。——因為妓院老班婆，又喚做鴉，是飛禽的一類，——做出這沒有規矩，沒骨肉情分的事體來，也沒有什麼奇怪的。還有那受盡了百折千磨，到死他不變別樣心腸的，這個叫做人，也不容易得到的，便在狐狸裏面得到了。唐太宗皇帝說魏徵『越矜強，越覺得和順可愛。』我對這鴉頭也是這樣說法。」

（註一）纏頭 古時逛簪子聽曲子，不用賞錢；拿

一塊綉緞，攔在那簪兒頭上代賞錢，便叫纏

頭。唱得越好的，纏頭越多；有一句歌，叫『五陵少年爭纏頭，』便是這意思。

(註二) 譙鼓 門上造一層更樓，可以望見遠處的，便叫譙樓；在譙樓上打更鼓，便叫做譙鼓。

(註三) 芙蓉 說女人臉兒標緻，望去好似一朵芙蓉花。從前一個卓唐君，原是一個美人兒，望他眉目，好似一座遠山，望他的臉上，好似一朵芙蓉花。

### 封三娘

范十一娘，曠城祭酒之女，少豔美，風雅尤絕。父母鍾愛之，求聘者輒令自擇，女恆少可。會上元日，水月寺中諸尼，作盂蘭盆會，是日遊女如雲。

女亦謂之。方隨喜間，一女子步趨從，屢望顏色，似欲有言。審視之，二八絕代姝也，悅而好之，轉用盼注。女子微笑曰：「姊非范十一娘乎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女子曰：「久聞芳名，人言果不虛謬。」十一娘亦審里居，女答曰：「妾封氏，第三，近在鄰村。」把袂歡笑，辭致溫婉，遂大相愛悅，依戀不捨。十一娘問：

(註四) 曲巷 巷是小街，直的叫做街，曲的叫做巷。

(註五) 鴇 現在喚妓女的老班婆，叫做鴇；鴇是白鳥的妻子，比他是淫蕩沒有規矩的女人。妓女的娘有親娘，娘有假，那娘假稱做鴇。

(註六) 婉媚 說女人和順的神氣，叫做婉媚。

「何無伴侶？」曰：「父母早世，家中止一老嫗，留守門戶，故不得來。」十一娘將歸，封凝眸欲涕，十一娘亦惘然，遂邀過從，封曰：「娘子朱門繡戶，妾素無葭莩親，慮致譏嫌。」十一娘固邀之，答：「俟異日。」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，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。

十一娘既歸，傾想殊切，出所贈簪，非金非玉，家人都不之識，甚異之，日望其來，悵然遂病，父母詢得故，使人於近村諮訪，並無知者。

時值重九，十一娘羸頓無聊，倩侍兒強扶窺園，設褥東籬下，忽一女子攀垣來窺，覘之，則封女也。呼：「接我以力！」侍兒從之，驀然遂下。十一娘驚喜，頓起曳坐褥間，責其負約，且問所來，答云：「妾家去此尙遠，時來舅家作耍，前言前村者，緣舅家耳。別後戀思頗苦，然貧賤者與貴人交，足未登門，先懷慚恚，恐爲婢僕下眼覷，是以不果來。適經牆外過，聞女子語，便一攀望，冀是娘子，今果如願。」

十一娘因述病源，封泣下如雨，因曰：「妾來當須祕密，造言生事者，飛短流長，所不堪受。」十一娘諾，偕歸同榻，快與傾懷，病尋愈，訂爲姊妹，衣服履舄，輒互易著，見人來則隱匿夾膜間。

積五六月，公及夫人頗聞之。一日，兩人方對弈，夫人掩入，諦視，驚曰：「真吾兒友也！」因謂十一娘：「閨中有良友，我兩人所歡，胡不早白？」十一娘因達封意，夫人顧謂三娘：「伴吾兒，極所忻慰，何

味之！』封羞暈滿頰，默然拈帶而已。夫人去，封乃告別。十一娘苦留之，乃止。

一日，自門外忽倉皇奔入，泣曰：『我固謂不可留，今果遭此大辱。』驚問之，曰：『適出更衣，一少年丈夫橫來干預，幸而得逃。如此復何面目？』十一娘細詰形態，謝曰：『勿須怪，此妹癡兄，會告夫人杖責之。』封堅辭欲去，十一娘請待天曙。封曰：『舅家咫尺，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。』十一娘知不可留，使兩婢踰垣送行，行半里許，辭謝自去。婢返，十一娘伏牀悲惋，如失伉儷。

後數月，婢以故至東村暮歸，遇封女從老嫗來。婢喜，拜問，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起居。婢捉袂曰：『三姑過我，我家姑娘盼欲死。』封曰：『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。』歸啓園門，我自至。婢歸告十一娘，十一娘喜從其言，則封已在園中矣。相見各道間闊，綿綿不寐；視婢子眠熟，乃起，移與十一娘同枕。私語曰：『妾固知妹子未字，以才色門地，何患無貴介壻？然執袴兒傲不足數，如欲得佳耦，請無以貧富論。』十一娘然之。封曰：『舊年邂逅處，今復作道場，明日再煩一往，當令見一如意郎君。妾少讀相人書，頗不參差。』

味爽封即去，約俟蘭若。十一娘果往，封已先在。眺覽一周，十一娘硬邀同車，攜手出門。見一秀才，年可十七八，布袍不飾，而容儀俊偉。封潛指曰：『此翰苑才也。』十一娘略睨之，封別曰：『妹子先歸，



繼至。入暮果至，曰：『我適物色甚詳，其人卽同里孟安仁也。』十一娘知其貧，不以爲可。封曰：『妹子何亦墮世情哉？此人苟長貧賤者，余當挾眸子，不復相天下士矣。』十一娘曰：『且爲奈何？』曰：『願得一物，持與訂盟。』十一娘曰：『姊何草草？父母在不遂，如何？』封曰：『此爲正恐其不遂耳。志若堅，生死何可奪也？』十一娘必不可。封曰：『娘子姻緣已動，而魔劫未消，所以故來報前好耳。請卽別當，以所贈金鳳釵，矯命贈之。』十一娘方謀更商，封已出門去。

時孟生貧而多才，意將擇耦，故十八猶未聘也。是日，忽睹兩豔，歸涉冥想，一更向盡，封三娘款門而入，燭之，識爲日中所見，喜致詰問，曰：『妾封氏，范十一娘之女伴也。』生大悅，不暇細詰，遽前擁抱。封拒曰：『妾非毛遂，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，請倩冰也。』生愕然不信，封乃以釵示生，生喜不自已，矢曰：『勞眷注若此，僕不得十一娘，甯終鰥耳。』封遂去。

生詰旦，浼鄰媪詣范夫人，夫人貧之，竟不商女，立便却去。十一娘知之，心失所望，深怨封之誤己也。而金釵難返，只須以死矢之。又數日，有某紳子求婚，恐不諧，浼邑宰作伐。時某方居權要，范公心畏之，以問十一娘，不樂。母詰之，默默不言，但有涕淚，使人潛告夫人，『非孟生，死不嫁。』公聞益怒，竟許某紳家，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，遂涓吉速成禮。十一娘忿不食，日惟耽臥，至親迎之前夕，忽起攬鏡。

自妝。夫人竊喜，俄侍女奔白，小姐自經，舉宅驚涕，痛悔無及，三日遂葬。

孟生自鄰媪反命，憤恨欲絕，然遙遙探訪，妄冀復挽，察知業有主，忿火中燒，萬慮俱斷矣。未幾，聞玉葬香埋，慘然悲傷，恨不從麗人俱死。向晚出門，意將乘昏夜，一哭十一娘之塚，歛有一人來，近之，則封三娘。向生曰：『喜姻好可就矣！』生泫然曰：『卿不知十一娘亡耶？』封曰：『我所謂就者，正以其亡；可急喚家人發冢，我有異藥，能令蘇。』

生從之，發墓破棺，復掩其穴。生自負尸，與三娘俱歸，置榻上，投以藥，踰時而蘇。顧見三娘，問：『此何所？』封指生曰：『此孟安仁也。』因告以故，始如夢醒。

封懼洩漏，相將去十五里，避匿山村。封故辭去，十一娘泣留作伴，使別院居。因貨殉葬之飾，用爲資度，亦將小康。

封母遇生來，走輒避。十一娘從容曰：『吾姊妹骨肉不啻也，然終無百年長計，不如效英皇。』封曰：『妾少得異訣，吐納可以長生，故不願嫁耳。』十一娘笑曰：『世傳養生術，汗牛充棟，行而效者，誰也？』封曰：『妾所得非世人所知，世所傳並非真訣，惟華陀五禽圖五差爲不妄。凡修煉家，無欲非血氣流通耳，若得厄逆症，作虎形立止，非其驗耶？』

十一娘陰與生謀，使僞爲遠出者，入夜強勸以酒，既醉，生潛入污之。三娘醒曰：「妹子害我矣！倘色戒不破，道成當升第一天，今墮奸謀，命耳。」乃起告辭。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，封曰：「實相告，我乃狐也。緣瞻麗容，忽生愛慕，如繭自纏，遂有今日。此乃情魔之劫，非關人力。再留則魔更生，無底止矣。」娘子福澤正遠，珍重自愛。」言已而逝，夫妻驚歎久之。

逾年生鄉會果捷，官翰林，投謁范公，公愧悔不見，固請之，乃見。生入執子壻禮，伏拜甚恭，公大怒。疑生儂薄，生請問，具道情事，公不深信，使人探諸其家，方大驚喜。陰戒勿宣，懼有禍變。

又二年，某紳以闕節發覺，父子充遼海軍，十一娘始歸甯焉。

有一位姓范的十一娘，是曠城地方祭酒官的女兒，年紀又輕，臉兒又長得標緻，肚子裏文章才學，又沒人趕得上的。爹娘十分歡喜他，來說媒的，便叫他自己做主。十一娘也常常不中他的意。有一天，恰巧是正月十五，水月寺裏一班尼姑做「孟蘭盆佛會」，這一天去閒逛的女人，一隊一隊的和雲一般多。

十一娘也到寺裏去。正遊玩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跟在後面，常常抬起頭來看他的臉兒，好似要和他說什麼；細細的對他一看，是一個十五六歲絕頂標緻的女人。十一娘心裏歡喜他，反常常回過

頭去看他；那女人微笑着說道：『姊姊不是范家的十一娘嗎？』回答他道：『是的。』那女人說道：『長久聽得你的名氣，別人稱讚你的話，果然不錯。』十一娘也問他：『家住在什麼地方？』他說道：『我姓封，排行第三，便住在左近村坊裏。』兩人拉着袖子說說笑笑，說話神氣很和氣，細巧；他大家很合意，依戀着捨不下。十一娘問他：『怎麼沒有同伴的人？』他說道：『爹娘早死了，家裏祇有一個老太婆，留他在家裏看管門戶，所以不能夠一塊兒出來。』十一娘要回家去了，封三娘對他看着，快要吊下眼淚來；十一娘心裏也丟不下，便拉他一塊兒到家裏去。封三娘說道：『小姐高門繡房，我一向和你沒有親眷的名目，怕叫人說閒話。』十娘再三請他去，他回答：『等過幾天再來。』十一娘便拔下一枝金釵兒來送給他，封三娘也拔下頭髮上插的一枝綠色的簪兒來回送他。

十一娘回到家裏，便想得他利害，拿出他送的，一枝簪兒來看看；不是金子的，也不是玉的，家裏的人都不識得是什麼東西，看他很奇怪。天天望他來，肚子裏悶着，便害起病來；他爹娘問他，知道是爲想封三娘害病的，便叫人在左近村坊裏去打聽，並沒有人知道的。

這時候，却巧碰到是重陽節，十一娘瘦弱得悶得沒有法子，叫丫頭勉強扶着他到花園裏去逛逛，

鋪一塊褥子在東面籬笆下面；忽然有一個女人攀着牆頭來張望，一看便是那封家的女人。他在牆上喚道：『快來扶我下來！』丫頭前去扶他，看他很輕的落下地來，十一娘又詫異又快活，急急站起來拉住他，坐在褥子上。埋怨他失信，又問他：『從什麼地方來？』他回答說道：『我家裏離這裏還有許多路，我常常到娘舅家裏來玩兒，從前我說是左近村坊裏，便是說我娘舅家裏。和你分別以後，想得你實在利害；但是窮苦的人和官做人家的做朋友，腳不會跨進門，肚子裏先不好意思，怕給那丫頭用人瞧不起，所以不會來看你。方纔我打牆外走過，聽得女人說話的聲音，便爬上來，看一看心裏望見姑娘一面，現在果然如了我的心願。』

十一娘便說起自己害病的緣故，封三娘眼淚流下來和下雨一般，便說道：『我到你家裏來，須要瞞着人，給造謠言好事的人，說長道短，我是當不住的。』十一娘答應他，拉他回到房裏去，一牀兒睡下，很快活的，大家談着心事，病也慢慢的好了，他兩人認做姊妹，衣裳鞋襪常常調換穿着，看見有人走進房來，他便去躲在帳子的夾層裏。

過了五六個月，那范先生和他太太狠聽得人說；有一天，兩個人正對面坐着下棋，范太太悄悄的走進房來，細細的對封三娘一看，詫異着說道：『真是我孩兒的朋友。』便對十一娘說道：『你房

裏有好朋友我兩個老的心裏也歡喜，怎麼不早一點對我說明？」十一娘便說出封三娘不願給人知道的意思來，范太太對三娘說道：「你和我孩兒做伴，我是狠歡喜的，爲什麼要瞞人呢？」封三娘害臊，紅着臉不做一聲，手裏拉着衣帶，罷了范太太出去了，封三娘便說：「要回去了。」十一娘苦苦的拉住他纔住下。

有一天，他從門外慌慌張張的跑進來，哭着說道：「我原說不可以再住在這裏了，現在果吃了這個大虧！」十一娘詫異起來，問他：「什麼事？」他說道：「我方纔出去上坑，一個年輕的男人，狼野蠻的來調戲我，幸得逃了出來，這樣子還有什麼臉面？」十一娘細細的問他那男人的相貌，對他賠禮說道：「你不用驚慌，這個是妹子的癡阿哥，停一回，告訴我媽，拿棍子打他。」封三娘硬說要回去，十一娘留住他，等到天亮，封三娘說道：「我娘舅家裏近在眼前，祇叫把梯子送我過牆去便了。」十一娘看看不能夠留住他，喚兩個丫頭爬過牆送他走去，走到半里多路外面，他攔住了丫頭，獨自一個回去。那丫頭回到房裏，見十一娘倒在牀上，很傷心的哭，好似夫妻分散一般。後來過了幾個月，那丫頭有事體說東村去，傍晚回來，遇到封家的女兒，跟着一個老太婆走來，丫頭看了很高興，拜着問他，封三娘也縐着眉頭，問：「十一娘身體可好？」丫頭上去拉着他的袖子

說道：『三姑娘快到我家裏去，我家姑娘天天望着你，急得要死。』封三娘說道：『我也想着妹子，祇是不願意給你家裏人知道。你先回家去，把花園門開着，我自己能夠來的。』丫頭回去，告訴十一娘，十一娘聽了歡喜，依了他的話，去開了花園門，那封三娘已經在花園裏了。見了面，大家說着分別以後的話，說個不休，覺也不睡，看看丫頭睡熟了，便起身下牀，搬過去和十一娘一塊兒睡着。一個枕頭，悄悄的說道：『我原知道妹妹不會說婆婆家，拿才學臉兒人家說來，也不怕沒有做官人家的少爺來做你的女婿，但是有錢人家的官人，脾氣驕傲，沒有什麼好。如要得着一個好女婿，你須不要在有錢沒錢上講的。』十一娘聽了，也說：『不錯。』封三娘說道：『去年我和你遇到的地方，現在又在那裏做道場，明天再請你去走一過，包你看見一個如心如意的官人。我年輕的時候，讀過看相的書，狠不會看錯的。』

天纔亮，封三娘便走去，約定在廟裏等他。十一娘果然跑去，封三娘已經先在那裏。四面一看，十一娘便拉他同坐車子，拉着手一塊兒走出門去，看見一個讀書人，年紀大約十七八歲，穿着布袍子，一點兒也不打扮，那臉兒長得狠俊秀，狠大方。封三娘悄悄的手指着說道：『這個人的才學，將來可以點翰林的。』十一娘稍稍的看了一眼，封三娘告別說道：『妹子先回家去，我隨後便來。』到

了夜裏，他果然來了，說道：『我方纔去打聽得狠細到：那個人便是同住在一條街上的孟安仁。』十一娘知道他家裏是窮的，心裏不願意；封三娘說道：『妹子怎麼和那世界上的俗人一般見識呢？這個人若說是永遠窮苦的，我便情願挖去眼珠子，不再看天底下人的相了。』十一娘說道：『依你說怎麼樣呢？』他說道：『拿你一樣東西去和他說定了親事。』十一娘說道：『姊姊怎麼這樣潦潦草草？我爹娘現在着，他若不答應可怎麼好？』封三娘說道：『這樣子做法，正怕他不答應呢；你若主意打定了，拚着性命，怎麼能夠拗的過來呢？』十一娘一定不肯，封三娘說道：『姑娘的親事已經動了，可是難星不會退；我這樣替你做主，原是報答你從前待我的好處罷了。你不肯聽，我便去了；我便把你送給我的金鳳釵兒，借你的名兒，送給那人去。』十一娘正要拉住他再商量，封三娘已經走出門去了。

這時候，那孟官人狼窮，可是才學狠好；肚子裏打算檢一個好媳婦，所以到十八歲還不會定親。那一天，忽然看見這兩個美人兒，回家去閉上眼兒想着，一更打完，封三娘打門進去，拿燈一照，認識是白天看見的；肚子裏狠高興，問他：『來做什麼？』他說道：『我姓封，范家十一娘的女朋友。』那孟官人狠歡喜，也沒工夫細問他，急急上前去抱住他；封三娘推開他，說道：『我不是自己來做媒。



的，是替人來做媒的。十一娘情願和你結一個長久的夫妻，請你託媒人前去說媒。」孟官人狠詫異的不相信，封三娘便把那金釵兒拿出來給孟官人看；孟官人開心得自己撐不住，罰着咒說道：「多謝他歡喜我到這樣子！我若求不到十一娘做妻子，情願一生一世做孤老兒。」封三娘便去了。

孟官人到第二天早起，託鄰舍的老太婆，到范太太家裏去說媒；范太太嫌他窮，竟不和女兒商量，立刻回絕了他去。十一娘知道了，心裏失了望頭，狠恨封三娘害了他自己；但是那金釵兒要回來，祇好拿一條性命和他拼。又隔了幾天，有一家做官人家的兒子來說媒，怕不成功，託本地的知縣官去做媒人；這時候那做官的人家正做着大官，范先生心裏害怕他，便去問十一娘自己。他不愿意，他媽問他：「爲什麼不愿意？」他閉着嘴不做聲，祇是吊眼淚；叫人悄悄的去告訴他娘：「不是孟官人死也不嫁的！」范先生聽了，越發生氣，竟答應了那家做官人家；又疑心十一娘有私情，在孟官人身上，便檢了好日子快快的給他成親。十一娘氣得飯也不吃，天天祇是呆呆的睡在牀上，到做親的前一天夜裏，忽然坐起身來，照着鏡子，自己打扮着。范太太看了，暗暗的歡喜；停了一回，那丫頭跑來說道：「小姐自己吊死了！」一家人都驚慌哭着，懊悔也來不及；過了三天，便落葬。

那孟官人自從鄰舍的老太婆來給他回信以後，氣得要死，祇是遠遠的打聽着，空望着還有挽救；後來打聽得已經有了婆家，氣得肚子裏和火燒一般，種種念頭都打斷了。不多幾時，又聽得范家小姐死了，落了葬；一肚子的傷心，恨不得跟了美人兒一塊兒死去。到晚快，走出門去，心想趁黑夜裏到十一娘墳前去哭一場；眼前一閃，有一個人走來，走近前去一看，便是封三娘。對孟官人說道：『恭喜恭喜！你的親可以成功了。』孟官人一邊吊下眼淚來說道：『你不知道十一娘已經死了嗎？』封三娘說道：『我說的成功，正是說他死了可以成功。你快喚家裏人去掘開墳來，我有希奇的藥，能夠叫他活過來。』

孟官人依了他的話，掘開了墳，打破了槨材，又把那窟窿遮沒了；孟官人自己背着屍首，和三娘一塊兒回到家裏，放在牀上，灌下藥去；過了一個時辰，便活過來。回過頭來，看見三娘，問他：『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』封三娘指着孟官人說道：『這個便是孟安仁。』便告訴他死去救活來的情形，纔和做夢醒來一般。

封三娘怕風聲傳出去，一塊兒走開去，離着十五里路，躲在山裏的村坊裏；封三娘要告辭回去，十一娘哭着拉住他做伴，給他另外一個屋子住着。他賣去那殉葬的首飾，拏來做用度，也稍稍有幾

個錢。

封三娘每遇到孟官人走來，便逃避開去。十一娘慢慢的說道：『我姊妹兩人，親骨肉也趕不上；但是到底沒有一百年在一塊兒的，想來還不如學着娥皇女英，同嫁一個丈夫罷。』封三娘說道：『我年輕的時候，學得奇怪的本領，練着氣能夠長壽，所以不情願嫁丈夫。』十一娘笑着說道：『世間上傳下來長壽的法子，極多極多，學着他有用處的是什麼人？』封三娘說道：『我學的本領，不是世界下人能夠知道的；世界上傳着的，並不是真的法子，祇有華陀傳下來的五禽法兒，有一點兒不錯。凡是修煉的人，無非是要他血氣流通罷了；若說害了氣血不和的病，做一個老虎樣子便好了。不是有好處的嗎？』

十一娘暗暗的和孟安仁商量，叫他裝假是出遠門的樣子；到了夜裏，硬勸他吃酒。待他酒吃醉了，孟官人悄悄的跑進去，攔場了他；三娘醒過來說道：『妹子害死我了！倘能夠色戒不破，這個道修成功了，便能夠升到第一層天上去；現在中了你們的奸計，也是命裏註定的。』便起來告辭。十一娘告訴他的真心，又求他住下，自己認罪。封三娘說道：『老實告訴你，我是狐狸，因為見了你這標緻臉兒，忽然動了歡喜你的心，和蠶繭兒把自己網住一般，便有今朝這一天。這個是情魔裏注

定的劫數，不關着人力的；再住下去，那魔又要生出來，沒有了局的了。姑娘，你的福氣正大，好好的自己愛惜自己。」話說完，忽然不見了。夫妻兩人，又詫異，又可惜了好半天。

過了一年，孟官人去考鄉場會試，果然考中了。點了翰林，送一個片子去拜會范先生。范先生不好意思，又懊悔，不肯見他，再三說了。纔見孟官人向他行女壻的禮，爬在地上拜得狠恭敬，范先生狠生氣。疑心孟官人有心取笑他，孟官人請他退去了閒人，統統說出他女兒活轉來的事體來。范先生不狠相信，叫人到他家裏去打聽，纔狠詫異。又狠歡喜，悄悄的叮囑他：『不要張揚出去，怕有禍水出來。』又過了兩年，那做官人家，因為貪賊，敗露出來，父子兩個人，都充軍到東三省。海兵船上去，十一娘纔敢回到娘家去，看望他的爹娘呢。

(註一)孟蘭盆會 孟蘭盆經裏說：目連和尚，看見他已死的母親，做了餓死鬼，便把鉢兒盛着飯給他母親吃；他母親正要吃時，那飯便變了一盆炭火。目連和尚跪下去告訴他的師父，他師父說道：『你的媽罪孽太重，不是你一個人

的力量做得到的，要靠各處和尚的力量；到七月十五這一天，拿果子菜蔬，供養各路菩薩。各處和尚，做着法事，超度你七代的祖宗，都叫他相信菩薩，纔可以吃得下去。』後來的人，做得格外熱鬧；在秋天的時候，便做孟蘭盆法事。那

紙紮的花果人物各樣奇巧的東西很多。

(註二)更衣 這更衣有兩樣解說：一樣是說坐得時候長久了，便起來換一件衣服，怕天氣有冷熱，一樣說更衣，便是說上坑大小便。出在隋書裏的。

(註三)毛遂 周朝時候，秦國打趙國，趙王叫平原君到楚國去求救兵，平原君家裏養着許多客人，要和挑一個客人一塊兒到楚國去。客人裏面有一個毛遂，他自己說願意跟平原君一塊兒去。平原君說道：『有本領的人，好似錐子藏在袋子裏，那錐尖兒立刻要攢出來的。』毛

### 荷花三娘子

遂說道：『我現在便願意到袋子裏去，若早到袋子去，我便脫了柄兒攢出袋子來，不僅僅是一個尖兒罷了。』後來人說替自己說話，便叫「毛遂自薦」。

(註四)充棟 充是滿，棟是屋子。充棟是說東西多得塞滿子一屋子。

(註五)五禽圖 後漢時候有一個華陀，是有名氣的醫生，他有一個五禽的法子，人若害病，便學着虎鹿熊猿鳥五樣禽獸裏的一樣樣子，便身上流汗，病也好了。

湖州宗湘若，士人也；秋日巡視田壠，見禾稼茂密處，振搖甚動，疑之，越陌往覘，則有男女野合，

笑將返；卽見男子靦然結帶，艸艸逕去。女子亦起。細審之，雅甚娟好；心悅之，欲就綢繆，實慚鄙惡。乃略近拂拭曰：『桑中之遊，樂乎？』女笑不語。宗近身啓衣，膚膩如脂，於是揆莎上下，幾徧。女笑曰：『腐秀才要如何，便如何耳！狂探何爲？』詰其姓氏，曰：『春風一度，卽別東西，何勞審究？豈將留名字作貞坊？』宗曰：『野田草露中，乃村豬奴所爲，我不習慣，以卿麗質，卽私約亦當自重，何至屑屑如此？』女聞言，極意嘉納。宗言：『荒齋不遠，請過留連。』女曰：『出門已久，恐人見疑，夜分可耳。』問宗門戶物誌甚悉，乃趨斜徑，疾行而去。

更初，果至宗齋。淫雨尤雲，備極親愛。積有月日，密無知者。會一番僧，卓錫村寺，見宗，驚曰：『君身有邪氣，曾何所遇？』答言：『無之。』

過數日，悄然忽病。女每夕攜佳果餌之，殷勤撫問，如夫妻之好。然臥後，必強宗與合。宗抱病，頗不耐之，心疑其非人，而亦無術使絕去。因曰：『曩和尚謂妖惑我，今果病，其言驗矣。』明日，屈之來，便求符咒。女慘然變色，宗益疑之。

次日，遣人以情告僧。僧曰：『此狐也，其技尙淺，易就束縛。』乃書符二道，付囑曰：『歸以淨壇一事，置榻前，卽以一符貼壇口，待狐竄入，急覆以盆，再以一符粘盆上，投釜湯煮之，可斃。』家人歸，如僧

教。

夜深，女始至，探袖出金橘，方將就榻問訊，忽墜口廳，一聲，女已吸入。家人暴起，覆口貼符，方欲就煮，宗見金橘散滿地上，追念情好，愴然感動，遽命釋之。揭符去覆，女子自壘中出，狼狽頗殆，稽首曰：『六道將成，一旦幾爲灰土，君仁人也，誓必相報，遂去。』

數日，宗益沈縣，家人趨市爲購材木，途中遇一女子，問曰：『汝是宗湘若紀綱否？』答云：『是。』女曰：『宗郎是我表兄，聞病沈篤，將往省視，適有故不得去，靈藥一裹，勞哥致之。』家人受歸。宗念中表迄無姊妹，知是狐報，服其藥，果大瘳，旬日平復，心德之，禱諸虛空，願一再觀。

一夜，閉戶獨酌，忽聞彈指敲窗，拔關出視，則狐女也。大悅，把手稱謝，延止共飲。女曰：『別來耿耿，思無以報高厚，今爲若覓一良匹，聊足塞責否？』宗問：『何人？』曰：『非君所知。』明日辰刻，早赴南湖，如見有采菱女，著冰縠，當急舟趁之。苟迷所往，卽視堤邊，有短幹蓮花隱葉底，便採歸，以蠟火薰其蒂，當得美婦，兼致修齡。宗謹受教，旣而告別，宗固挽之。女曰：『自遭危劫，頓悟大道，卽奈何以衾裯之愛，取人讎怨？』厲色辭去。

宗如言，至南湖，見荷蕩佳麗頗多，中一垂髻人，衣冰縠，絕色也。促舟欲逼，忽迷所往，卽撥荷叢，果

有紅蓮一枝，幹不盈尺，折之而歸。入門置几上，削蠟於旁，將以蒸火。一回頭，化爲妹麗。宗驚喜伏拜。女曰：『癡生，我是妖狐，將爲君祟。』宗不聽。女曰：『誰教子者？』答曰：『小生自能識卿，何待教也？』捉臂牽之，隨手而下，化爲怪石，高尺許，面面玲瓏。乃攜供案上，焚香再拜而祝之。入夜，杜門塞竇，惟恐其去。平旦視之，卽又非石，紗帳一襲，遙聞薈澤，展視領襟，猶存餘膩。宗覆衾擁之而臥，驀起挑燈，旣返，則垂髻人在枕上，喜極恐其復化，哀祝而後就之。女笑曰：『孽障哉！不知何人饒舌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。』乃不復拒，而款洽間若不勝任，屢乞休止。宗不聽。女曰：『如此，我便化去。』宗懼而罷。

由是兩情甚諧，而金帛常盈箱篋，亦不知所自來。女見人啾啾，似口不能道辭，生亦諱言其異。懷孕十餘月，計日當產，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，乃自以刀剖臍下，取子出，令宗裂帛束之，過宿而愈。

又六七年，謂宗曰：『夙業償滿，請告別也。』宗聞泣下曰：『卿歸我時，貧苦不自立，賴卿小阜，何忍遽言離邊？且卿又無邦族，他日兒不知母，亦一恨事。』女亦悵悒曰：『聚必有散，固是常也。兒福相君亦期頤，更何求？妾本何氏，倘蒙恩眷，抱妾舊物而呼曰：『荷花三娘子，當有見耳。』言已解脫，曰：『我去矣。』驚顧間，飛去已高於頂。宗躍起，急曳之，捉得履，履脫及地，化爲石，燕色紅於丹朱，內外瑩澈，若水精然，拾而藏之。檢視箱中，初來時所著冰縠，帳尙在，每一憶念，抱呼：『三娘子』，則宛然女郎，懽容。



笑黛，並肖生平——但不語耳。

友人云：「花如解語還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」放翁佳句，可爲此寫照。」

湖州地方，有一位宗湘，若是讀書人，秋天去查看田地，看見那稻子長得狠多的地方，那稻幹兒搖幌得狠利害。心裏疑惑，穿過田坂去一看，便有男女兩個人，在這荒野地方幹不正經事體；他笑了一笑，轉身要走。便看見那個男人，紅着臉兒，束好了帶兒，急急忙忙的一直走去；那女人也站起身來，細細的看他臉上，果然狠標致。心裏歡喜他，要上去和他尋歡，實在又嫌在這荒野地方不像個樣兒，便走近去，伸手去摸一摸，說道：「在這野地裏幹得可快活嗎？」那女人笑一笑，不做聲；宗湘若走近身去，揭起他身上的衣裳來，一看，那皮肉白得和豬油一般，便耐不住，伸手在他上身下身摸着，處處摸到，女人笑着說道：「酸秀才，要怎麼樣便怎麼樣罷了。亂摸做什麼？」問他的名姓，他說道：「尋過一回開心，便各人向東向西走開，爲什麼要你細細的問我？難道要我說出名姓來，替我造貞節牌坊嗎？」宗湘若說道：「在這荒野田地露水裏，是鄉下看豬的粗人做的事體，我卻做不慣；拿你這樣標致的臉兒說來，便私下偷漢子，也要自己看重一點兒，怎麼齷齪到這樣子？」那女人聽了這個話，狠道不錯。宗湘若說：「我的書房離這裏不遠，請你去坐一坐。」那女人說道：「

走出家門，已經很久了，怕人疑心；夜裏我再來是了。」問宗湘若住的屋子，大門的方向，狼仔細，打便一條斜路上，很快的跑去。

一更纔打，他果然到宗湘若的書房裏來；幹了又幹，十分親熱。過了許多月，很祕密，沒人知道的；後來有一個西藏的和尙，借住在村坊的廟裏。看見宗湘若詭異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身上有邪氣，曾經遇到了什麼東西？」他回答：「沒有遇到什麼？」

過了幾天，慢慢的忽然害起病來；那女人每夜裏便拿好的果子來給他吃，再三的問他，勸他，和夫妻的交情一般。但是睡上牀去，一定硬要宗湘若和他幹；宗湘若害着病，心裏很不耐煩，他肚子裏疑心他不是人，可是也沒有法子斷去他。便說道：「從前和尙對我說，有妖怪迷着我；現在果然害病，他的話說中了。明天要去請他來，求他書符念咒。」那女人聽了，縐着眉頭，忽然變了臉色；宗湘若越發疑心他。

第二天叫人把這個情形去告訴和尙，和尙說道：「這個是狐狸，他的本領還小，容易去捉住他。」便畫着兩道符，給他叮囑道：「回家去拿乾淨酒壘一個，擱在牀面前，便拿一道符，貼在壘口；待狐狸攢進去，趕快拿一個盆子蓋上，再拿一道符貼在盆子上面，丟在滾水裏煮他，便能弄死他。」

那用人回家去依了和尚的話。

到夜深的時候，那女人纔來，伸手到袖子裏去，拿出金橋來；正要走到牀前去問宗湘若的病情，忽然壘口邊條的吹一陣風來，那女人已經被他吸了進去。家裏的人，急急跳起來，蓋住了壘口，貼上一道符；正要拿去鍋子裏煮他，宗湘若看見金橋撒滿了一地，回想到從前要好的情形，傷心感動起來，立刻喚他們放手，扯去符，揭去蓋。那女人打壘裏出來，狼狽得不像樣兒，叩着頭說道：『我修仙快要成功了，今天幾乎變做了灰泥。你是善心人，我立願要報你的恩。』說着便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宗湘若的病越發利害；那用人跑到大街上去，替他買棺材。路上遇到一個女人問道：『你可是宗湘若的用人嗎？』回答他道：『是的。』那女人說道：『宗官人就是我的表哥，聽說他的病很利害，想去看看他，現在遇到有別的事體，不能夠去；有靈藥一包，請你代送去。』那用人接着回到家裏，宗湘若一想，他的親戚都沒有表妹的，知道是狐狸報他的恩，吃下他的藥去，果然大好了；十天工夫，復了原，心裏感激他。對半空裏禱告着，願意和他再見一見面。

有一天夜裏，他一個人在房裏吃酒，忽聽得外面有人彈着手指打着窗檻，開出門去一看，便是那狐狸。看了很快活，拉着他的手謝他，請他坐下，一塊兒吃酒。那女人說道：『我和你分別以後，心裏

常常記掛着你，想沒有法子報你的大恩，現在替你尋得了一個好配頭，不知道能夠滿你的意嗎？」宗湘若問他：「什麼人？」他說道：「不是你能夠知道的。明天辰刻的時候，你早早跑到南湖裏去；如看見采菱的女人，穿亮紗帳的，便當快快的坐着船追上去。若到不見的時候，便看那個傍邊有一朵短幹的荷花，躲在葉子底下的，便去採下來；拿蠟燭火燒着他的花蒂兒，便可以得着一個美人兒，又可以長壽。」宗湘若很相信他的話，停了一回，他說要去了，宗湘若再三拉住他；那女人說道：「自從受了難以後，忽然明白大道理，怎麼可以因為被裏面的歡喜事體，叫人厭惡？」說着板起臉兒來告辭去了。

宗湘若依了他的話，到南湖去，看見荷花池裏標緻的女人很多，裏面有一個披着鬚髮兒的女人，穿着亮紗衣裳，很標緻的臉兒，搖着船追上前去，轉眼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；便去撥開荷花堆兒，果然有紅蓮花一朵，幹子不滿一尺長，折着回到家裏，走進門，擱在桌子上，拿過一枝蠟燭來，正要點火，一回頭，便變做了一個美人兒。宗湘若又詫異又歡喜，對着他爬在地下拜；那女人說道：「癡官人！我是狐狸精，便要害你。」宗湘若不聽他的話，那女人說道：「是什麼人教你？」他回答說道：「我自然能夠認識你，怎麼要別人教呢？」拉住他的臂膀，走進裏屋去；跟着他的手一跌，變了一

塊櫃口頭，高有一尺多，面面玲瓏。便拿去供在桌子上，燒着香，對他拜了又拜，嘴裏禱告着他；到了夜裏，關上門兒，塞住屋子裏的空洞兒，祇怕他逃去。到天亮一看，便也不是石頭，紗衫兒一件，遠遠的聞到一陣一陣香氣，解開領口大襟一看，還留着胭脂粉兒的班點。宗湘若蓋上被頭，抱住他睡在牀上；到天晚他起來點燈，點好燈回過去一看，那披鬚髮兒的女人，卻睡在枕兒上。他歡喜極了，怕他再變去，苦苦的求着他，纔走近去；那女人笑着說道：『真是前世裏的孽障啊！不知道什麼人多嘴，便給你這個瘋子纏死人！』便也不再推避。在那裏幹的時候，好似當不住的樣子，再三求他住手。宗湘若不聽他。那女人說道：『你若這樣子，我便要變了逃走去。』宗湘若怕他逃走，便住了手。從此兩個心裏很要好，那金銀綢緞，常常滿箱子藏着，也不知道他打什麼地方來的。那女人見了別人，祇是是的答應着，好似嘴裏不能說話的。宗湘若也瞞住了人，不說出這奇怪事體來。肚子裏有了十多個月，算定日子，要養下來了；走進屋子，叫宗湘若關上房門，不許別人來打門。自己便拿一柄刀，破開肚臍下面，把孩子拿出來；叫宗湘若撕一塊綢，包起來。隔了一夜，便好了。又過了六七年工夫，對宗湘若說道：『前世欠你的孽緣，已經還滿了，要告辭去了。』宗湘若聽了，淌下眼淚來說道：『你到我家來的時候，我窮苦得自己也養不活；靠着稍稍的多幾個錢，怎麼

好意思說要分別呢？況且你又沒有家的，日後孩兒長大起來，認不得娘，也是一件可恨的事體。」那女人也縴着眉心說道：「在一塊兒的時候，一定有分散的時候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；這孩兒的臉相，是有福氣的，你也是長壽的，還要求什麼呢？我本來姓何，倘承你記掛我，抱住我舊時的衣裳，叫一聲荷花三娘子，便能夠見面。」話說完，脫下那件衣裳來說道：「我去了。」忙看時，他飛起來，已經在頭頂上了；宗湘若跳起來拉住他，捉住了一只鞋子。鞋子落在地下，變成了一隻石燕子，顏色紅得比硃砂還紅，裏外透明，和水晶一般，拾着藏起來。打開箱子一看，他初來時候穿的一件亮紗衣裳還在；每到想着他的時候，抱住那衣裳，「喚三娘子」便活像一個姑娘，笑嘻嘻臉兒，很像平日在時一般，祇是不說話罷了。

一位朋友說道：「花如解語還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」陸放翁的好詩句，可算得替這個荷花三娘子畫了一張小照。」

（註一）狼狽，狼狽，是兩樣野獸。狼的兩隻前脚，便不能動。人到沒法的時候，便像他。很短，走路的時候，便要爬在狼身上；沒有狼，他（註二）饒舌，饒舌，是多；饒舌，是多說話。

## 阿繡

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，至蓋省其舅，見雜貨肆中一女子，姣麗無雙，心愛好之，潛至其肆，託言買扇，女子便呼其父，父出，劉意沮，故折閱之而退。遙覩其父他往，又趨之，女將覓父，劉止之曰：「無須，但言其價，我不靳直耳。」女如言，故昂之，劉不忍爭，脫貫逕去。明日復往，又如之，行數武，女追呼曰：「反來，適僞言耳，價奢過當。」因以半價返之。

劉益感其誠，蹈隙輒往。由是日熟，女問：「郎君何所？」以實對，轉詰之，自言姚氏，臨行所市物，女以紙代裹完好，已而以舌舐黏之。劉懷歸，不敢復動，恐亂其舌痕。

積半月，爲僕所窺，陰與舅力要之歸，意惓惓不自得，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，密置一篋。無人時，輒闔戶，自檢一過，觸類凝思。

次年，復至蓋，囊裝甫解，卽趨女所，至則四字闔焉，失望而返。猶意暫出未復，蚤起又赴之，扃如故，問諸隣居，始知姚原廣甯人，以貿易無重息，故暫歸去，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。神志乖喪，居數日，怏怏而歸，爲之卜婚，屢梗母議。母怪怒之，僕私以曩情告母，母益防閑之，蓋之途，由是遂絕。

劉忽忽不樂，減食廢學，母憂思無計，念不如從其志。於是刻日辦裝，使如蓋，轉寄語舅，媒合之。舅承命詣姚，踰時而返，謂劉曰：「事不諧矣，阿繡已字廣甯人。」劉低頭喪志，心灰望絕，旣歸，捧篋啜泣。

而徘徊癡念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

適媒來，豔稱復州黃氏女，劉恐不確，命駕至復，入西門，見北向一家，兩扉半開，內一女郎，怪似阿繡，再屬目之，且行且盼而入，直是無訛。劉大動疑，因僦居東隣，細詰其家爲李氏，反復癡念：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？居之數日，莫可夤緣，惟日耽耽伺候於其門，以冀女郎復出。

一日，日方夕，女果出，忽見劉，卽反身掩扉，以手指其後，又復掌及額，乃入。劉喜極，但不能解；凝想移時，信步詣舍後，見荒園寥廓，西有短垣，略可及肩，豁然頓悟，遂蹲伏霧草中。久之，有人自牆上露其首，小語曰：『來乎？』劉諾而起，細視，真阿繡也，因而大慟，涕墮如綆。女隔堵探身，以巾拭其淚，所以慰藉之良殷。劉曰：『百計不遂，自謂今生已已，何意復有今夕？顧卿何至此？』曰：『李氏妾表叔也。』劉請踰垣，也曰：『君先歸，遣從人他宿，妾當自至。』

劉如其教，坐伺之；少間，女悄然入，妝飾不甚炫麗，袍袴猶昔。劉挽坐，備道艱苦，因問：『聞卿已字，何未醮也？』女曰：『言妾受聘者，妄也。家君以道里篤遠，不願附公子爲婚姻。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。』旣就枕席，款接之歡，不可言喻。四更遽起，過牆而去。

劉自是如復之初，念悉忘，而旅居半月，絕不言歸。一夜，僕起飼馬，見室中燈燭猶明，窺之，望見阿



繡大駭。不敢詰主，且訪市肆，始反而詰劉曰：「夜與往還者，何人也？」劉初諱之，僕曰：「此第岑寂，鬼狐之藪，公子亦宜自愛；彼姚家女郎，何爲而至於此？」劉始覘然曰：「西隣其表叔，有何疑沮？」僕言：「我已訪之，最審東隣，止一孤媪，西家一子尙幼，別無密戚。所遇當是鬼魅，不然，焉有數年之衣，尙未易者？且其面色過白，兩頰少瘦，笑處無微渦，不如阿繡美。」劉反覆回思，乃大懼曰：「且爲奈何？」僕謀俟其來，操兵入擊之。

至暮女至，謂劉曰：「知君見疑，然妾亦無他，不過了此夙分耳。」言未已，僕排闥驟入，女呵曰：「可棄而兵，速具酒，與主人言別。」僕自投其刀，若或奪焉。劉益恐，強設酒饌，女談笑如常。謂劉曰：「悉君心事，方且圖效綿薄，何勞伏戎？妾雖非阿繡，頗自謂不亞之。君視之，猶否耶？」劉身毛俱豎，默不得語。女聽漏三催，把殘一呷，起曰：「我且去，待花燭後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。」轉身遂杳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\*

\*

劉信狐言，逕如蓋，怨舅之誑己也，亦不舍於其家。寓近姚氏，託媒自通，陷以重賂。姚妻言：「小郎爲覓壻於廣甯，若翁以是故去，就否良不可知；須彼旋時，方可作計較。」劉聞之，徬徨無以自主，惟堅守以伺其歸。

踰十餘日，忽聞兵警，猶以訛傳自解；又久之，信急，乃趣裝行。中途遇亂，主僕相失，爲偵者所擄；以劉文弱，疎其防，盜馬亡去。至海州界，見一女子，蓬髮垢耳，步履蹉跎；劉馳過之，女子呼曰：『馬上劉郎非乎？』劉停鞭審顧，蓋阿繡也。心仍訝其爲狐，曰：『汝真阿繡耶？』女問：『何出此言？』劉述所遇，女曰：『妾真阿繡，非賈冒者；父攜妾自廣甯歸，遭變被虜，授馬屢墮。忽一女子，握腕趣遁，荒竄軍中，亦無詰者；女子健步若駛，苦不能從，百步而疑屢褻焉。久之聞號嘶漸遠，乃釋手曰：『別矣，前皆坦途，可緩行；愛汝者將知，宜與同歸。』』

劉知是狐，感之，因述其留蓋之故；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，未委禽而亂適作。劉始知舅言非妄，攜女馬上，疊騎歸；入門則老母無恙，大喜，繫馬而入，述所自來；母亦喜，爲之盥濯，妝竟，容光煥發，益喜曰：『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！』遂設榻褥，使從己宿；又遣人赴蓋，寓書於姚，不數日，姚夫婦俱至，卜吉成禮乃去。

劉藏篋舊封儼然，有粉一函，啓之，化爲赤土，疑之，女掩口曰：『數年之盜，今始發覺矣！爾日見郎任妾包裹，更不審及真僞，故以此相戲耳。』方嬉笑間，一人褰簾入曰：『快意如此，當謝蹇修矣！』劉視之，又一阿繡也。及呼母，母及家人悉集，無有能辨識者。劉回首亦迷，注目移時，始揖而謝之；女子索

鏡自照，赧然趨出尋之，已渺矣。夫妻感其義，爲位於室而祀之。

一夕，劉醉歸，室暗無人，方自挑燈，而阿繡至。劉挽問：「何之？」笑曰：「酒臭熏人，使人不耐，如此盤詰，誰作桑中逃耶？」劉笑捧其頰，女曰：「郎視妾與狐姊孰勝？」劉曰：「卿過之，然皮相者不能辨也。」已而闔扉相狎。俄有叩關者，女起笑曰：「君亦相皮者也！」劉不解，趨啟門，則阿繡入，大愕，始悟適與語者狐也。暗中猶聞笑聽，夫妻望空而禱，祈求現相。狐曰：「我不願見阿繡。」問：「何不另化一貌？」曰：「我不能。」問：「何故不能？」曰：「阿繡，吾妹也，前世不幸夭死，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，見西王母，心竊思慕，歸卽刻意效之，妹子較我慧，一月神似，我學三年而後成，然終不及也。今已隔世，自謂過之，不意猶昔年，我感汝二人誠意，故時一相過，今且去矣。」遂不復言。

自此三五日輒一來，一切疑難悉決之。值阿繡歸甯，來常數日不去，家人皆懼避之。存亡失，則華妝端坐，插玳瑁簪數寸長，朝家人而莊語之：「所竊物，夜當送之某所，不然頭痛大作，勿悔。」天明果於某所得之。三年後，絕不復來，偶失金帛，阿繡效其裝束，以嚇家人，亦屢效焉。

海州地方劉子固，十五歲的時候，到蓋州地方去看他的娘舅，看見雜貨鋪子裏一個姑娘，標緻得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。心裏歡喜他，悄悄的走上鋪子去，推說是買扇子，那女人便喚他父親，那父

親出來，劉子固心裏很不快活，故意還他狠低的價錢，回出來。遠遠的望見他父親到別處去了，又跑上前去；那女人又要去尋他的父親出來，劉子固攔住他說道：『不用喚他出來，祇說這東西要多少錢，我不是惜錢的。』那女人聽他的話，故意抬高價錢，劉子固不好意思和他講價錢，放下錢便去。明天又跑去，又是這樣子；走了幾步路，那女人追上去喊着說道：『回來！方纔說的價錢是假的，這錢太多了。』便拿一半錢還他。

劉子固越發感激他老實，覷空便去；從此一天一天的熟識起來，那女人問：『官人住在什麼地方？』劉子固便老老實實告訴他，又回問他；他自己說姓姚，臨走拿那買的東西，那女人拿紙替他包好，又用舌頭舔着涎水黏住；劉子固藏在衣袋裏回來，不敢再打開來，怕糊塗了他舌頭的痕跡。過了半個月，給用人看見了，悄悄的和他娘舅說了，再三拉着他回家去。他心裏時時刻刻想着他，自己坐立不安，拿出買來的香水手帕胭脂花粉許多東西，悄悄的藏在一隻箱子裏。沒有人的時候，便關上房門，自己拿出來看一遍，看一樣想一回。

到第二年，又到蓋州地方去，行李纔放下，便跑到那女人鋪子裏去。到了一看，見四面門窗關上，滿肚子失望回去，還疑心他暫時出外去，不會回來，一早起來又跑去一看，那門依舊關着，問他的鄰

舍纔知道那姓姚的原是廣甯地方人，因為做買賣，得不到好處，所以暫時回家去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來。他垂頭喪氣的住了幾天，滿肚子不高興，回到家裏，替他做媒，常常不聽娘的話；他母親又詫異又生氣，那用人暗暗的把從前在蓋州的情形告訴他娘。他娘越發管住他，蓋州這一條路從此便斷了。

劉子固心裏恍恍惚惚的不快活，飯也少吃，書也不讀；他母親憂愁得沒有法子，心想不如依了他的心願，便檢定了日子，收拾行李，打發他到蓋州去。轉託他娘舅替他做媒，他娘舅受了託，到姚家去。停了一刻工夫，回來對劉子固說道：『事體不成功了！阿繡已經許給了一個廣甯人。』劉子固聽了，垂頭喪氣，灰心絕望；回到家裏，持着那箱子嗚嗚咽咽的哭，跑來跑去，肚子裏轉着癡念頭，祇望天底下有和他相像的女人。

恰巧遇到有一個媒人跑來，竭力稱讚復州地方一家姓黃的女兒，怎麼樣標緻；劉子固怕他的話靠不住的，自己坐着車子，到復州去。走進西門，見朝北一家人家，兩扇門半開着，裏面一個姑娘，狠像是阿繡。再留神一看，那個姑娘，一邊走着，一邊回過頭來看着，進去了一點兒也不錯。劉子固肚子裏十分疑惑，便租着屋子，住在他東面隔壁，細細的打聽，這人家姓李，再三細想：『天底下難道

有這樣相像的人嗎？」住了幾天，沒有法子去認識他；祇是天天眼睛不住的望着，候在他門口，便望那姑娘再走出來。

有一天，天正晚，那姑娘果然出來；忽然看見劉子固，便回轉身關上門，拿手指着後面，又翻過手，心來在額角上按一按，便進去。劉子固看了，快活極了，祇是不知道他什麼意思；用心想了一回工夫，慢慢的走到他屋子後面，見一片荒園裏，很冷靜，西面有一帶短牆，大約和肩膀一般高，心裏忽然明白了，便縮着身體躲在草堆裏。好半天有一個人打牆上露出頭來，輕輕的說道：「來了嗎？」劉子固答應着，站起身來，細細的一看，真是阿繡，便不覺十分傷心；眼淚吊下來，和線一般。那姑娘隔着牆，撲出上身來，拿手帕替他抹着眼淚，那勸解他的話說得狠甜蜜。劉子固說道：「想盡法子，不得如願；自己道是今生今世已經是罷休的了，怎麼料得到還有今天這一夜？可是你怎麼能夠到這個地方來呢？」他說道：「那姓李的，是我的表叔。」劉子固叫他爬過牆來，那姑娘說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打發你的跟人，到別地方去睡，我便自己來。」

劉子固依了他的話，坐在屋子裏等他；停了一回，那姑娘悄悄的走進來，打扮得不十分漂亮，穿的衣裳，還是舊時的。劉子固拉他坐下，統統告訴他想得好苦，找得好苦，便問：「聽說你已經許給別

家了，怎麼還不會出嫁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說我許給人，是謊話；我父親因為路隔得太遠了，不情願和你結親眷。這個怕是娘舅推託的說話，要斷你的指望罷了。」後來睡到牀上去，那種親熱的情形，快活得說也說不出。到了四更時候，便急急起來，爬過牆去。

劉子固從此到復州去的念頭，統統忘記了；做客人住在這地方半別月，絕口不說回家去。有一天夜裏，那用人起來喂馬，看見屋子裏燈火還亮着，跑去一張，看見那阿繡，狼詫異，不敢問他的主人，先出去打聽街上的人，纔回來問劉子固說道：「夜裏和他來去的是什麼人？」劉子固起初瞞着不說，那用人說道：「這裏房屋狠冷，靜，鬼和狐狸精住着很多，少爺也要自己小心。那個姚家姑娘，做什麼跑到這地方來？」劉子固纔紅着臉說道：「西面鄰舍，是他的表叔，有什麼可疑心的？」那用人說道：「我已經去打聽過了，打聽得很明白：東面的鄰舍，祇有一個孤老太婆，西面人家，一個兒子，年紀還小，另外沒有至親住在他家裏的。一定是鬼怪，若說不是，怎麼有隔了幾年的衣裳還不換去的呢？況且他的臉色太白，兩面把掌稍稍瘦削，笑起來，那地方沒有酒窩兒，趕不上阿繡的標緻。」劉子固再三回心一想，便十分害怕，說道：「這便怎麼好？」那用人商量等他來的時候，拿刀打他。

到了夜裏，那女人來了，對劉子固說道：『知道你疑心我，但是我也沒有別樣壞心，不過來完結這一段前世的緣分罷了……』他話不會說完，那用人打開門，急急跑進來，這女人喝住了他，說道：『丟了你的刀！快預備酒菜，要和你主人說幾句話分別。』那用人自己丟下了刀，好似有人奪下來一般。劉子固看了，越發害怕，勉強擺上酒菜來。那女人說說笑笑，和平常一樣。劉子固說道：『我知道你的心事，正想法子幫你的忙；怎麼你便埋伏刀鎗要殺我？我雖然不是阿繡，狠自己相信這臉兒也不輸給他。你看來還不及他嗎？』劉子固身上的毫毛，根根倒豎起來，閉着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那女人聽得外面打過三更，拿起酒杯來，一口吃下去，站起來說道：『我暫時走開，等你拜過堂以後，再和你家裏的美人兒比比，誰好看誰不好看？』一轉身便不見了。

\* \* \* \* \*

劉子固聽了狐狸的話，一直動身到蓋州去，恨娘舅造謊哄他，也不住在他家裏。他住的屋子，靠近姚家，託媒人替自己去說媒，暗地裏給他許多錢。姚家的妻子說道：『我家叔叔給他到廣甯去說媒，他父親因為這個緣故，成功不成功還不會知道；要等叔叔回家來的時候，纔可以商量這頭親事。』劉子固聽了這個話，肚子裏七上八下，打不定主意；祇是牢牢的守着，等他家叔叔回來。



過了十多天，忽然聽得兵變，還疑心是謠言，自己安慰自己；又過了許多日子，那信息越發緊了，便收拾行李動身。到半路上，遇到亂兵，主人和用人大家失散了，被奸細捉了去；看看劉子固身體狼文弱，便不十分看住他。他便偷了馬騎着逃去，到海州地方上，看見一個女人，蓬着頭髮，滿臉齷齪，走着路一蹶一蹶的；劉子固跑過他面前，那女人喊道：『騎在馬上的可是劉官人嗎？』劉子固勒住馬頭，回過頭來，細細一看，是阿繡，心裏仍舊疑心他是狐狸精，說道：『你可是真的阿繡嗎？』阿繡問他：『你怎麼說出這話來？』劉子固告訴他從前遇到狐狸的事體，阿繡說道：『我是真的阿繡，並不是假冒的；我父親帶着我到廣甯回來，遇到亂兵，被他捉去，騎在馬上，常常吊下來；忽然來了一個女人，拉住我的臂膀，逃得很快。在亂兵堆裏，東攢西跑，也沒有來查問我們的人；那女人走路很快，和飛的一般，拚命趕也趕不上。走了一百步路，那腳上的鞋子常常落下來跑了好半天，聽得喊殺的聲音，慢慢的離得遠了，便放了手，說道：『我們再見，前面都是大路，可以慢慢的走，歡喜你的人快要來了，可以和他一塊兒回去。』』

劉子固知道那女人是狐狸，心裏感激他，便告訴阿繡住在蓋州的緣故；阿繡說：『他的叔叔替他到方家去說媒，不會說定，那兵便變起來了。』劉子固知道他娘舅說的不是謊話，拉阿繡上馬來，

兩人疊起來騎着回來。走進門去。見母親好好的在着，便十分高興，吊着馬進去，告訴他們是打什麼地方來的。那母親聽了也歡喜，替他洗臉梳頭，打扮好，那臉兒長得狠標緻，越發歡喜說道：「怪不得這個癡孩兒，做夢也不忘記的。」便鋪好被褥，叫他跟着自己睡，又打發人到蓋州去，送信給姚家。沒有幾天，姚家夫妻一齊來了，檢了好日子做了親，便回去。

劉子固藏在箱子裏的那包兒，依舊好好的，有一盒子粉，打開來一看，變了紅泥，狠奇怪。阿繡笑着說道：「幾年前欺騙你的事體，現在纔破露。那時看你任憑我包着包兒，也不看看真假，所以拿這個來和你開玩笑。」正在說笑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掀着門簾進來，說道：「快活得這個樣子，可以謝媒人了。」劉子固一看，又是一個阿繡了；待到喚他母親來，母親和他家裏人統統跑來，沒有人能夠分別得出來的。劉子固回過頭去，兩面看着，也弄糊塗了；定着眼睛看了好半天，纔對他作一個揖謝他。那女人拿鏡子自己一照，臉兒紅着走出房去，跟出去尋，已經不見了。夫妻兩人想他的好處，替他立一個牌位在屋子裏供着。

有一天夜裏，劉子固酒吃醉了回來，房黑裏暗暗的，沒有一個人正在自己點燈，那阿繡來了；劉子固拉着他，問他：「到什麼地方去來？」他笑着說道：「酒臭氣薰着人，叫人耐不住；這樣子盤問我，

誰去偷了漢子回來嗎？」劉子固笑着，捧住他的臉兒；那女人說道：「官人看我和那狐狸姊姊誰長得好？」劉子固說道：「你勝過他。可是粗心的人，分別不出來的。」停了一回，關上房門，尋快活，停了一回，有來打房門的，那女人坐起來笑着說道：「你也是粗心的。」劉子固聽了不懂，跑去開門，那阿繡走進房來，狠詫異，纔明白方纔和他說話的是狐狸，暗地裏還聽得他的笑聲。夫妻兩人對着半空裏禱告着，求他見一見面，狐狸說道：「我不願意見阿繡。」問他：「爲什麼不另外變一張臉兒？」他說道：「我不能夠。」問他：「爲什麼緣故不能夠？」他說道：「阿繡是我的妹子，前世不幸短命死了；他活着的時候，和我跟着母親到天宮裏去，見了西王母的臉兒，心裏暗歡喜他；回到家裏，便用心學着，妹妹比我聰明，一個月工夫，連神氣也像了；我學了三年纔成功，但是到底趕不上他。現在已經隔了一世，自己想可以勝過他了，不想還是照舊一般。我感激你兩人的一番好心，所以常常來看看你，現在我暫時要回去了。」便不再說話了。

從此隔着三天五天便來一過，一切疑心不決的事體，都去問着他；遇到阿繡回娘家去的日子，他也常來留住着幾天不去。家裏的人都見他害怕，躲着；有東西不見了，他便打扮得齊齊整整，端端正正的坐着，頭上插着玳瑁簪兒，有幾寸長。喚了用人來，板着臉兒對他說道：「你偷的東西，夜裏

悄悄的去送在那地方；你若不送去，便給你頭痛得狠利害，不要懊悔來不及。」到了天亮，果然在那地方尋到了。過了三年以後，絕脚不再來，遇到不見了金銀綢緞，阿繡便學着他的打扮，拿來嚇用人，也常常有效驗的。

（註一）小郎 女人喚丈夫的兄弟，便稱小郎出

在世說裏

（註二）贗冒 贗，便是假；贗冒，便是假冒。

（註三）皮相 粗人祇知道看外面，不知裏面真

假，便叫皮相。

## 小翠

王太常，越人。總角時，晝臥榻上。忽陰晦，巨霆暴作，一物大於貓，來伏身下，展轉不離；移時晴霽，物即逕去。視之非貓，始怖，隔房呼兄，兄聞，喜曰：「弟必大貴，此狐來避雷霆劫也。」後果少年登進士，以縣令入為侍御。

生一子元豐，絕癡，十六歲不能知牝牡，因而鄉黨無與為婚。王憂之，適有婦人，率少女登門，自請為婦；視其孀，嫣然展笑，真仙品也。喜問姓名，自言：「虞氏女小翠，年二八矣。」與議聘金，曰：「是從我糠屑不得飽，一旦置身廣廈，役婢僕，厭膏粱，彼意適我，願慰矣。豈賣菜也而索直乎？」夫人悅，優厚之。

婦卽命女拜王及天人，囑曰：「此爾翁姑，奉事宜謹；我大忙，且去三數日，當復來。」王命僕馬送之，婦言：「鄉里不遠，無煩多事。」遂出門去。小翠殊不悲戀，便卽奩中翻取花樣，夫人亦愛樂之。數日，婦不至，以居里問女，女亦憨然，不能言其道路。遂治別院，使夫婦成禮。

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，共笑訕之。見女皆驚，羣議始息。女又甚慧，能窺翁姑喜怒；王公夫婦，寵惜過於常情。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，而女殊歡笑，不爲嫌。

第喜謔，刺布作圓，踢蹴爲笑。著小皮靴，蹴去數十步，給公子奔拾之；公子及婢，恆流汗相屬。一日，王偶過圓，矍然來，直中面目，女與婢俱斂迹去。公子猶踴躍奔逐之。王怒，投之以石，始伏而啼。王以狀告夫，人夫人往責女，女惟俛首微笑，以手扞牀，既退，憨跳如故。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，如鬼，夫人見之，怒甚，呼女詬罵；女倚几弄帶，不懼亦不言。夫人無奈之，因杖其子，元豐大號；女始色變，屈膝乞宥，夫人怒頓解，釋杖去。

女笑拉公子，公子入室，代撲衣上塵，拭眼淚，摩挲杖痕，餌以棗栗，公子乃收涕以忻。女闔戶，復裝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，已乃豔服，束細腰，扮虞美人，婆娑作帳下舞。或髻插雉尾，撥琵琶，丁丁纓纓，喧笑一室，日以爲常。王公以子癡，不忍過責婦，卽微聞焉，亦若置之。

同巷有王給諫者，相隔十餘戶，然素不相能。時值三年大計，吏忌公握河南道篆，思中傷之。公知其謀，憂慮無爲計。一夕早寢，女冠帶飾冢宰狀，剪素絲作濃髭，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侯，竊跨廐馬而出。戲云：『將謁王先生。』馳至給諫之門，卽又以鞭撻從人，言曰：『我謁侍御王甯謁給諫王耶？』回轡而歸。比至家門，門者誤以爲眞，奔白王公。公急起承迎，方知爲子婦之戲，怒甚。謂夫人曰：『人方蹈我之瑕，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，余禍不遠矣！』夫人怒，奔女室，詬讓之。女惟憨笑，並不置詞。撻之不忍，出之則無家，夫妻懊怨，終夜不寢。

時冢宰某公赫甚，其饑采服從，與女僞裝，無少殊別。王給諫亦誤爲眞，屢偵公門，中夜而客未出，疑冢宰與公有陰謀。次日早朝，見而問曰：『昨夜相公至君家耶？』公疑其相讖，慚顏唯唯，不甚響答。給諫愈疑，謀遂寢。由此益交驩，公探知其情，竊喜，而陰囑夫人，勸女改行，女笑應之。

逾歲，首相免，適有以私函致公者，誤投給諫。給諫大喜，先託善公者，往假萬金。公拒之，給諫自詣公所，公覓巾袍，並不可得。給諫伺候久，怒公慢，憤將行。忽見公子衰衣旒冕，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。大駭，已笑撫之，脫其服冕，襪之而去。公急出，則客去已遠。聞其故，驚顏如土，大哭曰：『此禍水也！指日

赤吾族矣！』與夫人操杖往，女已知之，闔扉任其詬厲。公怒，斧其門。女在內含笑而告：『翁無怒，有新婦在，刀鋸斧鉞，婦自受之，必不令貽害雙親。翁若此，是公欲殺婦以滅口耶？』公乃止。

給諫歸，抗疏揭王不軌，袞冕作據，上驚驗之，其旒免。乃梁黠心所製，袍則敗布黃袱也。上怒其誣，又召元豐至，見其愁狀可掬，笑曰：『此可以作天子耶？』乃下之法司。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，法司嚴詰，臧獲並言無他，惟顛婦癡兒，日事戲笑，鄰里亦無異詞。案乃定，以給諫充雲南軍。

王由是奇女，又以母久不至，意其非人，使夫人探詰之。女但笑不言。再復窮問，則掩口曰：『兒玉皇女，母不知耶？』

無何，公擢京卿，五十餘，每患無孫。女居三年，夜夜與公子異寢，似未嘗有所私。夫人昇榻去，囑公子與婦同寢。過數日，公子告母曰：『借榻去，悍不還。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，喘氣不得，又慣捏人股裏。』婢嫗無不粲然，夫人訶拍令去。

一日，女浴於室，公子見之，欲與偕，笑止之，諭使姑待。既出，乃更瀉熱湯於甕，解其袍袴，與婢扶入之。公子覺蒸悶，大呼欲出。女不聽，以衾蒙之。少時無聲，啟視已死。女坦笑不驚，曳置牀上，拭體乾潔，加複被焉。夫人聞之，哭而入，罵曰：『狂婢！何殺吾兒？』女颯然曰：『如此癡兒，不如無有！』夫人益恚，以首觸

女，婢輩爭曳勸之，方紛諜間，一婢告曰：『公子呻矣！』夫人輟涕撫之，則氣息休休，而大汗浸淫，沾浹衲褥。食頃汗已，忽開目四顧，偏視家人，似不相識，曰：『我今回憶往昔，都如夢寐，何也？』夫人以其言不癡，大異之，攜參其父，屢試之，果不癡，大喜，如獲異寶，乃還榻故處，更設衾枕以覘之。公子入室，盡遣婢去，早窺之，則榻虛設，自此癡顛皆不復作，琴瑟靜好，如形影焉。

年終，公爲給諫之黨，奏劾免官，小有望誤，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，價累千金，將出以賄當路。女愛而把玩之，失手墮碎，慚而自投，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，聞之怒，交口呵罵。女忿而出，謂公子曰：『我在汝家，所保全者，不止一瓶，何遂不少存面目？實與君言：我非人也，以母遭雷霆之劫，深受而翁庇翼，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，故以我來，報曩恩了宿願耳。身受唾罵，擢髮不足以數，所以不卽行者，五年之愛未盈，今何可以暫止乎？』盛氣而出，追之已杳，公爽然自失，而悔無及矣。

公子入室，睹其賸粉遺釵，慟哭欲死，寢食不甘，日就羸悴，公大憂，急爲膠續<sub>五</sub>以解，而公子不樂，惟求良工畫小翠像，日夜澆禱其下。

幾年，偶以故自他里歸，明月已皎，村外有公家亭園，騎馬經牆外過，聞笑聲，停轡，使廐卒捉韃，登鞍以望，則二女郎遨戲其中，雲月昏濛，不甚可辨。但聞一翠衣者曰：『婢子當逐出門！』一紅衣者曰：



「汝在吾家園亭，反逐阿誰？」翠衣人曰：「婢子不羞，不能作婦；被人驅遣，猶冒認物產耶？」紅衣者曰：「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！」聽其音，酷類小翠，疾呼之，翠衣人去，曰：「姑不與若爭，汝漢子來。」既而紅衣人來，果翠也，喜極，女令登垣，承接而下之，曰：「二年不見，瘦骨一把矣！」公子握手泣下，具道相思，女言：「妾亦知之，但無顏復見家門，今與大姊遊戲，又相邂逅，足知前因不可逃也。」請與同歸，不可，請止園中許之。

遣僕奔白夫人，夫人驚起，駕肩輿而往，啟鑰入亭，女趨下迎拜，夫人捉臂流涕，力白前過，幾不自容，曰：「若不少記榛，便請偕歸，慰我遲暮。」女峻辭不可，夫人慮野亭荒寂，謀以多人服役，女曰：「我諸人悉不願見，惟前兩婢朝夕相從，不能無眷注耳，外惟一老僕應門，餘都無所復須。」悉如其言，託公子養河園中，日共食用而已。

女每勸公子別婚，公子不從，後年餘，女眉目音聲，漸與曩異，出像質之，迥若兩人，大怪之，女曰：「視妾今日，何如疇昔矣？」公子曰：「今日美則美，然較昔則似不如。」女曰：「噫，妾老矣！」公子曰：「年二十餘歲人，何得速老？」女笑而焚圖，救之已燼。

一日，謂公子曰：「昔在家時，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，今親老君孤，妾實不能產育，恐誤君宗嗣，請

娶婦於家，旦晚奉翁姑，君往來於兩間，亦無所不便。」公子然之，納幣於鍾太史之家，吉期將至，女爲新人製衣履，齋送母所，及新人入門，則言貌舉止，與小翠無毫髮之異，大奇之，往至園亭，則女已不知所在，問婢，婢出紅巾曰：「娘子暫歸甯，留此貽公子。」展巾，則結玉玦一枚，心已知其不返，遂攜婢俱歸。雖頃刻不忘小翠，幸而對新人如覲故好焉。始悟鍾氏之姻，女預知之，故先化其貌，以慰他日之思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狐也，以無心之德，而猶思所報，而身受再造之福者，顧失聲於破甑，何其鄙哉？月缺重圓，從容而去，始知仙人之情，亦更深於流俗也。」

王太常，是紹興人，年紀小的時候，白天睡在榻上，忽然天上起了一朵雲，遮着屋子裏，黑黢黢的，響的雷打下來，有一樣東西，和貓一般大小，跑來躲在他的身體下面，轉來轉去，不走開，停了一回，天晴了，那東西便一直跑去。一看，不是貓，纔害怕起來。隔着一間屋子，喚他的哥哥來，他哥哥聽了，歡喜着說道：「弟弟一定要做大官，這是狐狸來躲避雷打的災難。」後來果然年輕的時候，中了進士，得了縣官的職銜，進京去做侍御。

養一個孩兒名叫元豐，生性十分癡，十六歲還不知道男女的分別，因爲這個，那鄰舍朋友沒有

給他說媒的。王太常心裏憂愁，齊巧有個女人，帶了一個年輕的姑娘上門來，自己情願把姑娘給他做媳婦，看看那姑娘笑嘻嘻的，真是天仙一般標緻。王太常心裏歡喜，問他的名姓，他自己說：「姓虞，女兒小翠，年紀十六歲了。」和他商量聘金，他說道：「女兒跟着我，吃龔糠也吃不飽，有一天給他住在大房子裏，使喚丫頭用人，吃着魚肉白飯，他也快活，我的心事也完了。難道是賣白菜的要討價錢的嗎？」太太聽了歡喜，好好的看待他，那女人便喚他女兒拜見王太常和太太，叮囑他說道：「這便是你的公婆，要小心服侍着，我的事體狠忙，暫時回去三兩天再來。」王太常喚用人拉一匹馬送他回去，那女人說：「家離這裏不遠，不必勞動你們費事。」便走出門去。小翠一點也不傷心捨不下，便打開箱子裏面找尋花樣，太太看了也歡喜他。過了幾天，那女人也不來，問小翠：「家住在什麼地方？」小翠也傻頭傻腦的，不能夠說出到他家裏的道路來，便收拾另外一所院子，給他兩夫妻行了禮。

那班親戚聽說檢得一個窮家姑娘做新媳婦，大家笑他，批評他，後來見了這姑娘的相貌，大家都詫異，許多人的笑話，便沒有了。這姑娘又是很聰明，能夠看得出公婆的喜怒，王太常兩夫妻寵愛他，憐惜他，比平常人過頭。可是心裏常常擔憂，怕他恨兒子有癡病，但是小翠也狠和他說笑，不嫌

惡他。

祇是歡喜鬧玩笑，縫做成一個球，踢着玩；穿一雙小皮靴，踢在幾十步路外面，哄着公子趕去拾起來。公子和他的丫頭，常常淌着汗，輪着跑來跑去。有一天，王太常偶然打他門外走過，那個球飛也似的踢出來，一直打中了他的臉兒；小翠和丫頭一齊轉身逃去，公子還是跳着追出去。王太常看了生氣，拿石塊打他，纔倒在地下哭起來。王太常把這情形去告訴太太，太太跑去責問小翠，小翠祇是低着頭，微微的笑着，拿手爬着牀沿，待太太去了，依舊玩着，跳着，拿胭脂花粉塗在公子臉上，弄得五花斑爛，和鬼一般。太太見了，氣極了，喚小翠過去罵他，小翠靠着桌子，弄着帶子，沒有害怕的樣子，也不說話。太太沒有法子說他，便拿棍子打他的兒子，元豐大哭起來，小翠纔臉上變了顏色，跪在地下求婆婆饒恕。太太的氣便立刻消滅，丟了棍子去了。

小翠笑着拉了公子，公子走進房裏，小翠替他撲去衣服上的灰塵，抹眼淚，摸摸那身上棍子打過的傷疤，給他棗子栗子吃，公子住了哭，又開心起來。小翠關上房門，又打着公子做霸王，做沙虞地方的人，自己便穿了美麗的衣服，束細腰兒，打扮做虞美人，跳來跳去，學營帳裏的跳舞。有時頭髮上插了雄雞尾巴毛，彈琵琶，丁丁東東的，滿屋子叫着笑着。天天兒玩慣了，王太常因為兒子自癡，

病也不好意思過意管束媳婦；便是稍稍聽得點兒聲響也，聽他鬧去。

同住在一條巷裏，有一個姓王做給諫官的，相隔十多間門面；但是一向彼此不合意的。這時候正遇到三年大考，官員恨王太常得做河南道台，心裏想謀害他；王太常也知道他的意思，心裏憂愁也沒有法子。有一天，夜裏他早睡了，小翠穿戴和宰相的樣兒，翦白髻兒做大鬚髯，又拿男人用的衣服，打扮兩個丫頭，做宰相家人的樣子。偷騎着馬房裏的馬，出去笑說道：『要去見王先生。』跑到給諫的門口，便又拿馬鞭打着跟人說道：『我見的是做侍御官的王家，誰去見做給諫官的王家呢？』牽轉馬頭，待到了家門口，那看門的錯認着是真的跑進去告訴王太常；王太常急急起來迎接，纔知道是兒媳婦鬧着玩笑。氣得狠，對太太說道：『別人正在那裏尋我的錯處，反拿女孩兒們玩兒的事體，走上門去給他看。我家的禍水不遠了！』太太也生氣，跑到小翠房裏責罵他。小翠祇是癡笑，並不說一句話；打他又不好意思，趕出他，他又沒有娘家。夫妻兩人怨恨，一夜不曾睡覺。這時候宰相某老，狠威風，他的儀仗衣服用人，和小翠假扮的沒有一點兒分別。王給諫官也錯認做真的，常常叫人到王太常家來打聽；到半夜裏，還不見客人出來，疑心宰相和王太常有私地裏商量的事體，第二天早晨，上朝，見了面，問道：『昨天夜裏宰相到你家裏的嗎？』王太常疑心他有意

取笑，便紅着臉應了幾聲，是沒有十分響亮的話回答他。給諫心裏越發疑心，那想謀害他的心思，便丟開從此以後，越發和王太常要好。王太常打聽出他的意思來，暗地裏歡喜，便悄悄的叮囑勸小翠改了這玩兒的事體，小翠笑着答應他。

過了一年，那宰相革去了官，恰巧有拿一封私信送給王太常的，錯送到王給諫家裏。給諫十分得意，先託一個和王太常要好的，去向他借一萬塊錢。王太常回絕他，給諫自己跑到王太常家裏，王太常聽說有客來，便尋一件布袍子找不到，給諫候了好半天，恨太常怠慢他，氣轟轟的便要回去，忽然看見公子穿着龍袍金冠，有一女人從門裏面推他出來，給諫狠詫異，停了一回，看明白了，笑着拉住他，脫下他的衣裳帽子來，包做一包兒拿去了。王太常急急跑出來，那客人去得已經遠了，聽得這情形，害怕得臉色和泥土一般，大哭着說道：「這個是禍水！不多幾天，便要殺盡我一族了！」和太太拿着棍子跑去，小翠已經知道了，關上房門聽他叫罵，王太常生氣，拿斧子來劈門，小翠在屋裏笑着說道：「公公不要生氣，有新媳婦在這裏，刀鋸斧鉞，做媳婦的自己去承當，一定不叫他拖累你兩位老的。公公這個樣子，可是要殺媳婦，滅了這張嘴嗎？」王太常聽了，便住了手。給諫回到家裏，果然上奏章，說王太常造反，拿那龍袍金冠做憑據，皇帝詫異，一看他那帽上的珠

串兒是梁蕭的心兒做的，龍袍是破布的黃包袱做的。皇帝生氣，說他錯冤枉人，又喚元豐來看他。那癡樣子，癡得利害，笑着說道：『這樣子可以做皇帝的嗎？』便送到執法官那裏。給諫又控告王太常，說他家有妖怪；那執法官狠利害的審問，太常家裏的用人，大家說沒有別的妖怪，祇有傻媳婦癡兒子，天天鬧着玩笑。那鄰舍人家，也沒有別的話，便定了罪，判王給諫充軍到雲南去。

王太常從此便疑心小翠，又看他母親許多日子不來，想他不是人，叫太太去打聽盤問他，小翠祇是笑着不說話。再三追問他，便把手遮着嘴笑着說道：『孩兒是玉皇大帝的女兒，媽媽不知道嗎？』不多幾天，王太常陞做京卿，年紀五十多歲了，常常憂愁沒有孫兒；小翠在王家住了三年，夜夜和公子分牀睡，好似不曾有過私情事體。太太把牀搬去，叮囑公子和媳婦一塊兒睡；過了幾天，公子告訴他母親說道：『你借我的牀去，硬不肯還我；小翠夜夜拿腿攔在我的肚子上，氣也喘不過來，又常常挖人的大腿裏面。』丫鬢老媽子聽了，沒有一個不發笑；太太喝着拍着，叫他回房去。有一天，小翠在房裏洗澡，公子看見了，要和他一塊洗。小翠笑着攔住他，叫他等待一回，小翠洗罷出來，便又倒熱水在盆裏，脫去他的衣褲，和丫鬢扶他到盆裏去。公子覺得蒸悶，大喊要爬出盆來；小翠不聽，拿一牀被罩住，停了一回，沒有聲息，揭開被來一看，已經死去。小翠笑着，一點兒也不着。

慌拖他攔在牀上，抹乾淨了身體，蓋上兩重被。太太聽得了，哭着進來，罵着說道：『癡了頭！怎麼弄死了我的兒子？』小翠笑嘻嘻說道：『這樣子的呆兒子，到不如沒有的好。』太太聽了越發生氣，拿頭去撞小翠，鬢們搶着拉住解勸他，正亂哄哄的時候，一個丫頭跑來說道：『公子有叫喚的聲音了。』太太去抹了眼淚，去抱着他，祇見他吁吁氣的，那汗四面淌下來，打濕了被褥。有一餐飯工夫，汗住了，忽然撐開眼睛，四面一看，一個一個看着家裏的人，好似不認識。說道：『我現回服想到從前的樣子，好像做夢一般。不知是什麼緣故？』太太聽他的話，沒有傻氣，很奇怪，拉他去見父親，再三試着他，果然不癡。狠歡喜，好似得着了沒有價錢的寶貝，便搬回牀去，放在老地方，又鋪着被褥枕頭，暗地裏看着。

公子走進房去，統統打發丫頭出去；早晨去偷看，那牀空擺着。從此那癡癩的樣子，不再發了。那夫妻兩人，安靜和好，好似身體跟着影子呢。

到年底，王太常被王給諫的同黨上奏章，說他不好，革去了官，稍稍有一點錯處，舊時有一個廣西撫台，送的白玉瓶兒，價值幾千塊錢，打算拿這個瓶出去送給當時的大官。小翠歡喜這瓶，拿在手裏看看，一不小心，失手落在地下打碎。小翠不好意思自己去告訴公婆。王太常夫妻正因為革了



官肚子裏不舒服；聽說打破了瓶，便生氣。一齊開口喝罵。小翠也生氣回出來，對公子說道：『我在你家裏，替你們保牢的不止一個瓶，怎麼便不稍稍留一點臉面。實在對你說，我不是人呢；因為母親遭雷打的難，狠受你爺爺保護，又因為我兩人有五年的前世緣份，所以叫我來報答從前的恩德了。却從前的心願罷了。我受了你家的責罵，便拿頭髮也不能夠記得清楚，所以不立刻走，是因為五年的恩愛不曾滿。現在這樣子，怎麼可以稍留一刻呢？』說着，狠生氣的出去；追出去，已經不見了。王太常肚子裏也悶悶的，好似丟了一樣東西；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。

公子走進房裏去，看見他賸下來的花粉，留下來的釵兒，狠傷心的哭得要死；睡覺吃飯都不舒服。一天一天的瘦下去。王太常狠憂愁，急急替他娶一個填房，拿來解他的心事；那公子不快活，祇尋一個好畫師，畫一張小翠的像，日日夜夜在像跟前供洒禱告。

快到兩年工夫，偶然因為事體打別地方回來，月亮光兒照得很亮，村坊外面有公家的花園，他騎着馬打牆外走過，聽得笑聲。他勒住了馬韁，叫馬夫拉住了繩子，他爬上馬鞍上去一望，祇見兩個姑娘在裏面玩兒，天上雲遮着月亮光兒，模模糊糊不狠看得清楚。祇聽得一個穿綠衣裳的說道：『丫頭，應當趕出門去！』一個穿紅衣裳的說道：『你在我家的花園裏，反要趕出什麼人？』綠衣

裳的說道：「丫頭不害臊，不會做媳婦，被人趕出來，還要冒認別人家的產業嗎？」紅衣裳的說道：「總勝過你這老丫頭沒有主顧的！」聽他說話的聲音，很像是小翠，便連連喊着，穿綠衣裳的姑娘進去說道：「暫時不和你爭論你的漢子來了。」停了一回，穿紅衣裳的走上前來，果然是小翠，快活得很，小翠叫他爬上牆去，拿東西接他下來。說道：「兩年不見，瘦得祇賸一把骨頭了。」公子拉着他的手，淌下眼淚來，細細告訴他相思得苦，小翠說道：「我也知道，祇是沒有這臉面再見家門，今天和大姊在這裏遊玩，又和你碰到了，便可知是前世注定的緣份，不能夠躲避的。」要他一塊兒回去，他不肯，便求住在花園裏，答應他。

叫用人跑回家去告訴太太。太太聽了詫異起來，帶了一肩轎子，跑去，開了鎖，走進花園去。小翠迎出來拜見，太太拉住他的臂膀，淌下眼淚來，再三說從前自己的錯處，說得自己不能夠容身。又說道：「你如一點兒不記我的錯處，請你一塊兒回家去，叫我年老人也放了心。」小翠竭力推託，不肯回去；太太怕他住在這荒野的花園裏冷靜，商量多喚幾個用人來服侍他。小翠說道：「我別的人都不願意見他，祇有從前兩個丫頭，朝朝夜夜在一塊兒，不能夠不想他；在外面祇叫一個老家，人看看門，另外都沒有什麼再要的了。」樣樣依了他的話，推說公子在花園裏養病，天天拿吃的。

用的東西去罷了。

小翠常常勸公子另外娶了一房媳婦，公子不依；後來過了一年多，小翠臉色聲音慢慢的和從前兩樣了。拿出畫的像來比一比看，顯然好似兩個人，很詫異。小翠說道：『看我現在的面貌，比從前怎麼樣呢？』公子說道：『現在標緻原標緻，但是比到從前便好似趕不上。』小翠說道：『想來我老了。』公子說道：『二十多歲的人，怎麼能夠老得這樣快？』小翠笑着，燒去那畫像，趕快搶着，已經燒完了。

有一天，對公子說道：『從前在家裏的時候，婆婆說我到老也不養兒子；現在爹娘年老，你也太孤零。我實在不能夠生養，怕耽誤了你的子孫，請你娶一房媳婦，在家裏朝晚服侍公婆，你在兩面來去，也沒有什麼不便當。』公子也道：『不錯。』便送聘禮到姓鍾的翰林家裏。好日子到快了，小翠替新娘子做衣服鞋子，打發人送到婆婆家裏；待到新娘子走進門，那說話面貌行動，和小翠沒有絲毫的兩樣。很詫異，跑到花園裏，那小翠已經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了。問丫頭，丫頭拿出一塊紅手巾來說道：『娘子暫時回娘家去，留這個東西給公子。』打開手巾，祇見掛着半圈兒的玉環一個；肚子裏已經知道他回家了，便帶着丫頭一塊兒回去。祇是時時刻刻不忘記小翠幸而見

了這新娘娘，好似見了舊時的妻子一樣。纔知道鍾家這門親事，小翠早知道的，所以預先變了這新娘娘的面貌，可以安慰他日後掛念的意思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「一個狐狸精，因爲人家無意中的恩德，便還知道報答；那自己受他救命的好處的，反因爲打破一個瓶，便破口罵人，怎麼這樣小器呢？斷絕了以後，又見面，慢慢的想法子脫身回去，纔知道仙人的用情，也格外比世上人深呢！」

(註一) 大計 計，便是查考；前朝做官的，三年一大計，有功的紀功，有過的紀過。

(註二) 虞侯 在衙門裏當差的用人，便叫做虞侯。

(註三) 赤族 前朝皇法，一個人犯了大罪，便把那人的本家，統統殺完，便叫做赤族。赤，是殺光。

(註四) 臧獲 男女用人，統喚做臧獲；有的說：蒙古人和丫頭生下來的兒子叫做臧，和平常女

人生下來的兒子，叫做獲；有的說：江北人，罵男人叫做臧，罵丫頭叫做獲；有的說：男人娶丫頭做妻子，叫做臧，女人嫁男人，叫做獲。

(註五) 膠續 膠續，是比方娶填房妻子。漢武帝的時候，西海送膠來。那膠是鸞鳥的血煎成的。——武帝有一天弓絃斷了，拿膠接上去，用了一天不會斷。武帝很歡喜，便取這膠的名兒，叫做「續絃膠」。現在都拿這名兒來比方娶填

房的。

(註六)玉玦 半個玉圈兒，叫做玦；拿玦送人，

便是和他分別，永遠不見面的意思。

### 長亭

石大璞，泰山人，好厭禳之術；有道士遇之，賞其慧，納爲弟子。啟牙籤，出二卷：上卷驅狐，下卷驅鬼，乃以下卷授之。曰：『虔奉此書，衣食佳麗，皆有之。問其姓名曰：『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。』留數日，盡傳其訣。石於是精於符籙，委贄者踵接於門。

一日，有叟來，自稱翁姓，炫陳幣帛，謂其女鬼病已殆，必求親詣。石聞病危，辭不受贄，姑與俱往。十餘里，入山村，至其家，廊屋華好，入室，見少女臥幃帳中，婢以鈎掛帳，望之年十四五許，支綴於牀，形容已槁，近臨之，忽開目云：『良醫至矣。』舉家皆喜，謂其不語已數日矣。石乃出，因詰病狀，叟言白晝見少年來，與共寢處，捉之已杳，少間復至，疑其爲鬼。石曰：『其鬼也，驅之非難，恐其是狐，則非余所敢知矣。』叟曰：『必非必非。』

石授以符，是夕宿於其家，夜分，有少年入，衣冠整肅，石疑是主人眷屬，起而問之曰：『我，鬼也，翁

家盡狐，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。鬼爲狐祟，陰隲無傷；君何必離人之緣，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豔尤絕；敬留全璧，以待高賢。彼如許字，方可爲之施治。爾時我當自去。」石諾之。

是夜，少年不至，女頓醒。天明，叟喜，以告石，請石入視。石焚舊符，乃坐診之。見繡幕有女郎，麗若天人——心知其長亭也——診已，索水灑帳，女郎急以碗水付之，蹀躞之間，意動神流，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。出辭叟，託製藥去。

數日不返，鬼益肆，除長亭外，子婦婢女，俱被淫惑。又以僕馬逆石，石託疾不赴。明日，叟自至，石故作病股狀，扶杖而出。叟拜已，問故曰：「此鏢之難也！曩夜婢子登榻，傾跌墮湯，夫人泡兩足耳。」叟問：「何久不續？」石曰：「恨不得清門如翁者。」叟默而出。石走送曰：「病瘥，當自至，無煩玉趾也。」

又數日，叟復來，石跛而見之，叟慰問三數語，使曰：「頃與荆人言，君如驅鬼去，使舉家安枕，小女長亭年十七矣，願遣奉事君子。」石喜，頓首於地，乃謂叟：「雅意若此，病軀何敢復愛矣？」立刻出門，並騎而去。入視祟者，既舉，石恐背約，請與媪盟。媪遽出曰：「先生何見疑也？」卽以長亭所插金簪，授石爲信。石朝拜之，已乃徧集家人，悉爲祓除。惟長亭深匿無迹，遂寫一佩符，使人持贈之。是夜寂然，鬼影盡滅。惟紅亭呻吟未已，投以法水，所患若失。

石欲辭去，叟挽止，殷懇。至晚，肴核羅列，勸酬殊切。漏三下，主人乃辭客去。石方就枕，聞叩扉甚急，起視，則長亭掩入，辭氣倉皇，言：「吾家欲以白刃相仇，可急遁？」言已，逕反身去。石戰懼無色，越垣急竄。遙見火光，疾奔而往，則里人夜獵也。喜待獵畢，乃與俱歸。心懷怨憤，無計可伸，思欲之汴，尋赤城而家有老父，病廢已久，日夜籌思，莫決進止。

忽一日，雙輿至門，則翁媪送長亭至。謂石曰：「曩夜之歸，胡再不謀？」石見長亭怨恨都消，故亦隱而不發。媪促兩人庭拜訖，石將設筵辭曰：「我非閒人，不能坐享甘旨。我家老子昏髦，倘有不悉，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，爲幸多矣！」登車遂去。蓋殺壻之謀，媪不之聞，及追之不得而返，媪始知之。頗不能平，與叟日相詬詈，長亭亦飲泣不食。媪強送女來，非翁意也。長亭入門，詰之，始知其故。

過兩三月，翁家趣女歸甯，石料其不返，禁止之。自此時一涕零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名慧兒，買乳媪哺之。然兒善啼，夜必歸母。一日，翁家又以輿來，言媪思女甚，長亭益悲，石不忍復留之。欲抱子去，石不可。長亭乃自歸。別時，以一月爲期。旣而半載無耗，遣人往探之，則向所僦宅久空。又二年餘，想望都絕，而兒啼終夜，寸心如割。

旣而石父病卒，倍益哀傷，因而病懣，苦次彌留，不能受賓朋之吊。方昏憤間，忽聞婦人哭入，視之，

則縗經者，長亭也。石大悲，一慟遂絕。婢驚呼，女始輟泣。擗之良久，始漸甦，自疑已死，謂相聚於冥中。女曰：『非也，妾不孝，不能得嚴父心，尼歸三載，誠所負心。適家由東海經此，得翁凶問，妾遵嚴命而絕。兒女之情，不敢循亂命，而失翁媳之禮。妾來時，母知而父不知也。』言間，兒投懷中，言已始撫之，泣曰：『我有父，兒無母矣！』兒亦噉陶，一室掩泣。女起經理家政，柩前，牲盛潔備，石乃大慰，而病久，急切不能起。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，喪既閉，石始杖而能起，相與營謀齋葬已。女欲辭歸，以受背父之譴，夫挽兒號，隱忍而止。未幾，有人來告母病，乃謂石曰：『妾爲父來，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？』石許之。女使乳媪抱兒他適，涕洟出門而去。去後數年不返，石父子漸亦忘之。

一日，味爽，啟扉，則長亭飄忽而入。石方駭問，女戚然坐榻上，嘆曰：『生長閨闈，視一里爲遙，今一日夜而奔千里，殆矣！』細詰之，女欲言復止，請之不已，哭曰：『今爲君言，恐妾之所悲，而君之所快也。邇年徙居晉界，僦居趙縉紳之第，主客交最善，以紅亭妻其公子。公子素逋蕩，家庭頗不相安，妹歸告父，父留之，半年不令還。公子忿恨，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，遣神綰鎖，縛老父去，一門大駭，頃刻四散矣。』石聞之，笑不自禁。女怒曰：『彼雖不仁，妾之父也，妾與君琴瑟數年，止有相好而無相尤。今日人亡家敗，百口流離，卽不爲父傷，甯不爲妾弔乎？聞之怵舞，女無片語相慰藉，何不義也！』拂袖而出，石追



謝之，亦已渺矣。悵然自悔，拌已決絕。

過二三日，媪與女俱來。石喜慰問，母女俱伏地。驚而詢之，母子俱哭。女曰：「妾負氣而去，今不能自堅，又欲求人，復何顏矣？」石曰：「岳固非人，母之惠卿之情，所不忘也。然聞禍而樂，亦猶人情，卿何不能暫忍？」女曰：「頃於途中遇母，始知繫吾父者，蓋君師也。」石曰：「果爾，亦大易。然翁不歸，則卿之父子離散，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。」媪矢以自明。女亦誓以相報。

石乃即刻治任如汴，詢至元帝觀，則赤城歸未久，入而參之，便問：「何來？」石視廚下一老狐，扎前股而繫之，笑曰：「弟子之來，爲此老魅。」赤城詰之，曰：「是吾岳也。」因以實告。道士謂其狡詐，不肯輕釋，固請，乃許之。石因備述其詐，狐聞之，塞身入竈，似有慚狀。道士笑曰：「彼羞惡之心，未盡忘也。」石起，牽之而去，以刀斷索，抽之，狐痛極，齒齧齧然。石不遽抽，而頓挫之，笑問曰：「翁痛之，勿抽可耶？」狐睛睽烟，似有慍色。既釋，搖尾出觀而去。石辭歸。

三日前，已有人報叟信。媪先去，留女待石。石至，女逆而伏。石挽之，曰：「卿如不忘琴瑟之情，不在感激也。」女曰：「今復遷故居矣，村舍鄰邇，音問可以不梗。妾欲歸省，三日可旋。君信之否？」曰：「兒生而無母，未便殤折。我日日鰥居，習已成慣。今不似趙公子，而反德報之，所以爲卿者盡矣。如其不還，

在卿爲負義。道里雖近，當亦復不過問。何不信之與有？

女次日去，二日卽返，問：「何速？」曰：「父以君在汴，曾相戲弄，未能忘懷，言之絮絮，妾不欲復聞，故早來也。」——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，而翁婿間，尙不通慶弔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狐情反覆，譎詐已甚，悔婚之事，兩女而一轍，詭可知矣。然要而婚之，是啓其悔者，已在初也。且婿旣愛女，而救其父，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，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，何怪其沒齒不忘也？天下有冰玉不相能者，類如此。」

石大璞是泰山地方的人，歡喜符咒的事體，有一個道士，遇到他，稱讚他聰明，收他做徒弟。打開書架子，拿出兩卷書來，上一卷是趕狐狸，下一卷是趕鬼的，便把下一卷教授他，說道：「用心讀這個書穿的，吃的，美人兒，統統有了。」問他的名姓，說道：「我是汴梁城北村元帝觀裏的王赤城，便是。」留他往下幾天，統統擊祕訣教給他，石大璞從此便很能做畫符念咒的事體，擊錢來拜他做先生的，腳跡擠滿了門口。

有一天，有一個老頭兒走來，自己說姓翁，拿銀錢綢緞擱在桌上，說他的女兒害鬼病，已經很凶險，一定要他親自跑去。石大璞聽說病得利害，謝去他，不收他的錢，姑且和他一塊兒跑去。走了十多

里路，走進一個山村裏，到了他家裏，那房屋造得華麗整齊，走進屋子去，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，睡在紗帳裏，丫頭拿鉤子掛起帳子，望去年紀十四五歲，氣息細弱，睡在牀上，那身體臉兒瘦得不像樣兒。走近去一看，那病人忽然撐開眼睛說道：『好醫生來了！』一家人聽了都歡喜，說他：『不說話已經幾天了。』石大璞便回出房來，因問他的病情，老頭兒說道：『白天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走來，和他一塊兒睡覺住着，上前去捉他，已經不見了，停了一回，又跑來，疑心他是個鬼。』石大璞說道：『他若是個鬼，要趕走他，卻不難，怕他是個狐狸，那便不是我的力量能夠趕去他的了。』老頭兒說道：『一定不是，一定不是。』

石大璞給他一道符，這一天夜裏，睡在他家裏，到半夜裏，有一個年輕的男人進來，衣裳帽子穿戴得狠整齊。石大璞疑心是主人家裏的人，坐起身來問他，他說道：『我是一個鬼，老頭兒家裏是狐狸，偶然看上了他的女兒紅亭，暫時在這裏住幾天。鬼在狐狸家作怪，不壞陰騭的，你爲什麼定要離開人家的緣份來保護他？那姑娘的姊姊，名叫長亭，長得格外標緻，我留下他完全的身體，等你來享用；他若答應把長亭許配你，纔可以給他醫治。到那個時候，我便自己走開。』石大璞答應他。這一天夜裏，那年輕的男人不來，那姑娘頓時清醒過來，到天明，老頭兒狠歡喜，跑來告訴石大璞。

請大璞進去看看。石大璞燒去了昨天的符，便坐着把他的脈；看見繡花門簾裏有一個姑娘，標緻得和天仙一般，心裏知道這個便是長亭。脈把完了，要清水噴牀帳，那姑娘急急拿一盃水遞給他；走來走去的時候，他心也動了，魂靈兒也飛去了。石大璞這時候，心實在不在趕鬼的事體上了，出來對老頭兒告辭，推託回家配藥去。

幾天不到他家，那鬼越發鬧得利害；除出長亭以外，那兒子媳婦丫頭，統統被他糟蹋。又叫用人牽了馬去迎接石大璞，石大璞推託害病不去；明天老頭兒自己跑來，石大璞故意做出腿痛的樣子來，扶着拐杖出去。老頭兒拜過了，問他腿痛的原因，他說道：「這個是做繆夫的苦處。前天夜裏丫頭爬上牀來，一交跌翻，打落了湯婆子，泡壞了兩隻腳罷了。」老頭兒問他：「爲什麼許多日子不討一個填房？」石大璞說道：「恨找不到一家好人家和老伯一般的。」老頭兒聽了不做一聲，退出去。石大璞送出去，說道：「病好以後，我便自己到府上來，不用勞駕。」

又過了幾天，老頭兒又來了；石大璞躑着腳出去，見了老頭子，問候着說了三兩句話，便說道：「現在和我的妻子商量，你如能趕鬼去，使我全家平安；我的女兒名叫長亭，年紀十七歲了，情願把他嫁給你。」石大璞聽了歡喜，爬在地下叩頭，便對老頭兒說道：「你這樣好意思待我，我這有病的

身體，怎麼還敢再自己愛惜呢？」立刻走出門，一塊兒騎着馬去。走進去看那被鬼害過的，看完了，石大璞怕他失信，請和老太婆說定。老太婆立刻走出來說道：「先生爲什麼疑心？」說着，便把長亭頭上插的金簪拔下來，交給石大璞，算是憑據。石大璞對他拜過了，停了一回，便喚齊家裏的人，一個一個替他做過法事；祇有長亭躲在裏面，找他不到，便畫一道掛在身上的符，叫人拿給他。這一天夜裏，狠安靜，鬼的影子統統不見了。祇有紅亭叫喊着不住嘴，給他一盆法水，那病好似不見一般。

石大璞要告辭回來，老頭兒拉他住下，神氣狠誠心；到夜裏，擺上許多酒菜，勸他吃酒，很客氣。打過三更，主人便辭別了客人進去；石大璞正上牀去睡，聽得打門的聲音很急，起來開門一看，祇見長亭推着門進來；看他說話神氣很驚慌，說：「我家要拿刀來殺你，趕快逃去！」說完，便轉身走去。石大璞害怕得身體發抖，臉上失了顏色，跳過牆急急逃去；遠遠看見火光，飛也似的向前跑去，便是鄰舍人家夜裏打獵的。大璞心裏放心，等他們打獵完了，便和他一塊兒回去；心裏藏着一肚子的怨恨，沒有法子可以出這口氣。想要到汴梁去尋王赤城，但是家裏有年老的父親，害癱瘓的病已經多年了，日日夜夜想法子，打不定主意去不去。

忽然有一天，有兩肩轎子，停在門口；那老頭兒和老太婆送長亭來，對石大璞說道：『那天夜裏回家去，怎麼不說一聲兒？』石大璞見了長亭，怨恨都銷去了，便也耐着氣不發作；老太婆催兩人在院子裏拜過堂，石大璞預備擺酒，便告辭着說道：『我不是空閒的人，不能夠安享你的好酒菜。我家老頭兒太糊塗，如有不舒服的地方，郎君肯看在長亭臉上想一想，老身已經是有幸多多的了。』說着上車便去。原來謀殺女婿的計策，老太婆不知道的；待到追不着回家來，老太婆纔知道，狠不服氣，和老頭兒大大吵鬧，長亭也暗暗的哭着不吃飯。老太婆硬逼着送女兒來，不是老頭兒情願的。長亭進了門，問他，纔知道他這一番情形。

過了兩三個月，老頭兒家裏來催長亭回娘家去；石大璞料定了他去了不回來的，攔住他；從此常常想起家來，吊幾點眼淚。一年多，養下一個孩兒，名叫慧兒，僱一個奶媽子給他吃奶，但是這孩子愛哭。到夜裏，一定要到娘這裏來。有一天，老頭兒家裏又打發轎子來，說：『老太婆想女兒，狠利害。』長亭聽了，越發傷心，石大璞不忍心再攔住他，要抱着孩手一塊兒去；石大璞不肯，長亭便獨自回去。臨走的時候，說定去一個月回來；後來過了半年，沒有信息，叫人去打聽，從前他住的屋子，已經空着長久。又過了兩年多，他想望都斷了；那孩兒一夜哭到天亮，心裏和刀割一般。

過了幾天，石大璞的父親害病死了，心裏越發傷心，因此也害病狠利害。在孝幃裏病得快死去，不能夠迎接客人朋友來弔孝的。正昏沉的時候，忽然聽得一個女人哭着進來，一看，那披麻帶孝的是長亭石大璞看了，狠傷心，一哭便斷了氣，丫頭驚慌着叫喊起來，長亭纔住了哭，摸着他好半天，纔慢慢的醒來。自己疑心已經死了，認做是在陰世裏見面。長亭說道：『不是在陰世裏，我不孝順，不能夠叫父親歡喜，攔住我不放我回來；三年工夫，實在是沒有良心。現在碰巧全家人從東海來，經過這裏，得到公公的死信，我聽了父親的話，斷絕兒女的私情，不敢聽了父親的糊塗主意，便失了翁媳的規矩。我來的時候，母親知道，那父親却不曾知道。』說話的時候，那慧兒撲向懷裏來，話說完，纔去摸着他，哭着說道：『我有了父親，孩兒便沒有母親了！』慧兒也放聲大哭，一屋子人抹着眼淚，長亭起身去照料家裏的事體，棺材跟前供着魚肉，又乾淨又完備。石大璞便很放心，可是病得日子多了，一時裏不能夠好，長亭便去請了石大璞的姑表哥哥來，接待弔孝的客人。喪事完了，石大璞纔能夠拄着拐杖起來，幫着照料祭奠落葬的事體過了，長亭要告辭回去，去領受違背父親的罪。丈夫拉住他，孩兒哭着，他祇得耐着住下，不多幾天，有人來告訴他父親生病，便對石大璞說道：『我爲了你父親跑來，你不爲我的母親放我回家去嗎？』石大璞許他回去，長亭叫奶媽

子抱着孩兒避開到別處去，淌着眼淚走出門去；去了以後，幾年不回家來。石大璞父子兩人，慢慢的也忘懷了。

有一天，天纔亮，去開着門，那長亭忽然跑進來。石大璞正詫異問他，長亭縐着眉心，坐在牀沿上，嘆着氣說道：『從小守在閨房裏，看一里路已經算遠了；現在一天一夜跑了一千里路，累死人了！』再三問他，長亭要說，又不說；追問他不住口，哭着說道：『現在我對你說，怕我傷心的事體，便是你的快活事體。近來幾年，搬住在山西地界，借住在一家姓趙的紳士人家的屋子裏，房東房客交情很好，把紅亭配給他的公子。那公子一向放蕩，在家裏很不平靜；妹妹回來，告訴我父親父親便留住妹妹，半年工夫，不放他回去。公子生氣，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請得一個壞人來，打發神道拿了繩索鎖拷，綁了我父親去；一家人很驚慌，一刻兒工夫，四面逃散了。』石大璞聽了這個話，笑得自己耐不住；長亭生氣說道：『他雖說不好，卻是我的父親，我和你夫妻幾年，祇有大家要好，沒有大家怨恨的。現在我家破人亡，一百多個人，四面流落，便是不替我父親傷心，難道不替我可憐嗎？聽了我的話，便快活得跳起來，又沒有半句說話勸解我，怎麼這般沒有義氣。』說着，一摔手走出門去。石大璞追上去，自己認錯，也已經不見了。心裏悶悶的自己懊悔着，拚着從此斷絕了。



過了兩三天，老太婆和女兒一塊兒走來，石大璞一肚子高興。上前去勸，問他母女兩人，都爬在地上，看着詫異，問他：『做什麼？』母女兩人，都哭起來。長亭說道：『我生氣走出去，現在不能夠自己硬到底，又要來求人，還有什麼臉面呢？』石大璞說道：『丈人原沒有人心，母親的好意，你的情分，是不忘記的；但是聽得你父親遭了難，心裏快活，也是人情一定的。你怎麼不肯稍稍忍耐着？』長亭說道：『現在在路上遇到母親，纔知道網綁我父親去的，原是你的師父。』石大璞說道：『果然是我的師父，也很容易；但是老丈不回家，便是你的父女離散，怕老丈一回家，便使你的丈夫哭，孩兒傷心了！』老太婆便罰咒，自己說明，不帶女兒回去；長亭也罰咒，拿好心報答他。

石大璞便立刻收拾行李，到汴梁去問到元帝觀裏，那王赤城回來得不久，進去拜見，便問他：『爲什麼事體來？』石大璞看見廚房裏一隻老狐狸，穿着前面的腿肉，吊着，便笑笑說道：『徒弟的來，爲這個老妖怪。』赤城問他，他說道：『是我的丈人。』便把實在情形告訴他。道士說道：『老狐狸狡猾得很。』不肯輕易解放他，再三求他，便允許了。石大璞也細細的說他欺騙人的事體，那狐狸聽了，把身體攢進灶肚子裏去，好似有不好意思的神氣。道士笑着說道：『他害臊的心思，不會統統忘記呢！』石大璞站起來，牽着他出去，拿刀割斷了繩索，抽動他，狐狸痛得利害，牙齒一齊露

出來。石大璞不肯快抽，故意慢慢的抽一抽，停一停，笑着問道：「老丈若是怕痛，便不抽可好嗎？」狐狸眼光一亮一亮的，好似有生氣的樣子，待到繩子放去，搖着尾巴，走出觀外去了。石大璞告辭回去。

在三天以前，已經有人去通報老頭兒的信息，老太婆先回去，留下長亭待石大璞回來。石大璞到了家裏，長亭迎接出去，爬在地下，石大璞拉着他說道：「你如不忘記夫妻的交情，不在乎感激上面的。」長亭說道：「現在又搬在舊時的地方了，在村坊隔壁，離得很近，信息可以不斷；我要回家去看看爺娘，三天便可以回來。你可能相信我嗎？」石大璞說道：「小孩兒養下來，便沒有娘。不見得便短命死去；我天天一個人住着，已經成了習慣。現在我不肯學着趙家公子的樣子，便反拿好心報他；在你面上的情分，已經一分用足了。如你不回家來，在你可算得負義；路雖隔得近，便也不再來查問你，有什麼不相信和相信呢？」

長亭第二天跑去，兩天便回來，問他：「爲什麼來得這樣快？」他說道：「父親因爲你在汴梁的時候，曾經和他鬧玩笑，肚子裏不忘記，說個不休；我不要再聽他說，所以早早回來了。」從此女眷們來來去去不斷，那丈人女婿兩面還不通來往呢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狐狸生性反覆，狡猾已經很利害；賴婚的事體，兩個女兒一個法子，他的刁滑也可以知道了。但是借別的事體硬要求婚，是開了他賴婚的路，已經早有這意思了；況且女婿既然歡喜女兒，便救他的父親，祇應該忘記從前的怨恨，拿好心去感化他。如今又在危急的時候，和他開玩笑，怎麼能怪他到死也不忘記這個恨事呢？天下有丈人女婿不和睦的，大概像他一樣。』

(註一)符籙 便是道士的畫符念咒；那書一共  
有十七部，一百零三卷。

(註二)湯夫人 湯夫人，便是湯婆子。冷天暖脚的熱水壺。

(註三)外兄 外兄姑母的兒子，便喚做外兄。

## 小梅

(註四)冰玉 故時有一個衛玠和他的丈人樂廣都有名氣，有學問的。別人稱讚他：丈人好似冰一般清，女婿好如玉一般潤。後來稱丈人女婿，便喚做冰玉。

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；偶游江浙，見媪哭於途，詰之言：『先夫止遺一子，今犯死刑，誰有能出之者？』王素慷慨，詰其姓名，出囊中金，爲之幹旋，竟釋其罪。其人出，聞王之救己也，而茫然不解其故，訪

詣旅邸，感泣謝問。王言：『無他，卽憐汝老母耳！』其人大駭，自言母故已久，王亦異之。

抵暮，媪來申謝，王咎其謬，誣媪曰：『實相告，我東山老狐也。二十年前，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，故不忍其鬼之餒也。』王悚然起敬，再欲詰之，已失所在。

先是，王妻賢好佛，不茹葷酒，治潔室，懸觀音像，以無子嗣，日日焚禱其中，而神又最靈，輒示夢，教人趨避，以故家中事，皆取決焉。後有疾，綦篤，移榻其中，又別設錦裯於內室，而扃其戶，若有所伺。王以爲惑，而以其疾勢昏瞶，不忍傷之。臨病二年，惡罵常屏人獨寢，潛聽之，似與人語，啟門視則寂然矣。病中無所慮，有女子十四歲，惟日催治裝遣嫁，旣醮，呼王至榻前，執手曰：『今訣矣！初病時，菩薩告我，命當速死，念不了者，幼女未嫁，因賜少藥，俾延息以待去歲，菩薩將回南海，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，今將死，薄命人又無所出，保兒妾所憐愛，恐娶妒婦，令其子母失所。小梅姿容秀美，又溫淑，卽以爲繼室可也。』

蓋王有一妾，生一子，名保兒，王以其言荒唐，曰：『卿素敬者神，今出此言，不己褻乎？』答云：『小梅事我年餘，相忘形骸，我已婉求之矣。』問：『小梅何處？』曰：『室中非耶。』方欲再詰，闔眼已逝。王夜守靈幃，聞室中隱隱啜泣，大駭，疑爲鬼，喚諸婢妾，啓鑰視之，則二八麗者，縷服在室，衆以爲神，共羅拜。

之。女歛涕扶掖。王凝注之，俛首而已。王曰：『如果亡室之言非妄，請卽上堂，受兒女朝謁。如其不可，僕亦不敢妄想，以取罪過。』女靦然出，竟登北堂。王使婢爲設席南嚮。王先拜，女亦答拜。下而長幼卑賤，以次伏叩。女莊容坐受，惟妾至，則挽之。

自夫人臥病，婢惰奴偷，家久替，衆參已，肅肅列侍。女曰：『我感夫人誠意，羈留人間，又以大事相委，汝輩宜各洗心，爲主效力。從前愆尤，悉不校計，不然，莫謂室無人也。』共視座上，真如懸觀音圖像，時被微風吹動者，聞言悚懼，闕然並諾。

女乃排撥喪務，一切井井，由是大小無敢懈者。女終日經紀內外，王將有作，亦稟白而行。然雖一夕數見，並不交一私語。旣殯，王欲申前約，不敢徑告，囑妾微示意。女曰：『妾受夫人諄囑，義不辭容，但匹配大禮，不得草草。年伯黃先生，位尊德重，求使主秦晉之盟，則惟盟是聽。』時沂水黃太僕，致仕閒居於王爲父執，往來最善。王卽親詣以實告，黃奇之，卽與同來。聞女，卽出展拜。黃一見，驚爲天人，遂謝不敢當禮。旣而助妝優厚，成禮乃去。女餽遺枕履，若奉舅姑，由此交益親。

合卺後，王終以神故，褻中帶肅。時研詰菩薩起居，女笑曰：『君亦太愚！焉有正直之神，而下婚塵世者？』王力審所自，女曰：『不必窮研，旣以爲神，朝夕供養，自無殃咎。女御下常寬，非笑不語，然婢漸

戲狎時，遙見之，則默默無聲。女笑諭曰：「豈爾輩尙以我爲神也耶？我何神哉？實爲夫人姨妹，少相交好，姊病見思，因使南村王姥招我來。第以日近姊夫，有男女之嫌，故託爲神道，閉內室中。其實何神？」衆猶不深信，而日侍其傍，見其舉動，不少異於常人，浮言漸息。然卽頑鈍之婢，王素撻楚，緊不能化者，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，皆云：「並不自知，實非畏之，但睹其貌，則心自柔，故不忍拂其意耳。」以此百廢具舉，數年中，田地連阡，倉廩萬石矣。

又數年，妾產一女，女舉一子，子生，右臂有朱點，因字小紅。彌月，女使王盛筵，招黃黃賀儀豐渥，但辭以耄，不能遠涉。女遣兩媪，強邀以黃，始至，抱兒出，袒其右臂，以示命名之意。又再三問其吉凶，黃笑曰：「此喜紅也，可增一字，名喜紅。」女大悅，更出展叩。是日，鼓樂充庭，貴戚如市，黃留三日始去。

忽門外有輿馬來，迎女歸甯。向十餘年，並無瓜葛，共議之，而女若不聞。理妝竟，抱子於懷，要王相送。王從之，至二三十里許，寂無行人。女停輿，呼王下騎，屏人與語，曰：「王郎王郎，會短離長，謂可悲否？」驚聞其故，女曰：「君以妾何人也？」答以不知。女曰：「江南拯一死罪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哭於路者，吾母也，感義而思所報，乃因夫人好佛，附爲神道，實將以妾報君也。今幸生此襁褓物，此願以慰。妾視君晦運將來，此兒在家，恐不能育，故借歸甯，解兒厄難。君記取家有死口時，當於晨雞初唱時，

詣西河柳堤上，見有挑葵花燈來者，遮道苦求，可免災難。王諾之，因訊歸期。女云：『不可預定，要當牢記吾言，後會亦不遠也。』臨別，執手愴然交涕。俄登輿，疾若風，王望之不見，始返。

經六七年，絕無音問。忽四鄉瘟疫流行，死者甚衆。一婢病三日死，王念曩囑，頗以關心。是日與客飲，大醉而睡。既醒，聞雞鳴，急起至堤頭，見燈火烟爍，適已過去。急追之，止隔百步許，益追益遠，漸不可見，懊恨而返。

數日暴病，尋卒。王族多無賴，共憑陵其孤寡，田禾樹木，公然伐取，家日陵替。踰歲，保兒又殤，一家更無所主，族人益橫，割裂田產，廊中牛馬俱空。又欲瓜分第宅，以妾居故，遂將數人來，強奪鬻之。妾戀幼女，母子環泣，慘動鄰里。

方危難間，俄聞門外有肩輿，入共視之，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。四顧人紛如市，問：『此何人？』妾哭訴其由。女顏色慘變，便喚從來僕役，關門下鎗，衆欲抗拒，而手中若痿。女令一一受縛，繫諸廊柱，日與薄粥三甌，卽遣老僕奔告黃公，然後入堂哀泣。泣已，謂妾曰：『此天數也！已期前月來，適以母病耽延，遂至於今。不謂轉盼間，已成邱墟。』問舊時婢媼，則皆被族人掠去，又益歛歔。越日，婢僕聞女至，悉自遁歸，相見無不流涕。所熟族人，共譟兒非慕貞遺體，女亦不置辯。

既而黃公至，女引兒出迎，黃握兒臂，便將右袂，見朱記宛然，因袒示衆人，以證其確，乃細審失物，登簿記名，親詣邑令，令拘無賴輩，各笞四十，枷禁嚴追。不數日，田地馬牛，並歸故主。黃將歸，女引兒泣拜曰：『妾非世間人，叔父所知也。今以此子委叔父矣。』黃曰：『老夫一息尚存，無不爲區處。』黃去，女盤查就緒，託兒於妾，乃具饌爲夫祭掃，半日不返。視之，則杯饌猶存，而人杳矣。

異吏氏曰：『不絕人嗣者，人亦不絕其嗣。此人也，而實天也。至座有良朋，車裘可共，迨宿莽既滋，妻子凌夷，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。死友而不忍忘，感恩而思所報，獨何人哉？狐乎，尙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。』

蒙陰地方王慕貞，是大人家的兒子，偶然到江浙地方去遊玩，看見一個老太婆，在路上哭。問他：『爲什麼哭？』他說：『我死去的丈夫，祇留下一個兒子，現在犯了死罪，什麼人能夠救他出來的？』王一向是有義氣的，問明了他的名姓，拿出袋子裏的錢來，替他照料，竟赦了他的罪。那人出了牢監，聽說是王慕貞救他的，可是心裏糊糊塗塗，不懂裏面的緣故。尋到客店裏，感激得哭下來謝他。問他爲什麼救他出來，王說：『沒有別的意思，便是可憐你年老的娘罷了。』那個人聽了，很詫異，自說娘死去已經多年了，王慕貞聽了也奇怪。



到了夜裏，老太婆跑來道謝。王慕貞怪他說誑，老太婆說道：『老實告訴你，我是東山的老狐狸，二十年前曾經和這孩兒的父親有一夜的親熱，所以不忍心看他做了鬼餓死。』王慕貞心裏很感動，敬重他，更要問他，已經不見了。

從前王慕貞的妻子賢惠，又歡喜敬重菩薩，不吃葷酒，收拾一間乾淨房子，掛一張觀音菩薩的像。因為沒有兒子，天天在屋子裏燒香禱告，那菩薩又很靈，常常託夢教人走避。因為這個家裏的事體，都去問菩薩，後來他妻子害病很利害，把牀搬進屋子裏去，又另外鋪一牀繡花被褥，在裏面屋子裏，又鎖上房門，好似等着什麼。王慕貞說他妻子被菩薩迷住了，又看他病得糊塗，也不忍心去違拗他。病了兩年工夫，怕熱鬧，常常推人出去，獨自一人睡着，去偷聽着他，好似和人在那裏說話。打開門一看，便靜悄悄的，沒有聲響了。在害病的時候，沒有別樣心事，有一個女孩兒，十四歲了，祇是天天催着辦嫁裝嫁出去。嫁過了，喚王慕貞到牀前，拉着手說道：『現在分別了，纔病的時候，菩薩告訴我，命裏應當快死，我想不放心小女兒，不會出嫁，便給我一點點藥，使我吊着一口氣挨着。舊年菩薩臨走回南海的時候，留下他案前的侍女，名叫小梅的，給我服侍，現在快要死了，薄命人又沒有養下孩兒，保兒是我歡喜的，怕討了小器的女人，叫他娘兒子兩人沒好地方住。小梅臉兒

標緻，又和氣，便娶他做塾房，便了。

原來王慕貞有一個小老婆，養一個孩子，名叫保兒。王慕貞聽他說話荒唐，說道：「你一向是敬重菩薩的，現在說出這樣話來，可不是已經得罪了菩薩嗎？」他回答說道：「小梅服侍我一年多，大家也忘記了出身，我已經再三求他了。」問他：「小梅在什麼地方？」他說道：「屋子裏的不是嗎？」正要再問，閉着眼睛已經死了。王慕貞夜裏守着靈幃，聽得屋子裏輕輕的有人哭着，很詫異，疑心是鬼，喚那班丫頭小老婆起來，開着鎖一看，祇看見一個十六歲的美人兒，穿着素衣服，在屋子裏。大家認做是菩薩，一塊兒圍著拜他；那女人抹著眼淚，攙扶衆人。王慕貞呆呆的對他看着，他低着頭不做一聲。王慕貞說道：「若是死去的妻子的說話是不錯的，便請你走到廳上去受兒女拜見。若說不可以，我也不敢亂想，自受罪過。」那姑娘紅着臉，竟走出房去，走上北面的大廳。王慕貞叫丫頭替他擺一個朝南的坐位，王慕貞先對他拜了，那姑娘也回拜。以下長輩小輩底下人，挨着先後爬在地下叩頭；那姑娘板着臉兒坐着受拜，祇有小老婆來拜，便拉住他。自從太太睡在牀上害病，丫頭用人偷懶，家裏的事體，也許久沒人管了；大家拜完了，恭恭敬敬的傍站着。那姑娘說道：「我感激太太的真心，留住在人世上，又拿大事體託付我，你們應該各自

放出良心來替主人出力。從前的錯處，統統不計較。不然，不要說屋子裏沒有人！」大家看這座位上坐着的，真好似掛着觀音菩薩的像，時時被輕輕的風吹動一般的；聽了他的話，大家心裏害怕，一齊開口答應着。

小梅便照料喪事，樣樣事體清清楚楚；從此大大小小的人，沒有敢偷懶的。小梅天到夜照料裏外的事體，王慕貞要做什麼事體，也告訴了他纔做；但雖是一夜工夫見幾回面，並不談一句私下話。待埋葬過了，王慕貞要做從前說定的事體，不敢當面對他說；叮囑小老婆，稍稍告訴他這個意思。小梅說道：「我受了太太再三託付，在良心上說來，也不能夠推辭；但是夫妻的大禮，不能夠潦潦草草，同年的大伯黃先生，輩份又高，又有規矩，求他做我們夫妻的媒人，那便依他的話。」這時候泝水地方的黃太僕，不做官了，閒住在家裏，對王慕貞是父親的朋友，大家往來很要好的。王慕貞便親自跑去，把這事體的實在情形告訴他。黃太僕聽了很奇怪，便和王慕貞回到家裏。小梅聽得便出來拜見，黃一看見詫異，認做是天仙，謙虛不敢當他的拜。停了一回，送一封禮，送得很重，看着行過了禮，便去；小梅回送韞頭鞋子，好似孝敬公婆一般，從此交情越發親熱。拜過堂以後，王慕貞到底因為菩薩的緣故，親熱裏面帶幾分害怕，常常細細的問他菩薩的情形，

小梅笑着說道：『你也太笨了！那裏有真正的菩薩降下來和世上人結親的！』王慕貞再三追問他：『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』小梅說道：『不必查問，既認做是菩薩，早早夜夜供養，自然沒有禍水！』小梅待底下人總是寬的，不是笑不說話的，但是丫頭慢慢的有玩笑的時候，遠遠的看見小梅，便靜悄悄的一點兒沒有聲響了。小梅笑着對他說道：『難道你們還認我是菩薩嗎？我是什麼菩薩呢，實在是太太的姨妹子；從小大家要好，姊姊害病的時候，想着我，便託南村的王老太婆喚我來。祇因為天天和姨夫在一塊兒，有男女的嫌疑，所以推說是菩薩，關在裏面屋子裏；其實是什麼菩薩。』大家還不很相信，但是天天站在他身傍，看他的舉動，沒有一點和平常人兩樣的地方，謠言慢慢的沒有了。但便是粗笨的丫頭，王慕貞一向打不好的，小梅一句說話，沒有的肯聽話的。都說道：『自己並不知道，實在不是害怕他；祇看見他的臉兒，那心裏自然軟下去。所以不忍心拗他的意思。因為這個。』種種攔起的事體，都做好了；幾年裏面，田地接連連，米倉裏堆着一萬石米了。又過了幾年，小老婆養了一個女孩兒，小梅養了一個男孩兒；孩子養下來，右面臂膀上有一點紅點，便取名叫小紅滿了月，小梅叫王慕貞擺下很豐富的酒席，請黃太僕、黃送禮送得很多，祇推說是年老了，不能夠出遠門。小梅打發兩個老媽子硬拉他，黃太僕纔來抱着孩兒出來，露出右面臂

勝來告訴他取名字的意思。又再三問他：『這紅點兒是好的呢是壞的？』黃笑着說道：『這個是喜紅，可以加一個字，名叫喜紅。』小梅聽了很歡喜，便出來拜見。這一天吹打的聲音，滿院子都是；高貴的親戚，多得和街上一樣。黃太僕住下了三天，纔回家去。

忽然門外面有車馬來迎接小梅回娘家去，一向十多年工夫，並不來往，大家在背後批評他，小梅裝做不聽見；打扮完了，抱着孩子在懷裏，要王慕貞送也出去，王慕貞依他。走到二三十里路多，靜悄悄的沒有走路的人，小梅喚停着車子，喚王慕貞下馬來，離開傍人和他說道：『王官人！王官人！我和你見面的時候短，離別的時候長，你說傷心不傷心？』詫異問他：『什麼緣故？』小梅說道：『你道我是什麼人？』回答他：『不知道。』小梅說道：『你在江南地方救一個犯死罪的人，可有的嗎？』說道：『有的。』他說道：在路傍哭的，是我的母親，感激你的義氣，要想報答你，便借太太相借菩薩的因頭，推說是菩薩，實在要拿我來報答你。現在幸而養下這個小孩兒來，這個心願已經了；我看你晦氣運快到，這個孩兒在家裏，怕不能養大，所以推說回娘家去，免去孩兒的災難。你記着家裏有死人的時候，便在早晨鷄第一聲啼的時候，跑到西河柳堤上去，看見有一個拿着葵花燈來的人，攔在半路裏，苦苦的求他，可以免去災難。』王慕貞答應着，便問他回家來的日子，小梅說

道：「不能夠預先定下，總要牢牢的記着我的話，後來見面也不遠的。臨分別的時候，捏着手狠傷心的流下眼淚來。停了一回，上車去，快得和風一樣。王慕貞望他望不見，纔回家去。過了六七年，一點也沒有信息；忽然四鄉的瘟疫流行，死的人很多；一個丫頭害病了三天，死去。王慕貞想起從小梅的說話，狠記在心裏。這一天，和客人吃酒吃得十分醉，睡着；待到醒來，聽得雞啼，急急跑到堤上，看見燈火光一幌一幌的，恰巧已經過去；急急追他，祇隔得一百多步路，越追越遠，慢慢的不能看見，懊恨着回來。」

過了幾天，害急病一回兒死去。王慕貞同族的人，都是無賴，大家欺侮他孤兒寡婦，田裏稻子和樹木，堂堂皇皇的去砍下來，拿回家去。家裏的樣子，一天一天的衰敗下去，過了一年，保兒又死了一家人，越發沒有了主意，同族的人，越發蠻橫；分割田地，馬房裏的牛馬，都沒有了。又要分割房屋，因為小老婆住着的緣故，便叫了幾個人來，強搶了賣去；小老婆捨不下小女兒，母子兩人，對面哭着，那悽慘的聲音，感動了鄰舍。

正在危急的時候，忽然聽得門外有一肩轎子進來；大家一看，便是小梅拉着小孩子。從轎子裏出來；四面一看，人亂哄哄的和街上一樣。問道：「這班是什麼人？」小老婆哭着告訴這個情形，小梅

臉色狠傷心的變了，便喚跟來的用人關上門鎖下了；大家要抵抗，那手上和癱子一般。小梅叫一個一個縛起來，吊在廊下柱子上，一天給他薄粥三碗；便打發老家人跑去告訴黃先生，然後再走進廳堂去，狠傷心的哭哭罷，對小老婆說道：『這個是天數，已經定了日子，前個月要回家來了；恰巧因為母親害病，耽擱下了，便直到了今天。不想一轉眼的時候，已經變成空屋子了！』問起舊時的丫頭老媽子，便都被同族中人搶去，他越發傷心。過了一天，丫頭用人聽說小梅回家來，統統自己逃回來，大家見了面，沒有不淌下眼淚來。那縛着的同族的人，大家喊說：『那孩兒不是慕貞的種！』小梅也不和他分辯。

停了一回，黃先生來了；小梅帶着孩兒出去迎接黃太僕，拉住孩兒的臂膀，便撈起右面的袖子，看見一點紅痣很清楚，便露出來，給大家看，算證明他是真的。便細細的查點遺失的東西，寫上簿子，記下名兒；親自跑到縣官那裏，縣官捉住那無賴們，每人打四十下，枷着關起來，很利害的追還。不到幾天，田地牛馬，統統還了舊主人。黃快要回家去，小梅拉着孩兒哭拜着說道：『我不是世界上的人，叔叔是知道的；現在把這個孩子託給叔叔了！』黃說道：『老夫一口氣還活着，沒有不替他做主的。』黃回家去，小梅盤查清楚，把孩兒託給小老婆，便打點酒菜去祭掃丈夫的墳，半天不見回

來。去一看，那杯盤酒菜還在，這人便不見了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不斷別人後代的，別人也不斷他的後代；這個雖說是人做的，可也是天定下的。若說家裏有好朋友，平日車馬皮衣裳，都可以合着穿用；待到墳上的荒草一長，妻子衰敗下來，那車子裏的朋友，便回轉臉兒走去了。死去的朋友，不忍心忘記他，感激他的好處，便想報答，還有什麼人呢？狐狸啊！倘若你有銀錢，我便替你來照看。』

（註一）斡旋 斡旋便是料理事體。

（註二）鬼餒 餒是肚子飢餓，鬼沒有子孫祭祀，便肚子飢餓，說沒有子孫的。

（註三）宿莽 莽是野草；過冬不死的野草，叫做

宿莽。

## 鳳仙

劉赤水平樂人，少穎秀，十五入縣庠；父母早亡，遂以遊蕩自廢。家中不中貲，而性好修飾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被人招飲，忘滅燭而去，酒數行，始憶之，急返。聞室中小語，伏窺之，見少年擁麗者，眠榻上，宅臨貴家廢第，恆多怪異，心知其狐，即亦不恐。入而叱曰：『臥榻豈容鼯睡？』二人惶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遺



紫紈袴，一帶上繫鍼囊，大悅，恐竊去，藏衾中而抱之。

俄一蓬頭婢，自門罅入，向劉索取，劉笑要償，婢請遣以酒，不應，贈以金，又不應。婢笑而去，旋反曰：『大姑言：「如賜還，當以佳耦爲報。」』劉問：『伊誰？』曰：『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臥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適富川丁官人；三姑鳳仙，較兩姑尤美，自無不當意者。』劉恐失信，請坐待好音，婢去久之，復返曰：『大姑寄語官人：「好事豈能猝合，適與之言，方遭詬厲，但緩時日以待之，吾家非輕諾寡信者。」』劉付之。

過數日，渺無信息，薄暮，自外歸，閉門甫坐，忽雙扉自啓，兩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曰：『送新人至矣。』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視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氣猶芳，頰顏醉態，傾絕人寰，喜極爲之捉足解襪，抱體緩裳，而女已微醒，開目見劉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『八仙淫婢，賣我矣！』劉狎抱之，女嫌膚冰，微笑曰：『今夕何夕？見此涼人！』劉曰：『子兮子兮，如此涼人何！』遂相歡愛，既而曰：『婢子無恥，玷人牀寢，而以妾換袴，耶？必小報之！』

從此靡夕不至，綢繆甚殷，袖中出金釧一枚，曰：『此八仙物也。』又數日，懷繡履一雙來，珠嵌錦繡，工巧殊絕，且囑劉暴揚之。劉出誘示親賓，來觀者，皆以貲酒爲贄，由此奇貨居之。女夜來，忽作別語，

怪問之，答云：「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攜家遠去，隔絕我好。」劉懼，願還之。女云：「不必，彼方以此挾妾，如還之，中其機矣。」劉問：「何不獨留？」曰：「父母遠去，一家十餘口，俱託胡郎經紀，若不從去，恐長舌婦造黑白也。」從此不復至。

踰二年，思念綦切，偶在途，遇女郎，騎款段馬，老僕鞚之，靡肩反，啓障紗相窺之，丰姿豔絕。頃一少年後至，曰：「女子何人，似頗佳麗。」劉極贊之。少年拱手笑曰：「太過獎矣！此卽山荆也。」劉惶愧謝過。少年曰：「此何妨？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，區區者又何足道？」劉疑其言，少年曰：「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？」劉始悟爲胡敝僚壻之誼，嘲諷甚歡。少年曰：「岳新歸，將一省觀，可同行否？」劉喜，從入縈山，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，女下馬入，少間，數人出望，曰：「劉官人亦來矣！」入門，謁見翁媪，又一少年先在，韉袍炫美，翁曰：「此富川丁壻。」並揖卽坐。

少時，酒炙紛陳，談笑頗洽。翁曰：「今日三壻並臨，可稱佳集，又無他人，可喚兒輩來，作一團圓之會。」俄，姊妹俱出，翁命設坐，各傍其壻。八仙見劉，惟掩口而笑。鳳仙輒與嘲弄，水仙貌少亞，而沈重，溫克滿座，傾談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於是履爲交錯，蘭麝薰人，飲酒樂甚。劉視牀頭樂具畢備，遂取玉笛，請爲翁壽。翁喜，命善者各善一藝，因而合坐爭取，惟丁與鳳仙不取。八仙曰：「丁郎不諧可也，汝甯屈指不伸者？」

『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，便串繁響。翁悅曰：『家人之樂極矣！兒輩俱能歌舞，何不各進所長？』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『鳳仙從來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勞，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。』

二人歌舞已，適婢以金盤進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『此自真臘攜來，所謂「田婆羅」也。』因擲數枚，送丁前。鳳仙不悅曰：『婿豈以貧富爲愛憎耶？』翁微哂未言。八仙曰：『阿爹以丁郎異縣，故是客耳。若論長幼，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婿也！』鳳仙終不快，解華妝，以鼓拍授婢，唱破窰一折，聲淚俱下。旣闋，拂袖逕出，一坐爲之不歡。八仙曰：『婢子驕性，猶昔，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劉無顏亦辭而歸。』

至半路，見鳳仙坐路旁，呼與並坐，曰：『君一丈夫，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？』黃金屋自在書中，願好爲之。』舉扇云：『出門匆遽，棘刺破複履矣。所贈物，在身邊否？』劉出之，女取而易之。劉乞其敝者，驟然曰：『君亦無賴矣！幾見自己衾枕之物，亦要護藏者，如相見愛，一物可以相贈。』出一鏡，付之曰：『欲見妾，當於書卷覓之，不然，相見無期矣！』言已不見。

惴惴自歸，視鏡，則鳳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。因念所囑，謝客下帷。一日，見鏡中人忽現正面，盈盈欲笑，益愛重之。無人時，輒以共對。月餘，銳志漸衰，遊恆忘返。歸見鏡影，慘然若涕。隔日再視，則背立如初矣。始悟爲己之廢學也。乃閉戶研讀，晝夜不輟。月餘，則影復向外。自此驗之，每有事

蕭廢，則其容戚。數日攻苦，則其容笑。如是朝夕戀之，如對師保。如此二年，一舉而捷。喜曰：「今可以對我鳳仙矣！」攬鏡視之，見畫黛彎長，瓠犀微露，喜容可掬，宛然在目前。愛極，停睇不已。忽鏡中人笑曰：「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。」今之謂矣！」驚喜四顧，則鳳仙已在座後，握手問翁媪起居。曰：「妾別後，不曾歸家，伏處巖穴，聊與君分苦耳。」

劉赴宴郡中，女請與俱，共乘而往。人對面不相窺。既而將歸，陰與劉謀，偽爲娶於郡也者。」女既歸，始出見客，經理家政，人皆驚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。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，遇丁般殷邀至其家，款禮優渥。言：「岳父母近又他徙，兩人歸甯，將復當寄信往，并詣申賀。」劉初疑丁亦狐，及細審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賈子也。

初丁自別業暮歸，遇水仙獨步，見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請附驥以行，丁喜，載至齋，與同寢處。櫺隙可入，始至爲狐言：「郎無見疑，妾以君誠篤，故願託之。」丁嬖之，竟不復娶。劉歸，假貴家廣宅，備客燕寢，汜掃光潔，而苦無供帳。隔夜視之，則陳設煥然矣。過數日，果有三十餘人，齋旗采酒醴而至，輿馬繽紛，填溢街巷。

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，鳳仙逆姬，及兩姨，入內寢。八仙曰：「婢子今貴，不怨冰人矣！釧履猶存否？」

「女搜付之曰：『履則猶是也，而被千人看破矣！』八仙以履擊背曰：『撻汝，寄於劉郎！』乃投諸火，祝曰：『新時如花開，舊時如花謝，珍重不會著。』姮娥來相借。『水仙亦代祝曰：『曾經籠玉笋，著出萬人稱。』若使姮娥見，應憐太瘦生。』鳳仙撥灰曰：『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歡，留得纖纖影，偏與世人看。』遂以灰捻拌中，堆作十餘分，望見劉來，拓以贈之。但見繡履滿拌，悉如故款。八仙急出推拌墮地，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，又伏吹之，其蹤始滅。

次日，丁以道遠，夫婦先歸。八仙貪與妹戲，翁及胡屢督促之，亭午始出，與衆俱去。

初來，儀從過盛，觀者如市。有兩寇窺見麗人，魂魄喪失，因謀劫諸途。偵其離村，尾之而去，相隔不盈一矢，馬極奔，不能及。至一處，兩崖夾道，輿行行緩，追及之，持刀吼叱。人衆都奔，下馬啓簾，則老嫗坐焉。方疑誤掠其母，纔他顧，而兵傷右臂，頃已被縛。凝視之，崖並非崖，乃平樂城門也。中輿人，則李進士母，自鄉中歸耳。一寇後至，亦斷馬足而繫之門。李執送太守，一訊而伏時，有大盜未獲，詰之，卽其人也。明春，劉及第，鳳仙亦恐招禍，故悉辭內戚之賀，劉亦更不他娶。及爲郎官，納妾，生二子。

異史氏曰：『嗟乎，冷暖之態，仙凡固無殊哉！少不劣力，老大徒傷，惜無好勝佳人，作鏡影悲笑耳。』

善願恆河沙數仙人，並遣嬌女昏嫁人間，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。』

劉赤水是平樂地方的人，從小很聰明；十五歲中了秀才，爺娘早已死去，便因為游玩耽誤了自己的功名。家裏的錢也不多，他自己歡喜打扮，被褥牀鋪都狠精緻。有一天晚上，被人喚去吃酒，忘記吹熄蠟燭便去了；酒吃了幾盃，纔想到趕快回來，聽得房裏低聲說話。他爬在窗子外面偷看，見一個年輕的男人，抱着一個美人兒睡在牀上。這屋子的左近，是大戶人家的空房子，常常有妖怪；心裏知道他是狐狸，便也不害怕，跑進去喝着說道：『我的牀鋪，怎麼能夠給你們睡覺？』那兩人慌慌張張抱着衣裳，赤身露體的跑出去。丟下了一條紫色的綢袴子，袴帶上掛着一個錢袋兒，看看狠歡喜，怕被人偷去，藏在被窩裏，抱着睡覺。

停了一回，有一個蓬頭的丫頭，從門縫裏跑進來，對劉赤水要回這樣東西；劉赤水笑着要他拿東西來掉換，那丫頭答應他送酒來，他不肯，送他錢又不肯，那丫頭笑着出去。停了一回，回進來說道：『大姑娘說：「如肯還他，便當送個美人來報答你。」』劉赤水問他：『什麼美人兒？』丫頭說道：『我家姓皮大姑娘小名兒叫八仙，和他同睡的是胡家官人；二姑娘名喚水仙，嫁給富川地方的丁官人；三姑娘鳳仙，比那兩個姑娘長得格外標緻，一定不會不中你的意的。』劉赤水怕失信，要立等他的回信，那丫頭出去了好半天，回來說道：大姑娘傳話對官人說：好事體怎麼能夠成功得這

樣快方纔和他說起正被他辱罵，只好緩幾天再等信息。我們家裏不是輕容易答應人輕容易失信的。」劉赤水便把袴子給了他。

過了幾天，一點兒也沒有信息；有一天傍晚，打外面回來，關上門纔坐下。忽然兩扇門自己打開，有兩個人拿被窩袋着一個姑娘，手抓着四角，捧着進來，說道：「送新娘子來了。」笑着擱在牀上，轉身便出去。走近去一看，熟睡不會醒，酒氣還是狼香的，紅着粉臉兒，那酒吃醉的樣子，越發擦繖得世界上沒有的。歡喜極了，替他捧起腳來，脫去襪子，抱着腰兒，替他脫下衣裳。那姑娘已經慢慢的醒來，睜開眼看見劉赤水，他四肢不能自己做主，祇是縐着眉頭說道：「八仙這個賊了頭！我被他賣去了！」劉赤水笑着抱住他，那姑娘嫌他皮膚太冷，微微笑着說道：「今天夜裏是什麼夜裏？遇着怎麼一個冷人！」劉赤水也說道：「你拿我怎麼樣？」說着，兩人便親熱起來。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丫頭不要臉，自己糟塌了人家的床鋪，拿我來換一條袴子嗎？一定要小小的報這個仇。」

從此沒有一天晚上不來，親熱得很利害，袖子裏拿出一隻金鐲子來說道：「這個是八仙的東西。」又過了幾天，懷裏拿出一雙繡鞋來，坎着珠子，繡着花，細巧到極頂。又叮囑劉赤水叫他拿出去，劉赤水拿出去給他的親戚朋友看，來看的人都拿銀錢酒菜來換，從此拿着當奇貨看待。有一天，

鳳仙忽然說分別的話，詫異起來，問他，回答說道：「姊姊因為鞋子的事體恨我，要帶着全家搬到遠的地方去，隔斷我們的交情。」劉赤水聽了害怕，情願把鞋子還他。鳳仙說道：「不用還他，他正用這個來壓制我，如還了他，便中他的計了。」劉問他：「爲什麼不一個人住在這裏？」他說道：「爺娘弟兄都很遠的去了，一家十幾個人，都託胡家官人照料；若不跟了去，怕這個長舌婦亂造謠言。」從此便不再來。

隔了兩年，想得很利害；偶然在路上遇着一個姑娘騎着一匹小馬，一個老人家拉住馬繮繩，擦着肩膀走過，回轉身來，揭起臉上遮的紗一看，臉兒長得十分標緻，停了一回，一個年輕的男人，從後面走來，劉赤水問他道：「這女人是什麼人？好像長得狠標緻。」劉赤水十分稱讚他。那年輕男子，拱着手笑說道：「你太稱讚的利害了，這個便是我的妻子。」劉赤水很不好意思，自己認錯；那年輕的男人說道：「這個有什麼妨礙？但是三個美人裏邊，你得着一個頂好的，這個不好的，又那裏當得起你的稱讚？」劉赤水不懂他的話，那年輕的男人說道：「你不認得偷着睡你牀舖的人嗎？」劉赤水纔明白是姓胡的，大家認做連襟，說說笑笑很快活。那少年說道：「丈人新搬回來，要去看一看，你可以一塊兒去嗎？」劉赤水也高興，跟他進了縈山山上本來有本地人逃難的房子；那女



人跳下馬來，走進去。停了一回，有幾個人跑出來一看，說道：「劉官人也來了。」同進去拜見老頭兒。老婆還有一個年輕的男人，先在裏面；鞋子衣服，穿得很漂亮。老頭兒說道：「這個是富川地方姓丁的女婿。」大家作了一個揖，便坐下來。

停了一回，酒菜一齊拿上來，說說笑笑很親熱。老頭兒說道：「今天三個女婿一塊兒在裏面，可以算得熱鬧；屋子裏沒得別人，可教孩兒們出來，做一個團圓的大會。」停了一回，姊妹一塊兒出來，老頭兒教人擺下坐位，各人靠着他的女婿。八仙見了劉赤水，祇是抿着嘴好笑；鳳仙常常和他鬧着玩笑。水仙面貌稍差一點，可是很穩重和氣，滿桌子的人在那裏說笑，他祇是拿着酒盃含笑罷了。從此男女坐在一塊兒，蘭麝的香氣重着人，吃酒吃得很快活；劉赤水看看牀頭邊音樂傢伙，統統完全，便取了一枝玉笛，吹着替他丈人上壽。丈人很高興，便教會音樂的各人去拿一件；一桌子的人都搶上去拿，祇有丁官人和鳳仙不拿。八仙說道：「丁官人不懂音樂，原是不緊要的，你難道是縮着手指伸不開的？」說着，便把拍板丟在鳳仙懷裏，大家很熱鬧的拍打起來。老頭兒笑着說道：「家庭的快樂，到了十分，孩兒們都能夠歌舞，各人何不拿出自己的本事！」八仙站起來，拉着水仙說道：「鳳仙是一向寶貴他的聲音的，不敢勞動他；我們兩個人可以唱一折維妃的曲子。」

兩個人唱着跳着纔完，卻巧一個丫頭拿一金盆子水果進來；那水果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名目，老頭兒說道：「這個果子從真臘帶來的，叫做田婆羅。」便拿了幾個，送到丁官人跟前；鳳仙不高興，說道：「女壻難道拿窮富來分歡喜不歡喜的嗎？」老頭兒微笑着不說話，八仙說道：「阿爺因爲丁官人是別縣人，所以是客人，若講年紀大小，難道祇鳳仙妹妹有一個拳頭大的窮女壻嗎？」鳳仙到底不快活，便除下了首飾，脫去綢衣服，拿鼓拍交給丫頭，唱一折破鑿聲音和眼淚齊流下來；唱完了，把袖子一拂，一直出去。一桌子的人，都替他不高興。八仙說道：「這丫頭嬌傲的皮氣，還是和從前一樣，便立起身來去追他，要拉他回來，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。」劉赤水沒有這張臉兒，也告辭了回去。

走到半路上，看見鳳仙坐在路傍邊喚他；和他並肩坐下，和他說道：「你是一個男子漢，不能夠替你牀頭邊的人出一口氣麼？黃金的屋子，自然在書裏邊，望你好好的去用功。」又翹起腳來道：「出門的時候慌慌張張，被野草刺破了夾鞋了；從前送你的東西帶在身邊麼？」劉赤水從身邊拿出來，鳳仙拿來換上；劉赤水要他那雙舊的，鳳仙笑着說道：「你也是個沒有規矩的，誰看見自己同牀人的東西，也要這樣子藏起來的？你若歡喜我，有樣東西可以送給你。」便從身邊拿出一面

鏡來，給他說道：『你要看見我，你便到書裏去尋找；不然，我沒有日子和你見面了！』說罷忽然不見了。

他不高興的自己回去，看這面鏡子，那鳳仙背立着在裏面，望去好像走出去的人，在一百步外面的樣子，便想起他的話，謝絕客人，放下門簾讀書。有一天，鏡子裏的人，露出正面來，抿着嘴要笑出來，越發歡喜他，和寶貝一樣。沒有人的時候，常常對着他看。過了一個多月，他的性子慢慢懶惰起來，出去游玩，常常忘記回來；回家看看那鏡子裏的影子，縐着眉頭，好像要哭出來。隔了幾天，再看看，便轉背立着，和當初一樣了。纔明白爲了自己不讀書的原故，便關了門，用功讀書，日日夜夜的不息。一個多月，那影子仍就朝着外面……從此留心看他，他每逢有事體不讀書，他的臉兒便縐着眉頭，讀了幾天書，他裏面的臉兒，便笑起來。這樣子從早到夜，掛着好像先生一般；這樣子兩年工夫，考了一場，便中了。心裏高興着說道：『現可以對得住我的鳳仙了！』拿着鏡子一看，見他彎彎的眉兒，笑嘻嘻的嘴兒，滿腔高興的樣子，活像在眼前一般，歡喜極了，眼睛定着看個不住。忽然鏡子裏的人說道：『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。』便是現在的說話了。他聽了又高興又詫異，四面一看，那鳳仙已經在他的背後，拉着手，問他：『丈人丈母好嗎？』鳳仙說道：『我和你分別之後，沒

有回到家裏去，躲在山洞裏，也是要和你分吃些苦。

劉赤水要到城裏去吃酒，鳳仙要和他一塊去，兩人同坐着車子，一塊出去。別人對面都看不見。停了一回，要回來，暗暗的同劉赤水商量：假說是別地方討來的妻子。鳳仙回到家裏，纔走出來見客人，料理家裏的事體，別人都詫他長得這樣標緻，可是不知道他是狐狸精。劉赤水叮囑富川縣官的門人，去看他，碰着丁官人，再三拉他到家裏去，好好的看待，說起：「丈人丈姆近日又搬到別處去了，我們內人，也去看他，爺娘快要回來了。我寄信去，我和你一塊兒道喜去。」劉赤水起初疑心丁官人也是一個狐狸，後來細細打聽他家裏，纔知道他是富川地方一個大商人的兒子。

當初丁官人晚快從他自己莊子裏走回來，看見水仙一個人在路上，看他臉兒長得標緻，稍稍的看他一眼，水仙便要和他一塊騎着馬走；丁官人因歡喜，帶他回到自己書房裏，和他一塊兒睡覺。住着窗子縫裏都可以進去，纔知道他是狐狸。水仙說道：「官人不要詫異，我因為你是老實人，情願嫁給你。」丁官人歡喜他，竟不再娶妻子。劉赤水回去，借了做官人家的大房子，預備客人吃酒睡覺，打掃得很乾淨，可惜沒有擺飾過了一夜，擺飾很多的了。過了幾天，果然有三十多個人，拿着禮物酒菜跑來，車馬很多，填滿了街巷。

劉赤水對丈人作了一個揖，又拉丁官人胡官人同進了客房，鳳仙和母親和兩個姊姊走進了內房；八仙說道：『丫頭現在做了官太太，可不怨媒人了？』鐳子和鞋子還在嗎？鳳仙尋出來給了他，說道：鞋子還在，可是被許多人看過了。八仙拿鞋子打着他的背說道：『打你好似打劉官人！』便把鞋子拋在火裏，禱告着說道：『新時如花開，舊時如花謝，珍重不會着，姮娥來相借。』水仙也替他禱告着說道：『曾經籠玉笋，着出萬人稱；若使姮娥見，應憐太瘦生。』鳳仙撥着灰說道：『一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歡；留得纖纖影，遍與世人看。』便捻着那灰，裝在盤子裏，堆着十幾堆；看見劉赤水走來，便託着盤子送給他，祇見滿盤子都是繡鞋，一齊和舊時的樣子一樣。八仙急趕上，推着盤子落在地上，還有一兩隻留着，又爬在地下吹去，他的形跡纔滅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丁官人因爲路遠，夫妻兩個人先回去；八仙愛和妹子游玩，那老頑子和胡官人再三催他，到日中的時候，纔走出去，和大家一塊兒回去。

他們來的時候，轎馬太熱鬧了，那閒看的人，好像和街上一一般。裏面有兩個強盜，看見幾個美人兒，魂靈也沒有了，便商量着半路上搶他，打聽他已經走出村坊，便跟了他去。離着不滿一箭的路，馬拚命的跑，不能追到；到了一個地方，兩面山頭攔住，轎子走得慢。兩個強盜便追着了，拿了刀叫喊，

許多人都逃開了；跳下馬來，揭起車簾兒，祇見一個老太婆坐在車子裏面。正疑心錯搶了他的娘，纔回轉頭去看別地方，那刀砍下來，傷了右面的臂膀；一刻兒工去，便被他們綁住。睜眼一看，那山頭並不是山頭，是平樂府的城門，轎子裏的人是李進士的老太太，從鄉下回來。有一個強盜，隨後來，也斬斷了他的馬脚，綁在門口。李進士捉着送到知府衙門裏，一問便認了罪。這時候有一個大強盜，不曾捉到，現在捉到的正是他。

明年春天，劉赤水中了狀元，鳳仙也怕鬧出禍水來，所以一概謝絕了娘家人來道喜的。劉赤水也不再倒別人家裏去娶妻子。待到做了部官，討了一個小老婆，養下兩個孩兒來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「唉，勢利的樣子，神仙和凡人實在沒有兩樣的呢！年輕的時候不肯竭力向上，到年紀大了，空自傷心，也沒用。可惜沒有好勝的美人，做出這鏡子裏傷心和快活的樣子來；吾祇願無數的仙人，統統拿他的好女兒嫁給人世上。那窮海裏便可以少了許多苦惱衆生了。」

（註一）三葛 諸葛瑾諸葛亮諸葛誕住在南陽

亮頂好，好似一條龍。

地方都是有名氣的，這時候人稱做「南陽三

（註二）僚婿 僚是同輩；僚婿便是連襟。

葛。」又比方諸葛瑾是老虎，諸葛誕是狗，諸葛

（註三）破窰 古時呂蒙正被他父親趕出家門

龍門寺的和尙，識得他是將來的貴人，請他到寺裏去，鑿一個山洞，叫他住着，一共住了九年。後來他的學生，在山洞口造了一所祠堂。又有一隻破箬的曲子，破箬是說山洞，那曲子便說呂蒙正窮困時候的情形。

(註四)太瘦生 太瘦生，是唐朝人的說話；生，是口氣，好似俗話的呢字一般。

(註五)恆河沙數 西域地方，有一條恆河，那河邊上的是沙，泥很細的。「恆河沙數」是比方他多得和恆河邊上泥土的粒數一般。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17 3468B

丁部

目	頁	卷	冊
...	...	...	...
...	...	...	...
...	...	...	...

文 物 6 号

No. 02.1